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機密任務

易安·福萊明著

麗　人　譯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机密任務

立志出版社印行

特價新台幣
12.00

書名：機密任務
譯者：麗人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六一號
中華民國　　　　出版

定價：台幣廿四元港幣三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機密任務

易安・富萊明著

麗人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YOU ONLY LIVE TWICE"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　機密任務

麥爺坐在辦公室內，面對着聖詹士街的窗子，一副消遙自在的樣子。他已經安排妥當，如果來打發他那一個月的假期，前兩個星期預備到勒斯特去垂釣，後兩個星期計劃去旅行，他除了招待貴賓而外，不願到俱樂部去，因爲那裏他認識的人太多，說起話來十九不離本行，還有許多從前跟他在海軍裏的部屬，問他退役後幹些什麽事。

「同幾位朋友組織一個『環球貿易公司』，在做點小生意。」這句謊言，不知道說了幾百遍了，自己說起來也感到味同嚼蠟，乏味之至。聽的人也未必全以爲信，但誰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麥爺正在遐思之際，馬樂爵士來訪，麥爺以雪茄來敬嘉賓，馬爵士從桌子上拿起一隻雪茄鑽子，仔細地在煙屁股上戳了一個小洞，他點燃着煙，漫漫的抽着，直到煙頭燒旺，然後再喝了一口咖啡，他看到麥爺的雙眉在曲折一閃，他觀察出麥爺有點心事，帶着笑容說：

「老兄，告訴我，有什麽問題嗎？」

麥爺心不在焉，他這時好像連抽煙斗的力氣都沒有似的，他噴出一口煙，迷惘地回答：「什麽問題？」

馬樂爵士，是英國最著名的神經專家，他那篇『自卑情緒之心理與生理上相互影響的關係』

使他獲得最高榮譽的諾貝爾醫學獎。他是英國情報局神經經神病顧問。情報局很少麻煩他，一旦找到他便是很不簡單的問題發生。若有關此類問題找到他，他都是很感興的來細心的研究，將休戚相關的問題都有了解決的辦法。

麥爺又迷惘的仰着頭去觀看聖詹士街的街景。

馬爵士望着麥爺局長的側影說：

「老兄，你的行爲也像每個人的特徵一樣，其中之一就是你偶而會請我吃餐中飯，將我塞的像北平的塡鴨，然後再透露一點驚人的極密，結果是十次就有九次請我幫忙，今天請我來吃頓飯，又有什麼節目安排呢？」

麥爺冷冷的說：「是關於〇〇七號，近來他使我感到越來越傷腦筋！」

「關於他的情況，我曾寫了兩次報告，不知道你都看過了吧！有什麼新的發展？」

「沒有！還是那種老樣子，遲到早退，吊而郞當，拼命的喝酒、賭博、經辦的事情，錯誤百出。仍在繼續他那漫性自殺。本來他是我得力的助手，現在已經快要報廢了，想想他從前的成績，現在眞是難以相信變成這種樣子。

馬爵士不以爲然的搖了搖頭說：「你說眞叫人難以相信，我看你根本沒有看我的報告，最低限度你沒有仔細看我的報告。我在報告中說的很詳細，他是因爲受刺激過度。」說到這裏，馬爵士用力吸了一口雪茄：「他是一條硬漢，旣剛强又勇敢，做事認眞負責，他又是一個光棍，大家



都知道他是一名獵艷的能手，但在女人懷裏，他是遊戲人間的，一旦他眞的墮入了情網，又從情網裏跌了下來，可以想像得到他受的刺激，是多麽的痛苦。一個不動眞情的人，忽然有一天，他竟動了眞情，並且還眞的和那個女子結了婚，擧行婚禮後僅有幾個鐘點，新娘竟被一個無惡不做的匪徒槍殺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挫折是無法彌補的。」

「匪徒打擊的目標是〇〇七號，但是他大難不死，僅在他的額角上受了點輕傷，不幸的新娘竟代他而送掉了命。從此以後，七號就開始一切行動，都走了樣，我們的醫官認爲他的腦子受了傷，他來看我，並看不出有什麽毛病，但是，他向我表示並且很坦白的承認他對工作失去了興趣和熱忱，沒有情緒和精神辦公，連活着的意志都沒有了。他這種說法，從前我從別的病人處聽的太多了，就是所謂心理崩潰，能漸漸的加劇也能突然的惡化。」

「他是在生活上受到一次晴天霹靂式的打擊，在一個以往一帆風順的天之驕子心裏，一旦折兵敗將的垮下來，至少以往他沒有這種類似的打擊經驗，失去所愛的，並且因自己的危險而給傷害了他人的生命，深以爲「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你我都沒有這種經驗，如果我們受到同樣的打擊，其痛苦的程度，將作何反應。所以我可以告訴你，這精神上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現在〇〇七號就是生活在這種負擔裏，在我的報告我已經加以說明，同時我認爲他的未來的職務，應該再加重他的危險性和緊急狀態的工作，或可以幫忙他挽回目前這種情勢，棄除他心理上痛苦負擔。唯有如此，始能使他體會到！人生是要奮鬥的，生活的變化禍福的來去是無休無止的

，祇要一息尚存，就應該逆來順受，克服困難，忍受災難，做人就是一件艱巨的事，任務都有困難，由艱難困苦中才能够給人更多的考驗，使人更堅强的活下去！」

「我給他兩件任務，兩次都讓他闖了禍，一次幾乎送了命，另一次又將別人拖進危險的境界」，局長很失望的說：「這是我引以爲憂的一點，從前他一向不犯錯誤的，現在，他變成一匹害羣之馬了。」

「這是精神病患者的一種現象，現在，你計劃把他怎麽辦？」

「叫他滾蛋！」局長很粗暴的說：「不然就叫他在一次任務中被亂槍殺死，除去這一害，或者公佈他患了不治之症，讓他退休，不管你們這些心理學家精神學家怎麽講，但是我不能任用一個頭腦退化而處處出皮漏的人！當然我要顧及到他以往的功績給他一個良好的安排，使他榮譽的退休，拿到一筆可觀的退休金，再安排他到大銀行裏在安全室工作，這樣不是也蠻好的嗎！」

「你有沒有計劃調到他另一個單位去試一試。」馬爵士仍不放棄他的理想的說。

「馬兄！局裏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外勤人員，我更不願意把〇〇七號再調到一個單位去害別人。」局長面對着這位心理學家透視性的眼睛。

「那你將失去一個最有能力的高手！」

「能力高强的助手是以往的事，而不是現在的他！」

馬爵士身子向後靠了靠，沉默的吸着他那隻雪茄煙。他給龐德看過十餘次的病，對他的病

症是非常的瞭解，對他的印像也非常有好感，他深知〇〇七在心理上仍潛伏着無上的精力，但在精神方面因刺激過度而失去常態，若能在工作方面，再讓他更爲提高警覺去處理一件非常艱鉅的任務，能够震醒他的神經，恢復到以往正常的精神狀態，那不但將他的病症治好，而且還可以將潛伏的能力提起來，去擔當普通人不能够勝任的事。

馬爵士說：「祇要給他一個生死攸關的境況，他自然會奮發求生，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這種道理。」當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原先一大批精神病患者霍然而癒。局長，再給他一次機會吧！我有自信，他會好的了，一切由我來負責。」

「怎麽樣的機會？你說吧！」

「局長，我對你的事知道的很少，但你認爲目前有某種事正困擾着你在人還上左右爲難，這件事，實在難以達成任務，讓我來打個譬喻！一個難如登天的任務，交給他去辦！譬如：暗殺呀！偷竊俄國人的密碼什麽的！這種任務看起來根本是無路可走，但這種任務必然非常的重要，當交給他時，必需讓他明瞭它的重要性，必須逼迫他使出混身解數才能够進展這份差使。這種才能够將他自己的困難和苦惱忘到九霄外，他的愛國心甚强，必需告訴他這件任務有關國家的存亡，如若失敗，可能掀起另一次世界大戰，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你的手中。要使一個人振疲起衰，莫過於榮譽和生死兩件因素的總和。你是否可以找出一件十萬火急待辦的任務？這是我替你開出這三味藥，如若你能配齊給他服用，我敢保證一服見效。總之，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 × ×

局長面向着窗子，茫茫的望着公園，龐德走進來，局長頭也不回，就說：「坐下。」沒有叫他的名子，也沒有叫他的代號。

龐德在局長的對面那張老位子上坐下，面向着局長的大辦公桌看着，桌上一無所有，和室內的空氣一樣的淸靜，他沉默着。突然，他心裏難過起來，他感到近來他對不起局長，更對不起組織，也對不起自己，空桌空椅正似向他控訴，它們似乎在說：我們已經用不着你了，你還來幹什麼？你應該自己知趣些，還不自動的離開這裏，雖然我們曾相交多年，但是，現在是我們再會的時期了。『再會罷！』

局長從窗子旁邊很沉重地走到那張大桌子後高背椅子上坐下，望着一桌之隔的龐德。那被時光雕塑出來的深刻皺紋的龐德滄桑的面孔上，沒有流露出一絲的表情。

「你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叫你來？」局長說。

「也許我可以猜得到，局長，請你准我辭職！」

局長聽到這句話。非常生氣：「你在說什麼東西！○○組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單位！○○組沒有事情做也不是你的錯，那一個單位有的時候也有忙得不可開交的現象，也有空閑的時候，誰也不能怪誰。」

「可是最後兩件任務，都給我搞糟了，並且這兩個月以來，我的體格檢查報告，看來也實在

不太理想了。」龐德很消極的說。

「胡說。你沒有任何問題，就是目前在生活方面有點不如意，這是可以原諒的，至於最後的兩件任務，任何人都不敢保險，一生工作中沒有不犯錯的。不過，你現在既然在○○組感到比較空閑，我想給你換一個單位。」局長臉上露出同情的顏容。

起先局長的兩句話，龐德聽起來很受用，可是最後的兩句話又害得他心驚肉跳。他回味這兩句話的滋味，老頭子的心腸雖好，不過是使用圓滑的方式，將他除掉而已，他心裏一陣酸，但牙齒咬了一下說：

「局長，如果你並無異議的話，還是請你准我辭去○○的號碼，我已經握有很久，再則，我對內勤工作，實在是沒有任何興趣，就是勉强我做，也做不到好處！」龐德把心裏的話，一股腦兒都說出來。

局長勃然大怒，龐德從來沒有看到自己的長官發過這麼大的脾氣，尤其是對自己。老頭子舉起右拳向桌子上「砰」的一聲，打在桌子面上：「你在跟誰講話？混賬！誰在管這個地方？我叫你來，是準備給你升級和交給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務，可是你一再提出來辭職。你這是什麼意思？眞是莫名其妙！」

龐德看到局長生這麼大的氣，眞是感到莫名其妙，如同墜入五里霧中，一陣奇異的興趣在身混血管裏暢流，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終於由內心裏說出話來：「局長！我眞不該使您生這麼

大的氣，我是對我最近的表現感到無限的慚愧而已。」

「你的好壞功過是由我來決定的！」局長再次的用拳擊打桌子，但是沒有上次那拳用力。「現在你聽好，我給你在行動上升級，同時調到外交組，你要用四數字的代號，年薪增加一千磅，外交組的工作你不必過問。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是除了你以外，這個組織還有兩個人，爲了使你方便起見，你仍然可以使用你現在的辦公室和秘書，明白了嗎？」局長的口氣，好似氣已經消下去了。

「明白了，局長。」龐德心情也似乎靜的多了。

「你要準備，在這個星期內，啓程前往日本，有關本案一切手續，由參謀長親自處理，這個任務極爲機密，連我的秘書，也都一點不知道，有關本案的卷宗都沒有，你可以想像得到，它是多麽的重要！」

「局長！您怎麽挑選上我來擔任這麽重要性的任務！」龐德心裏又跳動的非常利害，他在茫茫的想着：命運的轉變爲什麽這麽的突然？又那麽的激烈？十分鐘前，才視爲一具廢人，生命、事業、前途、均瀕臨絕境。目前，他又青雲直上，變成一個極端重要的份子，這到底是怎麽一囘事呢?!

「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爲這個任務，非常艱鉅，成功的希望很少，但是我看你，很有處理困難的才能，其他的同志，我再選不出更比你適當的人選來。所以我挑選到你，也許你能從不可能

的當中，找出一個可能來，那就是我們組織的萬幸了。」局長冷漠的笑了笑又說：「你引以爲自豪的神技射擊這次可用不上了，這次的任務是要以智取而不是用槍拼，如果這次的任務，你能够成功了，那無異的是我們對俄國的情報增加了一倍。不過，我仍認爲成功的希望非常的渺茫，再說清楚一點，也祇是一個夢想而已。」

「局長，你還可以再多告訴我一點嗎？」

「當然，因爲沒有文字供給你參考，參謀長會詳細的再和你說一次，這件任務和日本情報機構有關，你可以從哈組長那裏得到你所需要的參考資料，但你可絕對不能向他透露一點你此行的目的！明白嗎？」

「明白！局長。」

「唔！你對密碼是否知道一些？」

「知道一點皮毛而已，局長，我愛鬧這一門東西已經很遠了，我想還是少知道些爲妙，萬一被他們抓到的話……」

「對！但是日本人却對這門東西，非常有研究，他們的頭腦好像非常適宜整理這些亂七八糟的字母和數目字。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他們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指導之下，在偵破密碼上建立起高速的效率，並專門成立了這個偵破的機構，這一年來，他們一直在偵查和研判俄國人發自海參威和中國大陸各地有關軍事、外交的電訊。」

「眞是了不起，局長。」

「是他們對美國中央情報局了不起。」

「局長，美國中央情報局不是和我們密切合作而相互交換情報的嗎？」

「原則上是這樣的，但是不包括太平洋地區在內。當艾倫•杜勒斯任局長的時候，我們至少還可以得到有關英國一切情報的摘要，但是現任的麥康局長到差以後，連這點摘要也不肯給了，但是我私人和他相處的很好，他會坦白的告訴我，這種的改變是奉國防會議的命令，他只好奉命行事而已。——

「他們擔心我們的防諜措施不够理想，這也難怪他們，但我也同樣擔心他們的防諜措施不够健全，在二年前，他們有名高級密碼人員逃奔到俄國去，不用說，帶去了許多我們給他們的情報資料。」

龐德設法將話題拉回來，插嘴說：「局長，關於你剛才說日本人一直在偵查俄國的電訊，派我去做什麼？」

局長將雙手平放在桌子上，這是他一慣的例子，就是他要作重要的說話的一種預備的姿勢。龐德急忙的聚精會神的準備着聽取局長每一個字，部深刻的印在心坎上。

「東京有一個叫田中老虎的，他是日本的情報首腦，他眞是一個出色的特務，他到過英國兩次，第一次是到牛津，第二次是來做工作，後來他參加他們的戰時特務組織「憲兵隊」，又受訓

做神風攻擊隊員。這個傢伙，就是日本電訊偵察最高負責人，你此次去日本的任務，就是從這個傢伙的手裏，把他那些電訊弄到手，怎麼弄法？我不知道！這全憑你自己的智慧和手段了。這個任務難就是難在日本已經和美國中央情報員簽了合同，不能供給任何的國家。所以他對我們英國的情報組織，似乎不大放在眼裏。」局長的嘴角動了一動，眼神向下瞟了一瞟接着說：「他對我們的情況，知道的並不多，一部份是他在這裏做工作的時候偵察到的，一部份是從美國佬那裏得去的，但對我們不見得有利，我們自從一九五〇年起就沒有在日本設站，彼此都沒有業務上的往來，因此我們在日本等於是一個眞空。你到日本後，在形勢上是在一個澳大利亞人手下工作。據聞那個澳大利亞人在那裏工作的成績還不錯。這就是你此次任務的大概情形。若能完成這個任務，那除非你了。你是否願意試試看？」

這時局長的顏色，不但沒有剛才那股怒氣，看來倒是蠻友善的，這倒是很罕見的現象。

龐德的命運，受這個老頭子支持了很久，但他對這位長官的一切知道的是很微少，聽完這位老先生的一番話，敬愛之心油然而生。不過，他的本能告訴他，此行的任務，一定背後還穩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圖，和錯綜複雜的目的存在，局長這樣決定命他去完成這件任務，是不是想把他從痛苦的深淵裏挽救出來？給他這最後的一次機會。如果眞如局長所說那種困難，根本沒有希望完成的一件任務，局長爲什麼不挑選一位會日語而在日本各方面都很熟習的同志去做呢？龐德沒有到過日本，對日本一切都是生疏的，不過他意識到這件工作不是說着玩的，是一件眞實而重要的

工作。

「局長，承蒙你提拔和栽培，我願意去試試。」龐德很肅敬的說。

「好！」麥爺點了一下頭，面對着講話機，按了一下按鈕。『參謀長，〇〇七你規定他用什麼新代號？好！我叫他立刻來看你。』

他靠回椅背，很難得的又笑了一笑，「你還是用你的老號碼，但是變成為七七七，現在你可以去到參謀長那裏去，一切事情，他都會給你講解的明明白白。」

「是！局長。謝謝局長。」龐德敬了禮，轉身走出辦公室。

二　踏上征途

參謀長是龐德在組織中的好朋友，他抬起頭來，看到龐德進來，他從堆滿文件的辦公桌後站起來，滿面笑容來歡迎他，「老龐，坐在這裏，這份差使你接下來了？我相信你會接的，可是這個任務不是件容易做的呀！你自己感到有沒有點希望？」

「我現在還什麼感覺都沒有！聽局長說那個叫田中老虎傢伙，是一個非常不好對付的人，而我對於外交，更沒有超越的才幹，局長為什麼挑選我去做這件事呢？大家是老朋友了，說眞的，我自認為我已經被打入冷宮裏了，最後的兩個任務，實在是太不像話了，罪有應得，說句良心話

，我已準備退休去養來亨鷄了，局長今天突然召見我，把這件困難的任務又交待給我，你總該把眞相告訴我吧！」

參謀長一面聽龐德的話，一面在心裏思考着如何答覆他這個詢問，當龐德話說過了以後，胸有成竹的說：「籃球你總是會打的吧！誰能保證每次投籃都能夠投進，做工作也是一樣！局長對這個任務的人選考慮了很多人，最後他還是決定了讓你去，比較還有一絲的希望。他的判斷和決定是否正確，那只有等待事實的證明了。你難道一點也不想換換胃口，從〇〇組這個武場調到一個又安全而又有升級的機構去？」

「絕對不想」，龐德很堅決的說：「這件任務完成後，我希望仍舊發還我的老號碼。這時暫且不說。請你告訴我，這件任務先從何處着手？那個澳洲單位是怎樣一回事？我們希望得到那個奇珍異寶，拿什麼東西去跟日本人換，東西到了手，用什麼途徑送回來？到手的東西，一定不在少數。」

「澳洲人有權要我們有關中國大陸及港澳的全部資料，也有權自己派人到香港參與我們的工作，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況，他們已經摸的差不多，但是他們的貨色沒有像我們在澳門的「藍色的輪渡」所搞的貨眞價實，哈組長在這一點他可以給你更詳細的資料，這個澳洲人的名子叫黃廸生，我們的遠東組和幾個日本通都說他有兩下子，我會給你一張澳洲護照，算是黃廸生的助手，這樣就可取得外交官的資格，這樣使你到了日本活動和與各方接觸比較有身份和面子，哈組長說面

子問題，在東方的國家裏是很重要的。當我們需要的那些東西你弄到手後，黃廸生會設法用墨爾砵路線送過來，我會派一位專門人員去做這件事，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這樣做，豈不是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口中去搶飯吃？他們知道了會怎麼辦？」

「日本又不是美國的，他們會不會知道？那就要看田中那個傢伙所採取的態度，如何他肯合作的話，他會安排將東西送到澳洲大使館的路線，而以後的安全問題，那就由他個人去擔心了。最重要的是還是開始，希望他不要你剛到日本他就通知美國中央情報局，假若他眞這樣做了，那時我們祇好對不起他們了，由他們去善其後。我們和澳洲人這一點的交情是有的，他們的工作效率是相當的高。話又說回來：中央情報局的手脚，也有不乾不淨的地方，我們這裏有整個卷宗，裏面有詳細記載他們在全世界各地對我們不利的地方，其中有許多是非常危險的情況，如果事業辦吹了，他們一定要追根究底的查問，到那時候，我可以把全部的卷宗丟給麥康看，看他有什麼話說！當然一切最好都要避免才好，免得大家搞的都不好意思，你要小心謹愼的去做才好。」

「聽到你這番話，這件任務牽涉到高度的政治因素，我對政治花樣完全是個外行，竟然叫我去擔當這個任務！我們要的東西，是否如局長說的那樣重要？」

「絕對重要。假如你弄到手的話，不但女皇要召見你，全國的人民都要感激你，到那個時候，你還要辦你的養鷄場的話，我一定送給你一隻哈哈。」

「好！一言爲定，請你馬上用電話通知哈組長，我現在就去看他，請他講一些東方的神秘給

我聽聽。」

× × ×

一週後，龐德在倫敦的機場，踏上日航公司的噴氣客機，他的座位靠位窗子，他舒適的埋身在皮沙發中，盛粧艷服的美麗空中小姐，笑吟吟地走到龐德面前，九十度的一鞠躬，雙手遞給他一把精美的紙扇，一隻柳條籃子，裏面盛着：一塊小熱毛巾，一份華麗的菜單，一份機上說明書，很精緻的嘔吐袋，旅行指南小冊子，花花綠綠的一小籃子。嘴裏說了些感謝的話。

麥克風裏播講着有關飛行的細節及救生衣的使用方法，以及起飛和到達的時間。五分鐘後，這架大客機就以五萬磅的推力起飛，踏上前往東京的航程。

飛機穩定到三萬呎高度的飛行時，龐德開始要他心愛的飲料，白蘭地加莓汁酒，他一面飲着酒，一面在思考着此行的任務，他最後的決定是：爲了達成這困難的任務，在任何危險和艱鉅的環境下也要達成任務，就是日本人要剝他的皮，他也不抵抗。

飛機到達羽田機場，龐德下了飛機，幾乎化了一小時的時間才把一隻手提箱從海關領出來，出了海關又被一大羣手持「國際洗染業會議」紙旗的年輕的日本人擠來推去，弄得他又累又氣，不禁脫口罵了一句「渾蛋」。

龐德在人羣中轉來轉去，一個穿着綯裏綯氣的灰色西裝魁格漢子，向他伸出一隻巨掌，面露笑容，「我就是黃廸生，幸會。飛機上祇有你一個英國佬，我想一定是龐德先生，來！東西交給

我提，我們越快越好，離開這個瘋人院。我們有一部汽車。」

黃廸生像一個進入中年退休的拳擊冠軍，他那硬棒棒的肌肉，他有一張歷經滄桑富有同情心的臉，一雙沒有表情的藍色眼睛，和一個斷了鼻樑的鼻子，他滿臉流着汗水，他利用龐德交給他那隻手提箱作武器，在前開路，不時從褲袋裏掏出手帕在臉上和頸上抹一把，龐德不費力的跟着黃廸生身後，一直走到停車的地方，走到一部豐田小型轎車旁，司機看到他們走到來，從車廂鑽出來向他們鞠躬。

黃廸生用流利的日語，向着司機吩咐了一堆話，然後跟着龐德在後座坐好，他對龐德說：

「先帶你到你住的旅館——大藏飯店。是最新的西式旅館，有一個美國佬住在皇家飯店，給人謀殺了，我不希望你完蛋的那麼快，還是換一家高級的旅館的好。然後我們好好的喝上幾杯，你吃過晚飯了嗎？」

「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眞會照顧旅客的肚子，我記得她們送過六次食品和三次飲料。」

車子是瘋狂的向東京市開駛，龐德指着郊區的瓦礫堆！「我怎樣一點也看不出這是世界上一個最能引人入勝的大都市，我們的車子爲什麼靠左邊走？」

「誰知道！」黃廸生沉思地說：「日本鬼兒子們做起什麼事情來，都是這樣的蹩扭，他們什麼都是顯得特別：電燈開關是上板，自來水龍頭是向左開，向右才是關，門上的把手也是向反的。還有最怪的事：賽馬是順時鐘方向，而不像我們文明人是反時鐘方向。東京這個鬼地方，更是

特別，冷的時候凍死人，熱的時候熱的要死，不是下大雨就是刮颱風，每天都有一次地震，使你感到冬天如吃醉酒的一般，颱風來了，你要找一個建築牢固的酒吧，把自己灌醉了最好，你要習慣了這樣生活最少也需要十年，在東京過西式的生活費用很高，我是找一幢便宜的房子住，在玩的方面，這個地方的花樣可不少，生活絕對不會死板，但是你必需學會日語，還要學那套鞠躬，在什麼時候該鞠躬，和什麼時候該脫鞋，了解這一套總不會吃虧的。你要想工作順利，就得快點學，你要想展開工作，就得和日本鬼兒子處得好點。你不要看政府那些官員們穿着西裝，打着領帶，其實骨子裏還是武士道的那一套，我笑他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到了該鞠躬的時候必須鞠躬，這點是不能馬虎的。你要摸透這些訣竅是不會吃虧的。」

司機看了一下照後鏡，用日語和黃廸生說：「有人跟踪我們。」

「這是意料中的事，田中這老小子的典型作風，我告訴了他你住大藏飯店，他一定要派人查證過才會放心，這個你不必去管他。今晚上若有人偷偷走進你的寢室，假如是個女的，算你運氣好，你要認爲她漂亮可愛，你就留下她。假如是個男的你也不必緊張，和他客套兩句話，他也會鞠躬引退。」

旅途的勞頓，和吃了幾杯酒下肚，龐德躺的床上就呼呼的睡着了，一夜也沒有人來打擾他，睡的很甜，醒起已經是天亮了。

第二天黃廸生陪着龐德到東京名勝地方觀光一番，龐德印了一盒名片。名片上的官銜是『澳

大利亞大使舘文化處二等秘書』

「他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情報部門，」黃廸生說：「他們更明白我就是這個部門的負責人，你祇是我的臨時副手，乾脆就在名片上記的一淸二白。」

晚上他們到了黃廸生最喜愛的酒家「梅花落」去吃酒，侍者恭恭敬敬的帶到黃廸生常坐的老位子上。當他們坐定以後，黃廸生將手探下桌子底下，用力一拉，把電線拉出來，「這個鬼兒子眞不是東西，當我有空的時候非得給他一點厲害看看。」黃廸生擺出一副狠的樣子，「從前這個酒家，還帶一間飯店，菜還不錯，在東京的俄國記者和英國人都喜歡在這裏泡，有一次，那個大司務一脚踩在一頭貓的尾巴上，把手上端的一鍋湯給打翻了，他光了火，將那頭貓抓起來就丢進火爐子裏去了。當然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這件事，於是乎那一班喜歡貓狗的人，嘴上講的是仁義道德，心裏是男盜女娼的鬼兒子們聯合起來要告他，要他關門，我雖然自己看不上那些假仁假義的鬼兒子們，到底我運用我的影響力救了他，沒有叫人家砸了他的招牌，想想看，這個忘八蛋，我幫過他這麼大的忙，他竟這樣報答我，我非要給他一個好看不可。」黃廸生對着電線的桌子狠狠的踢了一脚。把電線拉斷了。又氣呼呼的說：

「剛才給他錄的這段音，已經够田中老虎聽的了，這個鬼兒子我也得讓他弄明白了，這個渾賬傢伙到今天頭腦還沒有清楚，我和我的朋友還會計劃去行刺他的天皇，到他們國會裏去扔炸彈？」黃廸生向四面怒目相視，一副兇狠的樣子。「今天算了，老龐，我們談點正經事吧！我已經

替你安排好了明天上午十一時去看這隻死老虎，你的來去都由我負責接送。他們辦公的大門口掛着「亞洲民俗協會」。內情你到了那裏就會全明白了。還有，你此次之行，眞正的目的我實在是不知道，墨爾砵來了絕對機密的電報，註明讓你親譯，這倒省了我們的事，我的老板，賽達春大使，他人很開明，他說他不想知道你負什麼任務，連和你見面都免了。這個傢伙很聰明，他說：他不必用濕手去抓你的乾麵。我呢，也不想知道你來搞什麼花樣，祇有你自己去嚐自己這杯咖啡，是甜是苦，你自己心裏有數就可以了。不過，我猜來，你這次來不要叫美國中央情報局知道之下，向田中老虎要一件寶貝，這件事並不會很簡單，田中這個老油條談起生意來一是一，二是二，你不要想在他身上討到一點便宜，在表面上，他是受過西方教育表示的很民主，骨子裏也是一個典型的軍閥。日本人你要叫他裝出笑臉還就你是辦得到的，骨子裏他有他們那一套，美國佔領了日本十多年，改換了什麼？不錯在外表上是改變了許多，但是日本人生下來還是日本人，你要叫他們換骨頭，那比登天還難。所以說：老龐，老虎和他的老板，將用不同的角度來考慮你的要求，一個是眼前利益，一個是長久的打算，假若我是你的話，我和他這第一流的脚色談生意，不談眼前，我要和他談天長地久，我想老虎和你談的，他的眼光不是以日、月、年、來計算時間的單位，而是用年代，世紀來度量一件事情的成敗得失，你總該了解我的意思了吧?!」

黃廸生說得興高彩烈，看來，他的酒已經喝的飃飃然了，到現在爲止我們已經喝了八壺了，兩人比較起來黃廸生比龐德喝的多點，龐德對黃廸生酷愛杯中物並不反對，因爲唯有如此，黃廸

生的談話才更能坦白和眞實，說的也是頭頭是道，有層次有道理，而不受拘束。

龐德聽了很久，才開口問道：「這個田中老虎，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物，他算你的朋友呢？還是仇敵？」

「都是，比較還是朋友的成份多些，不像那些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朋友，我總比他們受歡迎些，他和我在一起比較不存顧忌，原因是我倆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我倆個人都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愛酒。」不過，我和他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看到心愛的妮子最後總是把她討回來，他現在已經有三個金屋藏嬌的地方，靠他的月給過生活，要不是我的阻止關心他的福利，何止三個女人？因此在這方面他欠下了我的情。在日本「情」和「面子」重要性是相等的，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之比。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一定要還，否則，你的心裏就很不舒服，還有，你祇能多還，而不能少還，我說的更明白些，假如人家送給一隻蝦，你祇少要還他一隻蟹，甚至於一條魚。到那時候，他就變成了欠下你的情，這樣，你在面子上，人情上，道德上，精神上，社會上，都沒有向人家低頭的地方。田中老虎欠我的情很多，那是不容易還淸的，偶然，他送點鷄毛蒜皮的情報給我，還是淸還一點人情，這次你來，我告訴了他，他不但不反對，而且還很快的要接見你，也是要還我的情，假如沒有這個因素存在，你要想求見他，他非搭個架子給你看看不可，這一架子一搭，少說也得搭十天半個月的，你是來求見他的，祇好忍耐着性子等着他吧！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吧？不是我向你邀功，你沒有我這條路是不容易和這個老滑頭搭上交

情的，以後至少老虎對你不會存着推却的心理，並且還會在他能力所及的地方照顧你，以便盡早還淸我這筆人情債，同時還反過來使我倒欠了他的情。」黃廸生說到這裏又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接着又說：

「老龐，在我鎗饗你之前，先帶着你去一個好地方，那裏有名貴的鰻魚，也有很好的酒，然後再到「快樂宮」讓你逍遙一番從「快樂宮」出來我再鎗饗你好了。」

「你這個胡說八道的癟三」，龐德並不感激他這份展期鎗饗：「不過鰻魚我到有興趣，由鰻魚至「快樂宮」的賬統統由我付，這裏的賬由你付。別慌，老黃，酒排裏的那個傢伙好像是在打你的主意！」

「我黃廸生對誰無寃無仇，還怕人家打我的主意。」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日幣，點數起來，他擺出日本天皇的架子，一步一步的走到酒排，對枱後一個穿着粉紅色外套的大塊頭黑人說：「梅花落，你不要臉！」說了就帶着龐德堂皇的離開了酒排。

× × ×

黃廸生翌晨十時到大藏飯店來接龐德，看他那種神情，很明顯的他宿醉未醒，眼睛裏佈滿了紅絲，面露疲容，他一直走到酒櫃給自己倒了兩份白蘭地加毒汁酒，龐德溫和的說：「你用日本威士忌打底再灌這麽多的撒賴下去，怎麽得了？日本的威士忌打底不見得好吧！」

「我是個典型的兩日醉，喝到嘴吧裏沒有味道時爲止，好比老鷹的屁股，等一會從這裏回家，我還是嘔一下的好，但是，日本的威士忌並不壞，我喜歡它價格便宜，祇要十五先令一瓶，還有二種牌子，又何必去喝那種昂貴的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老行家，他說：能够照得好相的地方，才能釀得好的威士忌，你聽說過沒有？他說酒精遇到明亮的光線，才能產生好的效果，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大吹而特吹？還是你在大吹？總之我記得我們倆個有一個人在大吹！」

「你祇是大發議論，並無惡意，不過，你總是拿我開玩笑，所以我懶得和你計較。」

「眞糟糕！」黃廸生愧疚的說：「我有沒有打人？」

「那個倒楣女人的屁股，可眞是倒了霉，給你重重的打了不下十多次！最好笑的是你和她表演接吻，吻的那個小女人喘不過氣來，最後你叫她表演性感舞，太有點那個了！」龐德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唔……這……眞是糟糕！」黃廸生輕鬆的呼出一口氣。「這是一種愛情的表現，女人的屁股還有什麽用，這些女人都是有說有笑有叫，這樣才會過癮，尤其是日本女人，你以後慢慢的體會罷，够味！够勁……」

「我看他對你確是很熱心！」

「好極了！」黃廸生將餘酒喝盡，立起來，「走吧！不要叫老虎等的太久，讓他等煩了沒有好處！有一次我叫他等煩了，一個星期不和我說話。」

三　與虎謀皮

悶熱，灰黯，汗粘，是夏季東京的典型一天，空中瀰漫着拆除舊屋改建新厦的灰塵，車子開向橫濱的方面約有半個鐘頭，在一幢死灰色的建築物前停住，門旁有一塊招牌，寫着「亞洲民俗協會」川流不息的人進進出出，誰也沒有理會到黃廸生和龐德這兩位外國人，一進門走廊上就佈滿了五光十色的報刊雜誌，還有許多風景照片，很有點博物舘味道。

黃廸生帶着龐德走向裏邊一條走廊，兩邊都是房間，裏邊擺滿了寫字枱，很多青年人在工作，墻上掛着許多圖表，從走廊底又轉向右轉一個入口處，沿着一排密封的門，走到「資料處」，從半開的門縫裏看去，許多人都在埋頭工作。到這裏他們才第一次被擋駕，被要求提示證明文件，又被默默的鞠躬請進。黃廸生一邊走着一邊向龐德輕聲的解釋：「僞裝就在這裏分界，在前面眞是「民俗協會」從這裏開始，就是老虎的機構外圍單位了，大部份都是整理資料，管理檔案等，若沒有證明文件就都在這裏被檔駕了。」

他們向前走着，在一排房間最後的一間，立着一排書架的墻後，可以看到一扇隱藏的小門，門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用紅油漆塗寫着「危險」兩個大字，邊上有一張紙條上寫着「擴建工程，禁止入內」。站在門旁，可以聽到很清楚的鋸木聲，鑽洞聲，和砰砰彭彭的敲擊聲。

黃廸生毫不考慮的推開門帶着龐德入內，龐德進去一看，四壁空空，地板被臘打的逞亮、並

無一件施工用具，不由得好奇一驚，黃廸生哈哈的笑起來，指着門後按裝一個鐵箱。「晶電體錄音機，新立體身歷聲的玩意兒，發出來的聲音和眞的完全一樣，還是這個。」黃廸生用手一指面前一片空無一物的地板，「日本人叫『黃鶯地板』這是他們老祖宗發明的，是防範不速之客的，在今天的廿世紀，還在使用它，我們來試試看。」他們向前走去，地板上立刻發出刺耳的嘈聲，對面墻上馬上開了一個小洞，現出一雙橫眉，一對烱烱的眼睛射過來，小門開了，一個大漢走出來，向着他們一鞠躬。這個房間小的好似是一個大木箱子，裏邊祇有一桌一椅，桌上放着一本小說，黃廸生將來意說明，話中幾次提到田中先生，大漢又一鞠躬，黃廸生轉過頭來向龐德說：

「我陪你到此爲止，以後要瞧你自己的了，你有什麼本領儘管都使出來好了。當你要回來的時候，老虎會派人送你回去的，回頭見！」

龐德揮揮手「再見！」跨進斗室，門自動的關上了，桌上設有一排按鈕，大漢將其中的一個按了一下，龐德感到身子輕微的動了一下，原來這間斗室還是一個電梯，他們的身子在漫漫下降，龐德心裏想着，老虎這傢伙戲法眞不少，不知道下一幕是什麼花樣？

電梯開了好一會才停下來，大漢將門打開，龐德跨出電梯，出門一看就呆住了，這是地下鐵道的月台嘛！有地洞，有紅綠燈，有弧形的墻壁，有小賣部。一個男人從小賣部走出來，用很蹩脚的英語說：「中校，請跟我來。」然後把帶龐德帶領到有一個「出口處」的標記。照地勢看從這裏進去，不遠的地方，就是通往上面街道的梯階，然而不是，裏面是兩間辦公室，中間是一條

走道。

龐德被帶進第一間，看這樣陳式，像是辦公室的外間兼接待室，有一名職員看到他，停止他正在打的字，立起來，一鞠躬，推開隔門進去，立刻又出來了，手拉住門，又向龐德一鞠躬：

「中校，請進。」

龐德一進門，就聽到背後有輕輕的閉門聲，黃廸生向他解說過，一個魁梧的身材，從很漂亮的紅地毯上走過來，伸出一隻堅硬乾燥的手：

「早，中校，幸會。」一隻寬大的嘴巴，滿面笑容，露出一口金牙齒，長睫毛後的眼睛閃出烱烱的光芒。「請坐請坐。我的辦公室你看可好？和你的老板比起來，大不相同吧？這條地下鐵道，大概還得十年才能完成，東京的空間，已經是擠得毫無餘地了，我就動腦筋，用這個空的車站來辦公，又靜，又涼快！又秘密，可惜我們不能够住的太久，一通車就得搬出去。」

龐德在田中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這個腦筋動的眞高明，我們頭上的「民俗協會」我也深表敬佩，世界上的人，竟有這樣許多的人對民俗發生這樣大的興趣。」

田中老虎笑了笑：「管他那麼多，所有的文獻都是免費贈送的，我也懶得去問會長，都是送給了誰，大概是些美國人，德國人，瑞士人，什麼東西印出來，都有些人一本正經的去看，當然，這種僞裝很費錢，錢倒不必我費心，由內務省支付，我們的單位是一分一毫也得打打算盤，你

們那裏大概也是一樣的吧！」

龐德想道：他既是情報首長，我們的公開組織的費用，他一定會知道，他就大方的透露說：

「一年不超過一千萬磅，要在全世界各地做工作，你想會做的好？」

田中露出金牙齒說：

「所以你們關閉了我們這個地區活動，好省一點鈔票。」

「不錯，這個地區我們就請美國中央情報員代理，他們的工作很高，也肯幫我們的忙。」龐德在拉關係的說。

「杜勒斯換了麥康，沒有什麽變化嗎？」

這個老狐狸！眞是够厲害的。

「沒有大變化，不過美國佬現在漸漸的把太平洋視作他們自己的後花園了。」

「那麽你們是想從後花園裏採摘你們喜愛的花朵，又不想給他們知道？」老虎咧着嘴在笑，越看越像是一隻笑面虎了。

龐德被迫的縱聲而笑，他跟着龐德也笑起來了！

這個老滑頭，眞不愧是一個特工頭子，的確有他一手。龐德在心裏盤算着，不要上了他話圈。目前完全保持着輕鬆的談話氣氛。龐德在笑聲中想出答詞：

「我們有一個人，柯克上校，還有許多別人，在這後花園中早已採過不少的鮮花了。澳大利

亞和紐西蘭是兩個大國家，都在這後花園中，你總不致認爲我們在這個地域的興趣，是不該有的罷。」

「中校！世界第二次大戰，我們去打珍珠港而不去打澳大利亞，實在是你們的運氣，如果我們是佔領澳大利亞紐西蘭兩國，有什麽可以阻止我們？你們沒法防守，美國人也無法防守，我們不要用吹灰之力，佔領了這兩個國家，我想我們的戰略應該是如此的，這兩個國家，地大物博，人口稀少，非常適合我們日本的移民政策。如果如此，你們的日不落帝國的領土，有一半插上我們的太陽旗了。」田中把一盆香煙推到龐德的面前：「抽不抽煙？這是我國的新生牌的，還可以抽！」

龐德帶來的特級煙快要抽完了，遲早必需抽本地煙，頭腦還是早點動的好，現在就開始。老虎所談的話實非所長，他就藉機點起一隻煙來，日本煙很鬆，有美國煙的味道，吸到肚子裏如吸了一〇〇度的酒精，他輕輕的將煙吐出口來，微笑的說：

「田中先生，我倆好像是在開日英高階層圓桌會議，談的都是些失效而久遠的歷史，我祇配向他提出低層的，不關過去而是未來的東西。」

「中校！這個我瞭解，」田中對龐德規避他提出原則性的論題，大爲不悅，「我們日本人有一種說法，『大家談明年，魔鬼笑哈哈。將來是無法預知的，你可以告訴我，你對敵國的印象如何？你的生活是否愉快？」

「我想和黃廸生在一起，到了什麼地方都是愉快的。」

「是的！他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人生應該如此，生活也應該如此，我們倆相處的很好！我們兩人有很多的地方是相同的。」

龐德譏嘲地說：「民俗方面？」

「一點也不錯。」

「老黃非常喜歡你，我和他相交還不太深，但，我有一種感覺，他似乎非常寂寞，一個聰明人苦加上寂寞，那是很不幸的，假如他找到一位日本小姐，定居下來，那不是比現在要好的多了？你不能給他物色一位佳麗嗎？」龐德來到把話題拉到私人問題上，在精神方面的緊張鬆祛多了，說私人的事，總比說世界大事好，說國家大事，容易引起民族的自尊心，使言詞針鋒相對，各不相讓，但是，正經事早晚總要說的，說起公事起，大家都傷腦筋，不過，現在且不管那些。

老虎是個鬼靈精，龐德的心事，他似已洞察底情，他又笑笑的說：「不用說了，我已經爲他不知道介紹了多少小姐了，結果都是不了了之，但是，中校，今天我倆共聚一室，不是爲了來討論黃廸生的終身大事呀！請問我能在那方面爲你閣下效勞？請問閣下是不是也想到這後花園裏來採花？」

龐德笑了：「是！我想採的那朵花叫做『魔鬼四四號』。」

「唔，『魔鬼四四號』，確實是一朵好花，我自然明白，這朵花對你們的用處極大，就在今

天早晨，我還收到這朶鮮艷的花朶吸引來的一隻小蟲。」田中打開抽屜，取出來一隻卷宗，龐德看到卷宗的封皮上有一個圖章，上面寫着「絕對機密」。

四　敵方秘令

田中從卷宗裏拿出兩張公文，一張是日本的，一張是英文的，田中把英文的那張推到龐德的面前，他說：

「你既將閱讀的這份公文，我要求你立誓不洩漏給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認爲必要的話，我一定立誓，田中先生。」

「我認爲非常必要，中校。」

「那我願意立誓。」龐德把公文取到手裏，開始閱讀公文的原文：

受文者：二級以上的工作站負責人（親自譯碼閱後即焚）壹號申東（卽九月一日）對最高蘇維埃說話：證實我方擁有貳億噸威力的武器，並定於申胥（九月廿日）於諾代亞湛利雅島高空試爆，該地區預期降落大量的輻射塵，並肇致北極北太平洋暨阿拉斯加各地區之抗議，針對此點莫斯科當列奉美方近期在壹號再三抗議無效下所作之各次核爆，作爲答覆，前述之武器僅需一顆洲際導彈，投送至倫敦，可導致起自紐卡塞至卡列索止，以南區域，所有生命財產之澈底毀滅，第

二號投於亞伯甸，則不列顛愛爾蘭勢將不存。上列事實，既將爲壹號充分利用作爲外交武器，以迫使美方自英國撤除所有基地，以及英方終止其核武裝備，甚或可導致英美軍事同盟之解體，則上述外交武器獲得預期之效果，則將重複運用於歐洲及太平洋地區，以個別擊破方式，恐嚇脅迫各國自行要求美軍基地撤除，在此過程中壹號暨我方機構特別强調我方和平意圖，希遵照一號指令展開外交攻勢，展開所有英我方僑民將予撤退並不予解釋原因何在，以製造預期之緊張局面，以後望他地區上作此行動。代號使用第四四號路線爲要。——簽文者：中央。

龐德把文件推開，好像幅射塵會從紙上感染到身上一樣，他噓了一口氣，點了一支新生煙，把煙深深吸到肚子裏。

「公文上所指第一號是否指黑魯雪夫？」

「對！二級及以上各站是指領事舘和大使舘而言，有意思吧！」老虎笑了笑。

「你們保有這種文件不給我們知道是錯誤的，我們兩國不是訂了友好條約和貿易協定？你難道不以爲保有這樣文件而對我們守秘密是不光榮的？」

「中校！光榮這個名詞，在我們日本是非常嚴重的，若因此我國和美國友人之間的諾言而破壞，豈不是更不光榮？我和我們的政府都向美國保證，所有的重要情報都由美國負責轉達，以免使情報傳達路線複雜化，如果他們沒有照諾言行事，我也無可奈何?!」

「田中先生，改寫情報，隱藏情報來源，這樣都使情報的價值降低，以剛才的資料而言，我

們知道它是從敵方發出來的指令，若華盛頓將這份資料轉達倫敦，一定會將原文全部改爲第三人稱，就大大減低了情報的可靠性和緊急性，美國人一定改了原文的立場，而符合美國的利益而行文。但是，站在英國人立場，必須爭取每一分鐘，採取緊急措施，在他們有撤退的跡象，我們立刻就將他們關進集中營裏。」

「中校！我瞭解你的意思，不過這份資料不是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轉達到倫敦去嗎？」田中滿面高興的樣子。

「請不要忘記我已經立過誓了，還有什麽途徑呢？」

「中校！我在英國時，英國人對我不錯，我對貴國所負良深，我將國家一項最高機密洩露給你，這是由於我和老黃的深厚友情，也是閣下的奉行職守誠懇的態度及正直的儀表而促成的。這一份資料對貴國它的重要性我很清楚，你將內容全部記得了嗎？」田中很誠懇的說。

「記着了。」

「你爲了榮譽，不會告訴任何人嗎？」

「絕對不會告訴任何人！」

田中老虎站起來，伸出手來，「中校，再見。希望我倆常見面。」他那强硬的面孔再度出現春風，「中校，我認爲名譽是行爲的一種形態，竹子雖然隨風而倒，但强大的松柏何嘗不隨巨風而搖？找這話的意思是：一個人有時因爲責任所繫而失信於人。我已爲你準備好車子，可以坐着

回旅館去，請代我問候老黃。

龐德握着那隻堅硬的手，從心裏說出：

「謝謝你，田中先生。」

× × ×

龐德到了東京，已經是一個多月了，與田中老虎之間的友誼，從相互的稱呼上已經看出來，田中已由中校爲稱爲「龐德兄」，田中先生已改稱爲「老虎」了。

龐德的任務，在日新月異的推動中，田中，黃廸生，龐德三人間的友誼，也有長足的進展，在辦公的時間以外，幾乎三個人都是在一起，吃喝玩樂，在行樂的期間，田中老虎對龐德的個性及行爲在揣摸着，龐德對老虎和黃廸生何嘗不是如此，但在彼此的心目都有無限的敬佩。

一天，龐德和黃廸生在閒談中。

「廸生兄，我感到老虎處處在惦我的斤兩。」

「我也有此感覺，但，老虎既然將你領進後花園來，再抽你的後腿，這樣事，老虎不會做的。老虎是個够面子的朋友，我看你的任務，一定要幕後去進行，老虎是站在你這邊的，能够得到老虎的協助，我想有成功的希望。」

黃廸生客觀的分析說。「老虎有的地方確實够意思！」龐德在回憶似的說。

「在你們第一次見面，他就送了那麼一件重的禮物，我還是從未有所聞呢？可見他是欠了英

國的情，但是，反過來說，從那一天起，你就開始欠了他的情，越積越多，越壘越重，我看你也得準備一件寶貝還給他，雙方的重量才會平衡。

「還沒有把握。」龐德心存猶豫，如果向田中要的「魔鬼四四號」可以眞是一條蝦，若以澳門「藍色的輪渡」去換？那豈不等於用一寸的小魚去換一隻尺長的大龍蝦？單以初次見面給看的那件資料，份量已經够重的了，兩萬噸核彈試爆果然如期擧行，各國的反應，一定不出俄人所料。

× × ×

東京的夜，是五光十色，男遊客們到了日本的東京，兩件事是無法避免的，一是酒，二是女人。

龐德飃飃然的在妓舘裏，如蜂王一般的受到藝妓們的獻媚和招待。

那個花名「千葉」的藝妓，跪在龐德的身邊，輕彎柳腰，在龐德的面頰上聖潔地吻了一下。

「妳眞會騙人。」龐德認眞的說「妳剛才說的，如果是我贏了，你眞的和我親一下嘴！」

旁邊一個化粧得似油漆粉刷的「老鴇」把這兩句話譯成日語後，一羣藝妓們部格格的笑起來吵吵鬧鬧的熱鬧的很大家叫着再來一個。「千葉」羞的小臉通紅，無地自容的將柔手掩住她的俏臉。但是他纖細的手指張開縫偷偷的看着龐德。突然間她縱身向前，在龐德的嘴上滿滿的一吻。

被香吻引起一陣鼓掌後，對面小茶几邊坐着的田中老虎，滿臉皺紋裂着大嘴，在着大金牙也

笑着說：

「龐德兄！你敢不敢和我來猜一拳？我保證你贏不了我！」這種笑容，龐德和他一個多月的相處，已經摸熟習了，那根本不是笑，若要認爲那是笑，衹能說是『皮笑肉不笑』而已。

龐德放聲的大笑起來，「好吧！老虎，不過我們需要換一換酒杯，這種杯衹够點眼藥用的，實在是喝不上勁，你們這種清酒五瓶也抵不上一瓶馬可泥，我已喝了五壺了，但還差一瓶雙料的馬可泥酒量。」

「龐德兄，你的酒量雖然豪淵，但你對瓷器的智識太不成比例，而且你低估清酒的成份也是不智的，我們日本對清酒有一種說法：『人喝掉第一壺清酒，第二壺清酒喝掉第一壺，第三壺清酒喝掉了人。』田中老虎轉向千葉看着邊說邊笑。

龐德判斷一定是在笑他的作風，粗野和酒量驚人。

老虎轉過頭來說：

「龐德兄，你已經佔了不少的面子，日本人只有玩相撲的人才有像你這樣酒量。而且喝了仍然面不改色，她說，（老虎眼睛向老鴇一瞟）以你的酒量，喝八壺也沒有問題。」老虎壓低了嗓子，神秘地加上一句：「不過她也建議你不要貪酒，否則，晚上你就非千葉的對手了，哈哈。」

龐德轉過臉來，向着千葉說：「請你轉告夫人（千葉的鴇母）我倒對他有胃口，老酒喝醉了，有深得其中三昧的成熟女子相陪，那才不致良宵虛度。」

這個豆腐吃的眞够味道，千葉臉紅的如大紅布一般，鴇兒不禁嬌嗔起來，立刻用日語嘰嘰咕咕的說了一大串，老虎也眞的大笑起來，趕緊譯出來：「龐德兄，這個女人嘴巴眞厲害，一點也不饒人，她在你的名子上開玩笑，請你聽了不要生氣。她說：她已經嫁了一個和尚，她的棉被沒有「龐」大到再可以容納一個沒有道「德」的外國人。』」

花酒已經吃了兩點多鐘，龐德感到下巴已經被敷衍的笑容，折磨的酸麻不堪，現在眞提不起勁來。反而，他要拼命裝出其樂溶溶的樣子，眞是苦事。他知道他的虛僞做作，逃不過老虎的銳利的眼睛，這也是老虎對客人一樣虐待狂了。

黃廸生早就提醒過他說：

「老虎若請你到酒家去飲酒，這就是給你天大的面子，你就應該如受寵若驚一般，全力以赴，這頓飯若吃的愉快，以後你的工作即無往不利，否則，以後就要處處碰壁，工作根本無法開展。所以老兄要好自爲之。」

因爲，老鴇的挖苦，仍裝出興高彩烈，鼓掌如儀。

「告訴這個老壳子，她的腦筋眞快！我佩服她。」龐德裝出很欣賞的樣子。

龐德從千葉的纖手中接過燙熱的清酒，一飲而盡，果敢的將右拳放在小茶几上，作出一個誇張挑戰的神態！「老虎，來罷！」

他們的猜拳的花樣是：剪刀剪紙，紙頭包石頭，石頭打剪刀的簡單玩意兒。握緊拳頭就是石

頭，攤開手指就是紙頭，伸展食指和中指就是剪刀，如果猜對方出剪刀，就用石頭去剋他，如是石頭，就出紙頭去包它，如若是紙頭，就出剪刀去剪它。

田中老虎把拳頭擱在小几上龐德拳頭的對面，兩陣對持，雙方都從對方的眼睛中探索，室內一片寂靜，儼然是大戰前夕的氣氛。這時他才聽到庭園中小溪潺潺的水聲。一片窒息性的靜寂，也許是因田中那副吃得下人的武士道面孔，從輕鬆的聲色突然蛻變爲兩雄相爭的決鬥場面，他意識到這不是一場遊戲，老虎在比賽之前，曾預言必勝，一旦輸了豈不失了面子？失去多少面子？多到足以使一個多月的友誼付之東流？面對着這個日本極有權勢的人物，以東方人講求面子問題，尤其是日本是人類最小氣而言，能在羣目環視下，輕易地在一名外國人手下，失掉他那尊顏嗎？

龐德想到：黃廸生再三叮嚀他，無論如何微不足道的以及如何不合時代的，也得千萬尊重他那東方固有的傳統面子問題。這個原則，你要把握着，至於輕重何在？豈是三言兩句所能解嚴和體味到的。

眼前這個拳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他應該打勝這一仗來表示自己的智能呢？還是應該打敗這一仗維持老虎的面子呢？這樁兒戲比賽，是否如自己想想那麼重要？其後面影響自己在東京的重大任務的命運？龐德頗有進退維谷之感。

好似有先見之明，田中老虎隨又笑着說：「龐德兄，按照我們東方不成文的規定，特別是我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做東，你是我的貴賓，我應該叫你贏才合乎禮貌，假如不巧我佔了上風，贏了你，那是很失禮的事，我事前先向你告罪，務請海涵。」

「老虎閣下：我的想法是：比賽若不爭勝，那還有什麼意思，假如你故意輸給我，我將引以爲莫大的恥辱，如果你不能見怪的話，我倒認爲你剛才那番話是一激將法，頗似相撲家賽前罵陣，我希望你用日話翻譯給這些可愛的小姐聽，現在祇想將閣下按倒到塵土中，磨擦你的尊鼻，藉此表示蘇格蘭一部份確實勝過日本。也好像我們的女皇勝過你們天皇。」龐德笑着說。

這幾句話，說的豪氣十足，頗能逞一時之快，很難說這不是清酒的後勁作祟，可是龐德話說完之後，却又感到後悔起來，他以兩國的文化互開玩笑，說來業已不算新鮮的事了，原來田中還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自認爲西方民主政治有深切的瞭解，對一切事物也以西洋通自居，龐德似乎看到老虎眼中閃電似的一亮，這使他再度想起黃廸生的再三叮嚀和警告。

老虎閃了閃眼說：

「你這個混賬蘇格蘭鬼兒子，看起來你搞的還不錯，但是你不要得意忘形，日本人中，我田中算是一個開明的人物，但是你也得自己識相點！你再仔細的看看他的臉！他上面不是刻的清清楚楚的！他上過你們的牛津大學，在大戰前他在日本駐倫敦大使館任職海軍副武官，你們這批鬼兒子就因爲我有牛津學位而認爲我就不是間諜，眞是愚不可及，尤其是在大戰時期所積的功績，也是不容忘記的，以後自動參加神風攻擊隊的訓練，訓練尚未結束，美國人用原子彈在廣島和長

崎上空給太陽旗吃了癟，如果能記不了那麼多，日本人有九千萬，這個「公安調查局」的領袖爲什麼不叫別人，老兄，這個該够了罷？」

龐德一到日本，就開始練這艱苦的坐姿，這也是出於黃廸生的忠告，「不論你和這般人打交道是好是壞，你總要化不少的時候把你的尊嚴擱在地上，而不是舒服的沙發上，學他們那樣做法，你的骨節，早晚會斷裂，所以要學印第安人那樣近乎蹲在地上，熟能生巧，這一點苦功夫必須下的。」

龐德多少已學到這一門功課，可是坐了兩個鐘頭，兩膝如火在燒，如不移動一下，說不定會變成終生殘廢，那就慘了，他心生一計對老虎說：

「要和你這等高手比賽，必需坐的隨便一點，那樣我的頭腦才能專心一意的來對付你！」龐德艱難的站起來，伸展雙腿，重行又坐下，這時他把一條腿伸直到小几底下，一條腿彎曲成弓形，並把左肘靠在膝上，這個姿勢使他如釋重負，就拿起酒杯，跪在一旁的千葉趕忙給他斟酒，他一飲而盡，把酒杯遞給千葉，迅雷不及掩耳將右拳向茶几上一擊，茶几上的杯，盞、盆，都跳了起來，他充滿着戰意地向着田中說：「來」。

老虎鞠躬爲禮，龐德還了禮，藝妓們屏息靜待觀戰。

老虎向龐德的眼睛盯着，想從龐德眼神中來觀察他的拳路。可是龐德決定絕不用腦思索，摒棄一切拳路，隨心所至的方法來行拳，勝負聽天由命。

老虎又提出條件：「我們行三盤，每盤三拳，三賽二勝？」

「好！就這樣辦。」

兩個拳頭從幾面升起：然後急速落空射向對方，老虎出的石頭，龐德出的紙頭，龐德勝了一記。兩拳又緩慢上升，急速的下降，老虎又出石頭，龐德出的剪刀，石勝剪刀，各一。

老虎停下來，閉起眼睛，以拳支頷，在思籌拳路，嘴裏叫着：

「龐德兄，我抓住你了，你逃不了的！」

龐德說：「算你厲害。」

兩拳又再度擧起，一、二、出！

老虎還是出的石頭，龐德出的紙頭，第一盤龐德赢了。

第二盤費了許多時間，好似兩個人都在運用心理作戰，但龐德仍是採取碰運氣戰術，第二盤老虎赢了。各一算是平手。

最後一盤，兩人在相互諦見，老虎的眼裏閃爍着一線紅光，龐德臉上掛着一個溫和而嘲弄的微笑。龐德看的很清楚，心裏在思考着：「輸是聰明的，是不是？」但是他先石後紙，砸了老虎的剪刀，又包了他的石頭，兩下子就解決了第三盤。心裏又忖度着該講兩句動聽的言詞來冲淡自己的戰果。

「我要設法把我們這個拳賽，列入你們將要擧辦的世運比賽的項目，我就可以代表英國，就

近出賽了。」

田中老虎呵呵的笑了兩聲：「你的拳路極妙，可以告訴我你的秘訣嗎？」

龐德行這種拳，還是第一次，他實在是無可奉告，但，他靈機一動，臨時胡編了一套，他很謙虛的說：

「我判斷你是一位剛强精練的人，一定不喜歡用紙頭來作武器，我就根據我的理論來出拳。」

「果然妙！言之有理，內心敬佩。」老虎居然相信龐德信口胡謅，又鞠躬爲禮，龐德舉起杯子裏，向老虎也深深的一鞠躬，然後一飲而盡杯中的酒，大家從緊張的氣氛裏解除出來，藝妓們拍手嬌笑，鴇兒更會知趣，令千葉姑娘給龐德一個香吻，這個吻兒又香又甜，千葉柔軟的胳膀環在龐德的頸上，如無骨般的花蛇，盤在龐德的懷裏，姑娘們在一旁鼓掌叫好。

五　深夜談判

龐德在心中在計劃着如何排遣今宵時，忽聽老虎說：

「龐德兄，我有事情要和你說，你是否可以賞光到舍下喝一杯清酒？」

龐德立刻站起來，恭敬地向老虎一鞠躬！

「不勝榮幸之至，老虎。」龐德又回憶黃廸生和他談過，日本人請你到他家裏去玩，是表示非常瞧得起你，看起來這同他剛才行拳得勝大有關係，這之後也許有更大的造化再等待着他。

一小時後，他們坐在老虎的家中，啜飲着清酒，日本人的房屋，不論是王孫公侯和販夫走卒，和大自然分隔都祇是一線，房間和臥室書屋，紙門都是拉開的，從走廊望去，一目瞭然，什麼都無法遁形。

他們進到房裏，老虎把紙門，統統拉開，他解釋說：「在西方，如果有秘密要說，是將門窗都關閉，但是日本却相反，我們要說秘訣，就要把門窗都打開，以免隔牆有耳之慮。今晚我同你所說的，是絕對機密的，那末請你留心聽，並且還要發誓，絕對不能將聽到的事情告訴任何人！知道嗎？」田中老虎發出他那毫無快樂意味的嚎笑：「如果你背叛的話，我無他途，祇好把你趕出地球。」

老虎又掛着詭譎的笑容：「上次我讓你知道的那件事「中央」將延期採取行動了。」

「謝謝你供給的寶貴資料。」龐德很鄭重的說：「你一定會很清楚，在三週前你做了一件好事，緩和了國際間的緊張，尤其是對敝國更爲有利，敝國的政府對你非常感謝，今後是否還有機會再蒙你的賜助？」龐德也學會了繞圈子說話的技巧。因爲他與黃廸生相處這段時間，在他身上學會和知道日本人的習俗，老黃講起話來，極盡巧妙圓滑之至，頗能投合聽他講話人的胃口。

「龐德兄，說實在的，你要的這朶花「魔鬼四四號」，是一種稀有而異前珍貴的植物，因爲

他的價值也異於尋常，貴國預備付出怎樣的代價，來獲得他呢？」

「我們在做中國大陸的工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網，我們叫它爲澳門「藍色的輪渡」，由此所獲的全部成果，全部奉送。」

「龐德兄，在我未說明之前，先向你告罪，你們那「藍色的輪渡」在成立之初，我的人已經滲透進去，自開始至今，我就享用全部的成果了，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將全部的檔案給你看，不過裏面東西還錯，可惜我已經全部有了，還有別的寶貝可以同我們交換的嗎？」老虎眼睛射出詭譎的光芒。

龐德苦笑起來，局長和我們的東方情報組引以爲榮的『藍色的輪渡』化了許多錢，下了許多工夫，冒了許多危險，而結果居然將其果實，無任何代價的送給了日本人，老天爺！這次出差可眞開了眼界了。這個消息帶回組織去，非天下大亂不可，他柔和的說：

「我的寶貝多的很！你既然認爲你的名貴花值錢，那麼就請你開價罷！」

「就是說你們有同樣價值的寶貝可以交換啦！並且是有助於敵國的國防？」老虎似笑非笑的說。

「毫無問題，」龐德理直氣壯的說：「我倒是有一個建議，如果你有空的話，是否可以到倫敦去玩一趟，順便看看我們貨架上的貨色，那樣東西是合乎你們實用的！我想，我的老板，對你的來訪，一定會引以爲榮的。」

「這樣說來，好似你沒有談判的全權？」

「老虎，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貨色，因爲保密的關係，我不能看我們老板的總賬，我僅能將你說的話，和你需要貨色傳達給我的老板，但是，有關我個人能力所及的事，我無不樂意爲你效勞。」

田中老虎在沉默着，好似在玩味和研究着龐德的話，對他到底有多少好處？

兩個情報的高手，在這深夜中的客室，計較着爲自己的國家爭取最高價值的情報。

龐德告辭後，懷着難言的心情，去草擬給墨爾鉢和倫敦的報告。

× × ×

龐德在下午三時接到老虎一個電話：

「龐德兄，現在作何貴幹呢？」

「老虎，現在正閒着！有什麼事嗎？」

「我請你吃晚飯，若你能在五點鐘準備好，我派車子到旅館來接你。」

「好！有什麼名貴的好菜？」龐德笑着開玩笑的說。

「自然有，會使你想像不到的鮮美口味！」老虎也神秘的笑着。

「我先向你道謝，五點鐘見。」

「再見！」

這是在藝妓舘猜拳的第三天下午，龐德坐在老虎家裏虎皮椅上，面向着墻上掛着巨幅水墨畫，上面一隻猛虎，神態逼眞，地上是舖着泰國的名貴地氈，上面懸的吊睛白額老虎，更是威猛無比，餐桌上放着一隻刻着張大虎口的煙灰缸，龐德將煙屁股在這隻虎煙灰缸撳熄然後說：

「老虎，這間書房，到處都是老虎！」

老虎笑了笑：「因爲我是虎年生，所以名子也叫老虎，對虎也發生了無尙興趣和愛好，因此我的這間書房就以虎陳設爲主題。」老虎向龐德看了看又說：

「龐德兄，我來給你算算你是那年生？」

龐德告訴了他的年齡，老虎笑了。

「還來你還是生在可憐的鼠年。」

龐德現在學的業也有些圓滑了，說：

「我這個可憐的老鼠，還得仰仗着你這隻猛虎來保護呢！但是，你也要小心些，老鼠已經鑽進老虎的耳朵裏邊來了。」龐德哈哈大笑，老虎也嘻嘻的笑起來。

龐德喝了一大口清酒說：

「老虎，我深不願麻煩你，把我拋下地球去，但我倒喜歡你多說些和多給我看些你們的東洋鏡裏到底能變出多少花樣來？」

老虎把椅子向靠近龐德拉了一拉，他的聲音意外的溫和地說：

「這樣的話，我們到可以談有趣的事，但與貴國的利益，毫無關連，現在我的故事就要開始了，」老虎從椅子上站起，走到榻榻米上又坐了下來，雙腿一盤，典型的日本人坐法，清一清咽喉，開始他的叙述：

「在一百年前，改造日本成功，歷史上所謂『明治維新』那位天皇，一直有外國人到日本來，而決定在日本定居下來，這些人，大半是些狂人，教士，和學者。有一位生於歐洲的美國人叫霍痕，(作家，記者，以後入日本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裏的人除了有點可原諒的好奇心而外，都能容忍他們定居下來，這好比一個日本人，到了英國去定居，跟你講蘇格蘭土話，對你們的風俗、習慣、禮儀等不免問長問短，你們也會想到這個日本人，非狂卽癡，是同樣的道理。

「日本自第二次大戰失敗後，被佔領以來，大多數是外來的人仕，大多數的是來自美國，美國人好像對東方式的生活，特別感到興趣。原因是：他們已經厭倦他們自己的淺薄文化，在這種文化的薰陶中，祇知道多吃些烹調粗劣的食物，一個一個的餵得像隻肥猪，然後身體增加而感到行動不便，出門要坐汽車了，或者，乾脆坐在家裏坐着不動，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日漸退步，因此，由於人們相信金錢萬能，崇拜它的魔力，以它的多寡而評定人的準繩，從而誘使人家不擇手段去追求金錢，即是犯法，或不勞而獲，眞是令人可嘆。」

「你說的確是很有道理」龐德岔嘴說。「可是貴國政府也正在鼓勵人民去走這條路子嗎？」

老虎咬牙切齒不屑的說：「爲了戰敗，我們必須忍受着口香糖，可口可樂，熱狗，遊樂場，

大得不像話的乳房，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牛鳴馬叫的熱門音樂，脫得一絲不掛肚皮舞，我希望這是一時的現象，這一個時期我們叫他「可口可樂潮，」人們無法鞭打失敗的政府而洩憤，祇好藉民主爲名，對政府以爲崇高的東西如武士道精神的神風攻擊隊，神道的崇拜，祖先的祭祀，通過各式的方式，加以攻擊，反對！這些人懵懵無知，實在可悲可嘆！」

老虎心裏感慨萬千的又說：

「在日本整個歷史來看，這些人祇能算是一羣朝生夕死的蚊子和蒼蠅罷了。」老虎又停頓一下，「現在我們說正經話，美國人大部份都富有同情心，但祇限於對日本低層人而言，他們欣賞日本女人的溫柔順從，即是虛情假意也好，他們也欣賞日本舊社會殘存的簡樸，也醉心日本的花道，茶道，對祖先的崇敬，對歷史的禮拜，他們對這些事物的意義，也許是一無所知。」

「老虎，我感到有言之過甚之處！我個人就有許多朋友，還沒有你所說的那樣浮淺，你所說的可能都是些美國大兵，他們的祖宗，也許是德國人，愛爾蘭人，捷克和波蘭人，他們本應該在自己的國家裏耕田、打鐵、開礦或打漁，祇是現在他們多了幾文錢，就六親不認，跑到美國，把星條旗作爲共同的祖國旗了。這些人到了日本，娶妻生子，定居下來，一旦發生了什麼情況，還不是拔脚就跑？好多的德國人定居在英國很久，這次大戰爆發，表現的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當然這和你剛才所談的霍痕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了。」

田中老虎聽完龐德這番話，深深的一鞠躬！

「龐德兄，請原諒我的放肆，你說的很對，我不是向你傾吐被人家佔領而發牢騷，或是我發洩我對戰敗的積恨，你說的對，我也有許多朋友有教養，有成就，也在日本定居下來，他們在科學，藝術，和文學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詣，被日本社會引以爲榮。」

「因爲敝國從來沒有被人家佔領過，若將一種文化强加於另一種文化上，在我們還有這種經驗，因此，處於同樣的情況中，將產生何種反應，這是難以想像的。好，還是請你言歸正傳的。」

龐德從壺中倒了一杯清酒，一飲而盡，田中活動了一下筋骨，又打開他的話箱：

「如我剛才所說，大部都是些與世無爭的人，但是有一個怪人，今年春天來到了日本，但他却與衆不同，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混世魔王，妖鬼的化身，十惡不赦的惡徒。」

「老虎，我碰到的壞人，也確實不少，大致的講來，多半有此瘋狂，你所說的是否也是這一類的？」

「恰是相反，此人對日本人民心理的熟諳，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才，工於心計的人物，日本的科學家，學者一致認爲他是一位科學的研究者，又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收藏家。」老虎搖頭說。

六　死亡的樂園

「他收藏些什麼東西？」龐德好奇的問。

「他收藏的是些死亡」。

龐德聽完田中的一番話，不由的要笑了出來！「收藏死亡，難道他是一個以殺人爲樂的兇手？」

「龐德兄，倒不是這麼簡單，他是用盡各種方法教唆和誘惑人們自殺。」老虎縐了縐眉頭，又接着說：「他築造一處「死亡的樂園」勝地，免費供人充分利用，從開闢這個勝地到現在，僅有半年時間，已有六個人在那裏走到生命的終點。」

「那你爲什麼不將他逮捕？鎗斃了，不就除去了這個禍害了嗎？」龐德輕鬆的說。

「龐德兄，若能够這樣做，不就很簡單了嗎？」田中好像有千言萬語，難言之痛的樣子。

「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吧」，田中老虎好像在心中整理了一番故事的輕重，接着說：「今年正月，有一對合法入境的老夫婦，男的叫夏維寒博士，他的太太芳名叫艾斯密，兩個人都持有瑞士護照，那個男的自稱是植物博士兼園藝家，自稱對亞熱帶的植物，有獨特研究，他持國際園藝學會的推薦書巴黎園藝及荷家花園的證書，以及其類似的推薦書。他到了日本與同類的組織及農業部接觸，並招待新聞界宣佈他以一百萬英磅的基金，籌建在日本一所最完善的植物園，但此所植

物園是供給日本有地位的，專門研究植物的學者和專家們利用，園子不對一般人民開放，因爲都是搜購世界上最名貴的奇花異卉，稀有的植物，運到這個園裏來培植，專供專家們研究而設的。如果對園藝略有所知的話，該化費多少金錢和人工才能辦得到？」

「抱歉得很，我對藝園完全外行，以後怎麼樣了？」龐德到是希望聽聽以後的故事發展。

「日本政府爲了道謝他的美意，批准他可以在日本居留十年。像這樣情形是無前例的，爲了手續的關係，移民局請我們調查了，這位博士的背景，我在瑞士沒有人，祇好請美國中央情報局調查一下，我們所得到的答覆是：他出生在瑞典，在瑞士知道的人不多，但沒有什麼問題，雖然在瑞士祇有一幢公寓洋房，但在瑞士聯合銀行存款到是一等的。據我所知：所謂一等的，最低限度也得上千萬，才够資格稱爲一等的，因爲瑞士是以金錢多寡，而決這個人好壞。因此瑞士人說沒有問題，別人也無從提出異議。但是，他自稱爲植物學家，和博士這一點，是無法加以證實。所以將各地採集的植物、樹木、花草、都種植在他的園子裏。照此種說明，他是一個有趣而對日本無害的人，站在植物學家立場而言，多少對日本都有點利益，你說是不是？」

「根據你說的這件事，聽起來的確是如此」。

「這位植物學博士，在日本環遊一週，看中了我們九州地方一座古老的宅第，距福岡不遠的一處偏僻的海岸邊，這一地帶，有不少的王府巨宅，俯視着竹島海峽，這些府第，多以敗壞不堪，我現在說的這座宅第，比較好些，從前這裏邊住着一個古怪的家庭，是日本紡織界的巨子。巨

宅花園外邊，有一道相當高的圍墻，而這道高墻正中這位博士的下懷，他雇了許多工人和裝璜設計人員，短短的期間，煥然一新，將各地搜購花木，陸續運到園內，這位博士和他那位奇醜無比的太太，活像一個母夜叉，很快的就搬進園內的宅子裏。開始招募願爲他工作的人。」說到這裏，田中臉色現出不愉快之色，「福岡的警察局長，就有報告來，認爲此對夫婦行跡可疑，恐非善類，擬加以密切注意，我起先還以爲他神經過敏，並未加以注意，警察局長根據他雇用的人員，加以調查，結果是淸一色的前黑龍會的人馬。」

「黑龍會是什麽組織？我到希望知道了。」

田中老虎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接着說：

「這個組織在戰前就正式被解散了，它是日本一個最强大的幫會秘秘組織，日本老百姓當時提起黑龍會莫不談虎色變，裏邊什麽不良份子都有，匪徒、恐怖份子、法西斯黨徒、貪污的官員，革職文武官史，走私犯法的逃犯，以及明治維新後無以爲生的那批殘餘的政治垃圾，無惡不作，此黑勢力非常龐大，最怪的是，以後政府官員內閣中的部長等都有暗中入了幫。狼狽爲奸，興風作浪，鬧的日本社會，烏煙障氣。

「這位夏博士和他的母夜叉放棄文明物質生活不過，而搬到這偏僻的海邊來住，也就够怪的了。經我們的調查，這個地方不但是黑龍會的發源地，也是極端份子的搖籃，一直是黑社會人物的大本營。夏博士很快的就招募了廿多個孔武有力的危險份子，穿上他們設計的服裝，分別做他

的園丁僕人和守衛。

「有一次警察局長登門拜訪，並很客氣的提醒夏博士注意，指出他雇用的這般人都是危險份子，過去都有此不光榮的歷史，爲自身安全計，請他多加考慮。這位夏博士不但不接受忠告，他認爲這般人雖然過去有此不光榮的歷史，但現在都能改過自新，勤奮有加的爲他工作，只要能够安份守己，保護他那得來非易的植物，不使它們被折攀損壞，就是一個良好的工作人員了。這種說法，是冠冕堂皇，而在表面上財勢壓人，也更能令人信服。警察局長向他鞠躬辭退，順便參觀一下宅內的情況，陳飾華貴，氣派萬千。亭枱樓閣，奇花異卉，滿宅淸香柔風，留下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

「那麽夏博士那班危險份子，有沒有發現他們做過壞事？」龐德深入的追問了這句。

「沒有，他們都眞的在庭園裏，問題不是在這裏，問題是夏博士開闢的這一處「死亡的樂園」。龐德兄，從這些話的表面聽來，實在是沒有什麽大驚小怪之處，但複雜的問題，在裏邊呢！請你繼續的聽下去！你知道這個園子裏都是種些什麽花木？全部是有毒的植物，園內的溪沼和小河，也全部養的是有毒的魚類。院內搞來許多有毒的動物如：毒蛇、蠍子、和毒蜘蛛等，讓它們在園裏自由活動和覓找食物，那個博士和母夜叉都不怕這些毒物，但他們走出來，都是穿着長靴膠鞋，和保護衣，如十七世紀武士穿的盔甲一般，還帶着消毒口罩，以防傳染。

「這位博士，眞是精心設計的遊樂聖手？」

「你聽說過南美洲出產一種叫河馬魚？他們在一小時就可以把一條馬吃光，祇剩下骨頭為止，這種魚也最喜歡吃人肉，在南美洲游泳都咬掉大腿，就是這種魚，這個博士的池沼裏，就是養的這種魚。你說，他居心何在？」

「老虎！我眞是拙笨，我眞是想不出他爲什麽養許多毒蛇怪魚幹什麽？」

× ×

時光在兩人談話中悄悄的度着，現在的時間是淩晨三時正。公路上已經是一片寂靜，龐德毫無倦意，傾聽着老虎在講神話般的搜集死亡專家藝園裏的花樣，老虎確列爲不能向外洩漏的秘密，他今晚講給龐德聽，絕非是茶餘酒後的閒談。

× ×

老虎用手心擦了一下臉！「今日朝日新聞晚報，你看過了嗎？有一件自殺案件。」

「沒有。」

「慘極了，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兩次參加大學考試，均告失敗，當今天放榜，看到榜上無名，他走到正在擴建工程打樁機，在不停的打樁，他走到工作地，當工作人員冷不防的，他跳下基地，把自己的頭顱，迅速的地放在打樁機下，雷霆萬鈞之勢的打樁機，砸在頭顱上，血花四濺，立刻頭顱變成肉醬，任何鐵石心腸的人，也會黯然淚下，淒慘之狀，慘不忍睹。」

「這個青年爲什麽要這樣呢？」龐德很不忍的追問了這一句。

「因爲他給父母和祖宗丟了臉，失去了面子，在親戚朋友前，坍了台，爲了贖罪，他就踏上

了自殺之途。自殺，是日本多年留下的傳統，也是日本人最不幸的一面。」老虎嘆了一口氣又說：「他這樣一來，這個孩子和他的父母，在親戚朋友鄰里鄉黨的面前，又受到贊美，因爲他做了一件非常勇敢而有面子的事。」

「把自己的頭，砸成果子醬，這算什麽體統而有面子可言？」龐德謎惑的說。

「這好比你死後，你的女皇追頒一隻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一樣的光榮。」

「那是因爲我生前的汗馬功勞呀！而不是因爲死亡而領贈勳章。」

「我們日本人的想法。就不同了。任何恥辱，必需雪除，而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是表示自己有雪恥的誠意，也是雪恥最佳的方法。」田中尖刻的說。

「這和我們英國人的想法，就大異其趣了，認爲自殺是一種懦夫的行爲，也是一種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更不接受人生的挑戰的表示，誰要這樣做，誰就給自己帶來了恥辱，並喪盡了祖先和父母的面子和榮譽。若在我們英國，考不取大學，他自己去試試比較容易考的學校，專科和職校，自己不會找，父母也會幫忙他找，當名落孫山時，最多不過罵一句『去它的！』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總有一天，我會成功的。」

「這種觀念與我們日本洽是相反，今天晚上，那個孩子的父母，一定在大事慶祝一番，他們會使親友鄰里羡慕，『名譽重於生命』這是一件如何理解的事呀？」

龐德聳聳肩，「這個死亡，無異的是國家的損失，這個孩子有這樣大自殺的勇氣，若轉移到

努力上進，也一定會成功的。大概日本的歷史整個都在瀰漫着自盡的病態，自殺是一種興奮的誘惑。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如此的輕視，對別人的生命，還會珍視嗎？前幾天我在東京的鬧區看到一件連環車禍，整個的現場，躺滿了人，有的死亡，有的重傷，血肉狼藉，慘不忍睹，警察到了，不先搶救受傷的，却忙着量地皮，畫粉筆線，照照相，檢查傷車，大概是準備送到交通法庭，作爲現場的依據，一切事情檢查妥善，再去看看受傷和死亡的人，重傷的人，也就到了鬼門關了。這點也是我們英國人不能瞭解的一件事。」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老虎很冷靜的：「日本人口過剩，這種車禍不是一種很好的減少人口的方法之一嗎？政府可以認可合法墮胎，太太們、小姐們，擠滿了婦產科醫院，看看他們的病歷表，十張表就有九張上註明：墮胎，每天醫生殺死的胎兒，大概要用天文數字來計算了，這也是一種減少人口的方法之一呀！

「可是我有一種說明，自殺是日本人來解決個人的問題方法，但並不是一種病態與奮心理，自殺人都很冷靜的行爲。有一個例子我講給你聽！主君淺野遭人暗算，他的四十七個衛士，立誓復仇，在他人預約的日期也找到仇人復了仇，然後他們集合在赤穗的地方，集體切腹罪謝，他們表示，未能盡忠職守，四十七個人，一個也不少。每年那一天，火車勢必加班，運送向他們頂禮致敬的香客，你說這算是一種病態與奮麼？」

「假如你們的教育是以此爲鼓勵兒童，那也就無法制止自殺的景慕了。」

「正是，每年都有二萬五千至三萬人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且人們還以自殺的地點，爭奇鬥勝，如果不壓倒別人風頭，那就趕不上時代潮流了。」

「以自殺來爭上風，死出風頭，取得人們的贊賞，眞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龐德感嘆的說。

「不久以前，有一個學生失戀，竟在林場上嚐試把自己的頭鋸掉，結果是讓他獲得成功了，因此而贏得全國人的喝釆。又有一對情侶，恐懼愛情不能持久，竟牽手到日本第一名勝『華嚴瀑布』跳了下去。前幾天又有人跳進火山口裏去。死的花樣無奇不有，我們政府成立了防止自殺中心，但收效至微，日本的鐵道如蜘蛛網般，每夜臥軌自殺的人不知有多少？實在是防不勝防！」

「聽你講了個通宵達旦，這到底與夏家花園又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太大了，夏博士雖然對民衆不開放展覽庭園，但希望自殺的人們，對他那「死亡的樂園」誘惑性太大了，不知道他通過什麼法術和秘密宣傳，只要有自殺的念頭，就想到「死亡的樂園」，感到去死亡的樂園，不但在死之前，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死後一定可以去到天堂，只有到那裏去結束生命，才是在人世間，沒有白活。

「他們到那裏自殺，可以有全套的享受，渡過勝地的琵琶湖再坐我們飛快的火車到福岡，然後沿着風景優美的海岸，便到了死亡的樂園的高墻上，賄賂送食物的人，走私進去，然後走上他畔生的最後一段路，在最後的一段黃泉路上回憶一下已經的歡樂和辛酸，瞻望一下極樂世界的快

樂美景，然後迎接死神的光臨，死亡是很肯定的，死亡的路子也是不可測定的，當你在花園裏走動時，也許被毒蛇咬了一口，也許你看到那美味的果食咬上一口，也許樹葉上的毒汁流出來，落在你的皮膚上，中毒而死，也可以選擇一個火山噴煙的孔跳下去，這裏的溫度在攝氏一千度左右，樂水的智者可以縱身入溪，就可以很快的餵了魚。

「眞正參觀的和植物學家固然可以將身份證出示給擋大門看後而獲准入內，但那些有志自盡的人，運用人類最高的智慧克服一切困難，還是可以入內，完成心願，如東柏林的德國人，想盡方法，投奔自由。

「夏博士立了許多骷髏頭的木牌，和交叉死人骨頭的牌子，警告人不得前進，這許多招牌無異的是人類召喚，指點行人的迷津，來吧！死亡的樂園在此，要自殺的人，請裏邊進。

「老虎，既然日本人對死，是一種自豪的優越感，豈不是得其所哉，就聽其自然好了？」

「外國人設了圈套，讓日本走向滅亡的途徑，這是有損我們日本人的面子問題。不能讓它存在，並且我是奉首相的秘諭，叫我設法阻止。」

「那你就放一把火，把它燒掉了就算了，否則，你就大刀濶斧的抓起他來，加一罪名，拉出去鎗斃了，不就結啦?!」

「沒有理由拘捕他。他沒有確鑿犯法的事，而且在表面上看，他是一個科學家，對植物學有研究，日本人到他的園子裏去自殺，怎好怪他呢？並且以他立場而言，還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你

們這些日本人來打擾我的研究工作呢！並且拘捕一個有地位的有金錢的外國人，提不出有力的犯罪證據，在國際上會發生不良的後果，何況瑞士政府一定提出抗議，他有的是錢，還怕找不到國際間最著名的律師爲他辯護嗎？」

「你現在開始有所行動嗎？」龐德追問一句。

「我已經請不同的調查團體去訪問，他們都受到禮遇的招待，並恭而敬聽他的牢騷，因爲許多自殺者，將他研究的心血和奇花異卉而遭攀折，使他痛心疾首，他願意全力阻止遊人的入內，以防止這許多不愉快和使他苦痛的事情再發生，他現在正設立一個研究室，將植物體內的毒素提出來，無條件供應給日本的醫學界和科學界，這些毒汁在醫藥單位，是非常需要的，他這樣做，無形中便成一種賄賂，許多調查團反而站在他的立場而說話了。」

七　談判條件

龐德忽然感到睡意甚濃，看看時鐘，已經是晨四時了，東方已現魚白色，他把最後的半杯淸酒倒入口裏，感到舌上長了一層厚厚的舌苔，已經分辨不出酒的味道了，他不想再聽這些無聊的故事，床和枕頭才是目前最渴望的東西。

可是老虎確沒有分毫的睡意，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仍在明亮的閃爍着，臉上的縐紋仍然透其

無限的精力和鬪志，好像一隻跳出籠子的猛虎，正準備作噬人的姿勢，作生死的搏鬪，他又伸了伸腿，接着說：

「在一個月之前，首相對這個園子是否值得保留的問題，現在已經演變成公開的在報上爭論的階段了，首相手令給我，叫我查明眞像呈報，我派了一名得力的人員去調查，在一星期之後，在死亡的花園附近的海灘上發現了他，兩眼已瞎，人事不醒，下半身被火燒的皮裂肉焦，經過急救後，他口中道念着：「悲慘極了，紅蜻蜓在那墳墓上飛舞……」「直到死亡。」

龐德似在朦朧中，天色已曉，小院中的流水，淙淙如鈸，他這個英國人置身於日本大亭的寓所裏，四週是紙門和塌塌米，感到處處陌生，兩隻如負擔千斤的擔子般的沉重，肚子裏裝滿了清酒，却在聆聽着一個可信的人，講着使人不敢不相信的故事。

「後來怎麼樣了？」龐德在迷濛中，又問了一句。

「後來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只有向我的長官請罪，等待着一個圓滿解決的辦法，一直等到你來，才算等待着有了結果。」田中老虎一本正經的說。

「等待着我?!」龐德的睡神嚇跑了，眼睛清亮了，頭腦清醒了。

「不錯，請你爲我跑一趟！」老虎好似讓鬼迷了頭。

「老虎，時間不早了，大家睡覺吧！等到明天我們再談，那時我也許供獻給你一點意見。」

龐德伸了一下懶腰，想站了起來。

「坐下，」老虎的口氣，十分堅定的，幾乎是命令，「如果能還有點愛國心，就請你明天即刻動身，」他看了一下手錶，「從東京搭十二時廿分的飛快車南下，即去九州的福岡，你不要再回旅館，也不必去見老黃，從現在起，你就直接聽我的命令好啦！明白不明白？」

龐德如位被蜜蜂叮了一口，倏地坐直，「老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田中老虎神色嚴肅的說：「你上次在我的辦公室內說過，爲了交換『魔鬼四四號』你可以替我辦到我個人對你所要求的任何事情。」

「我沒有說替你一定辦到，我祇是說：我個人力所及的地方，願意爲你個人效勞。」

「這就够了，君子一言，言必有信，我聽到你這樣講，我就去見首相，他囑我即刻進行，但此事需列入國家機密，祇有首相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不能够再讓第四個人知道。」

「好了！好了！老虎，」龐德不耐煩的說：「請你說個明白，你到底叫我替你做什麼？」

「龐德兄，從現在開始，我們是一家人了，我說話不客氣的地方，請你多多原諒，我們執政的官員們，連我也包括在內，對戰後的貴國人民，都似乎缺少好評，你們大英帝國，日趨衰落，並非無動於衷，而且你們自己還自動在砸這塊一度曾經光彩奪目的金字招牌，例如：你們有許多莫名其妙的表現，像在蘇彝士運河上表演的那一幕，使你看着眞是洩氣，若這齣劇不能算歷史上最惡劣的一幕，也可以說是一齣最可憐的一幕，你們的政府已經三番四次表現的沒有統制的能力了，而把統制權過戶給工會，工會的政策是：工作越少越好，工資越高越好，英國人過去一向標

榜：「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難道這樣做，是誠實的表現嗎？少做事，多拿錢，這有助於國家的富强麼？一向被世人讚美的英國民族，好似一頭頑强健壯的公牛，一向被困在工會的病菌中，供它變成一頭既病又瘦的老牛，奄奄一息，只好躺在牛棚裏等死，同樣的病菌又侵害了你們的國家，你們的官員們，醉心吃喝嫖賭，尋求快樂，官幃秘聞，貴族與大臣的風流艷事，到處飛揚，大英帝國要在艷事滿天飛中去强大你們的厄運麼？」

龐德放聲大笑，「老虎，眞叫你形容的淋漓盡致，你應該寫一篇送到泰晤士報讀者投書欄內，署名：八十歲的老牛郎，好了，說實在的，你離開英國太久了，你對英國太隔閡了，你應該抽空去一趟，到各處去看一看，你就會慚愧這許多的評語，是多麼不洽當，我們現在搞的很不錯呀！」

「龐德兄，還不錯呀！這就等於一個成績很差的學生，將成績單揉成一團，塞在他父親的手裏，自言自語的說「還不錯麼！還有不如我的同學呢！」如果你們不想諱疾忌醫，就應該接受逆耳忠言，凡是他們眞正的朋友，都會批評你們搞的實在太壞，現在你不遠千里而來，向我要求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報資料，像靈芝草一樣的靈驗，來治你們這個垂危的病人，從前你們需要這樣做，但是你們肯不顧面子，乞求人家的施捨？，我們又為什麼要給你們？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對你們能有多少好處？這好像是一包嗅鹽，給一個過去輝煌而神氣十足拳手，現在酗酒潦倒，讓他在比賽中嗅一下，聊盡人事而已。」

「老虎，口上積點德，不要光批評別人，忘記了自己，」龐德雖然非常有教養，但實在是聽不下去，「怎麼可以依你躲在老鼠被裡定出來的標準來衡量別人，你們也不過是被人家打癟了的軍閥，現在剛剛養胖了一點，就想一脚踢開你們的美國主人，蠢蠢欲動，想重新建立一個武士道的共榮圈，你們這種人前九十度的大鞠躬，人後一肚子笑裏藏刀，口蜜腹劍的作風，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告訴你，老虎，我們英國經過二次大戰後，國力確不如以前，但我們的社會福利辦的非常成功，我們讓殖民地獨立的太快，然後爬上阿非爾士高峯，在各種運動上獲得光榮的紀錄，迭次獲得諾貝爾獎金的還是我們英國人，我們的政治家也許有使人失望的地方，但你們的政治家又何嘗是使人百分之百的滿意？政治家們的理想，都是非常遠大而高超的，難道未達到這些理想而能歸罪於政治家嗎？總之：英國的老百姓至少是不錯的。」

田中老虎挨了一頓臭罵，反而笑容可掬！

「龐德兄，說得好，確不出我所料，有名的英國人堅忍主義終於招架不住我淩厲無比的舌鎗唇劍而光火了。龐德兄，我沒有分毫的惡意，我祇是做一個有趣的測驗。我和我的首相也說過類似的話，你猜他怎麼說？他說：好，你去考驗考驗那位中校，他成功的話，表示英國人還有能幹的人才，到那時候我們叫他拿走那件寶貝，也是心安理得的，如果他失敗了，祇是婉言拒絕好了。」

「老虎，你說出來我聽聽，又是什麼武士道的戲法，怎麼的考驗？」

「請你到死亡的樂園裡，將那條毒龍，斬草出根。」

× × ×

田中老虎陰險和詭譎的算盤打的非常精明，他考慮和考驗龐德是一個最理想的人手，龐德是個外國人，又對這種秘密任務，有豐富的經驗，技術超羣，是一個高手，一旦事情出了皮漏，劊子手和受刑者都是外國人，日本政府可以編出一套外國間諜在日本大鬪其法的故事，然後將這些外國人統統逐出，讓他們滾蛋，如若龐德自己露出馬脚來，可以將他逮捕，加以審訊、判刑將後偷偷的把他送回英國去。

若不幸龐德被夏博士或他的手下弄死了，他可以藉口龐德是英國政府的情報員，要求夏博士自動離開日本，以緩和英國人民的憤怒。田中老虎的老謀深算，借刀殺人這盤棋，絕對不會輸的。但他說服龐德接受這件工作，卻費了九牛二虎的唇舌。

在龐德認爲這種工作雖然他幹之有素，但，這位夏博士與他素昧生平，無仇，無恨，和他的祖國更無任何牽連，何忍將他處死？雖然老虎叙說他已引誘五百人走向死亡之路，任何有良心有血性的人，都不能任其胡作妄爲下去，何況龐德是一位俠道熱腸之士，路見不平，就該拔刀相助的，至於爲國家，那就更應該了，他這次東來，目的是不惜用任何方法和代價，取到「魔鬼四四號」，因爲這對我們國家安全，太重要了，日本人願意將夏博士這件事爲他們解決了，他們拱

手將「魔鬼四四號」送給英國人使用，我龐德這不等於間接的拯救了英國。那不是一件偉大的供獻嗎？

但龐德又想技術上的問題：

「老虎，我這副長相，在五里以外，人家就可以認出我是個外國人來，這件工作，在事實上，恐怕會有困難！」

「龐德兄，請你放心，一切都爲你安排就緒，首先，我們先去澡堂好好洗個澡，小睡一下，然後再去吃早點，我敢保證，你一定馬到成功。」田中老虎臉上又浮起詭譎的笑容。

澡堂的外貌，好似一家日本客棧，進門後，有一條彎曲的小徑，上面舖着鵝蛋石，兩旁有矮松，倒也很清雅。雖然才清晨五時，可是在矮門廊下，有三個艷麗和服的女人，春風滿面，精神抖鑠，躬身迎接他們，大家一再鞠躬爲禮，雖然燈光黃淡，和一塵一染的地板，看起來不但不單調，但增添不少生趣。

龐德跟着老虎脫下了鞋子，龐德的大脚，無法穿下他們的小拖鞋，他只好穿着襪子走進去，老虎把這個小小的失禮解釋給三個女人聽，引起他們一陣輕笑，再三道歉，「失禮！失禮！」。

龐德跟着其中一個女人，穿過走廊，進入一間紙門爲限的房間，裏邊有一間臥室和一間土爾其浴室，有一個年青貌美的小姐，皮膚白淨，全身僅有一副很小的乳罩掛在兩個大奶上，和一條白色的小帶，遮住她那下體，走到龐德的面前，深深的一鞠躬，說了一聲，對不起，就動手去解龐德

的褲上的鈕子，龐德趕忙把她那雙手握住，用半懇求半命令的口吻，向送他來正站在門口的那個女人說：

「請田中先生來一趟。」

救星來了，田中身上祇穿着一條短褲，問道：

「幹什麼？」

「這位小姐這麼漂亮，我和他一定合的來！但是，入鄉問俗，你可以給我說明一下，今天她都是派些什麼用場？還是我吃他呢？還是她吃我呢？」

老虎笑了。

「龐德兄，我看你還是要學習一種「服從命令，不問問題。」的必要。在以後的日子裏，你我之間的關係，就是基於這一個原則。你還有看到那裏有一個木桶，下面在燒炭火，這位小姐，把衣服替他脫光，請君入甕，把你漫漫的煮，大概到十多分鐘，你就會大汗淋漓，那時她就會請你出來，從頭給你洗到脚，還會用一隻小匙，替你挖耳朶。這之後，她會把一種深色的顏料，倒在熱水瓷缸裏，你到浴缸裏靜躺，儘量的放鬆你自己、自己把臉洗一下，她會把你擦乾，以後把你的頭髮剪短，使你換骨，變成一個日本人，然後，你躺在小床上，她替你按摩，隨你的高興，而儘量延長這項令人連骨頭髓裏都感舒服的手術，你會怡然入夢。等你醒來，她會將咖啡、煎蛋、鹹肉你來請你吃，至於你要同她親嘴再刮鬍子？還是刮完鬍子再親嘴，那就悉聽尊便了。」

老虎笑的那樣和善轉過臉向着那個少女問：

「妳叫什麼名字？」

「眞子一番。」少女風騷地掠了一下頭髮，笑答着。

田中又向着龐德說：

「他叫眞子一番，就是眞理一號的意思。這裏的服務生爲了方便，都編了號碼，好了，請你不要再打擾我了，我也要舒服舒服了，我除了不必染色以外，所經過的過程，和你一樣，不過，洗日本澡我是識途老馬，在你，是第一次而新奇的，但因此你會從中獲得與奮刺激和樂趣將勝我百倍，你和我在一起，絕對不會吃虧上當，所以我請你在這裏得到新奇而有益處的經驗中，儘量體會和拿嚐試其中的甜蜜和快樂。龐德兄，春宵苦短，你要把握着每一分珍惜每一秒，你就是個及時行樂的人了，我等着你從快樂中醒來時，搖身一變成爲一個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人了。再見，哈哈。」

龐德聽完田中這番話之後，茅塞頓開，因此，當眞子爲他解衣寬帶的時候，他就大膽的而是輕輕的捧起她的俏臉，俯身吻她那似鮮花初放的香軟櫻唇。

然後，他餘興猶在，倦怠地，很舒服的躺在木桶裏流着汗，心神有似飄飄然的。

回憶在倫敦時，局長召見他說：這是一次外交任務，用不着動硬傢伙，心想，我龐德好似命裏註定，縱然是純外交任務，也會最終演變成「鐵公鷄」，眞是天數。

眞子站在一面大鏡子前，撥弄着自己的秀髮，和修飾着睫毛，聽到龐德叫道：

「眞子，我要出來了，」

她嫣然一笑，鞠了一個躬，將她的奶罩解下了，向着木桶走去。

龐德目不轉睛的看着她那挺秀的乳房，如踏蓮花步的走過來，胸前如同兩個尖頭的饅頭，裏邊按裝着彈簧一般的顫動着，他握着眞子來攙扶的纖手，從桶中跨出身來，使他情不自禁的抱起她來。

八　踏上征途

龐德跟着田中老虎，在東京車站的人羣裏，擠進擠出，一身的裝束和打拌，是一個十足的日本人，皮膚也變成淺褐色，頭髮也已經剪短，擦了許多油，分的整整齊齊。眉毛也經加工修剪，行頭和服裝和日本旅客一樣，上身穿着一件長袖白襯衣，打着一條廉價的黑領帶，領帶上夾着隻金色的別針，下身是一條黑西褲，用一條便宜的塑膠皮帶，鬆鬆的把褲子吊在肚子上面，脚上穿着藏青色尼龍襪子，和一雙塑膠鞋，他肩上掛着一個舊的旅行包，裏邊放着日常應用品都是些蹩脚貨，兩套內衣褲，新生牌香煙、火柴等，他褲子口袋裡，有一把梳子一個塑膠皮夾，裏邊有小額日幣五千元，一把短柄小刀，衛生紙等。

龐德回憶剛才離開澡堂前的一幕，眞子一面幫着他穿衣服，一面三番四次的評論道：

「現在你可眞像一位日本先生了，看起來又年青又漂亮，眞是帥極了，」眞子百般柔情蜜意，風騷的使人喘不過氣起。有人在急急的敲門，眞子依戀不捨地抱着龐德作了最後的一吻，然後才走過去開門，後來還是老虎進來拿龐德來時穿的衣服。

「我把你的東西和旅館衣物，統統交給老黃保管，等我們離開東京時，老黃會通知你的老板，我倆是操作魔鬼四四號單位去了，距東京有一天多的里程，要幾天後才能夠完成返回，老黃也會相信的，現在他暫時還不知道眞相才好，我局裏的人祇知道我到福岡出差，但不知和你在一起，我們先搭快車到愛知縣，再轉赴飛機越伊勢海到鳥羽，我們在那裏渡過一夜，從這路上走，要多費點時間，目的是我藉此結伴的機會，可以指導你一切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日本人一般的習俗。以免你犯不必要的錯誤。」

快車進站了，老虎立刻擠上去，龐德在車門旁讓了三個女人後才上車，他坐下來，老虎就開始教訓他：

「這是第一課，龐德兄，不要把女人放在眼裏，這裏不是英國，女人沒地位的，你可推開她們，把她們踩在脚下，但是，你要記着，絕對不能讓她們的，你祇要向一種有禮貌就够了，那就是很老的老頭子，你知道了嗎？」

「是！老爺。」龐德表示很恭順的樣子，挖苦地。

「不要開這種西式的玩笑！現在你我是師徒關係，此行任務萬分艱鉅，一點都不能馬虎。」

「老虎，你的教學法，太嚴了吧？」

「嚴的還在後頭呢？」老虎自傲自滿的笑笑，我們到餐車上去吃點東西去，昨天酒喝的太多了，今天非喝點還魂酒不行。」

在餐車裏，龐德專心一意的練習使用尖頭筷子，吃着不知滋味的章魚片，和一大碗白米飯，老虎說：

「在日本就得學吃日本飯，章魚片是此地的名菜，怎麼還嫌它不合口胃?!」他一面吃，一面望着窗外的海岸線。

龐德看到車窗外，青葱的田野，曲折的海岸線，海中的浪花，魚鱗般閃着，正當他望着出神的時候，忽然背後被人猛力一撞，日本人在推碰工夫上，眞可以列爲世界第一，因爲他正坐在通道的拐角上，給人家碰了，自然不能怨別人，雖然是如此，但這一撞確實很重，他不免憤恨的囘頭看去，到底怎樣一種强壯的人，走起路來，似如無人之境。

他看到一個結實的背影，消失在下一節裏，他耳朶後有口罩帶子，頭上戴着一頂皮帽子，龐德發現他那一個塑膠的皮夾不見了，老虎一臉驚異，自衛的說：

「這是在日本極少的現象，算了，到了鳥羽我再給你弄一個，我們不要打草驚蛇去報告列車長，這樣做，除非引起大家注意我們而外，沒有任何結果，列車長告訴鐵路警察，叫我們塡失單

，會暴露我們的身份，那個扒手，將口罩和帽子一藏，他們到那裏去找？這件不愉快的事發生，我感到很遺憾，希望你不要介意。」

「當然，我一點都不在乎。」龐德表示無所謂的表情。他們在蒲羣下車，蒲羣是海邊的一個小村莊，在海中還有一個小島，老虎說，上邊有一座著名的神社，從蒲羣到鳥羽是坐的水上飛機，龐德凌空俯覽一下伊勢海中的宜人風景。

下機後，龐德在人羣中，發現一個結實的體型側影，好似在車中撞他那個賊？可是現在這個人戴着一副眼鏡，而且人羣中，還有許多相差不多的體型，龐德想了想，難以認定，也就不去想他了。

鳥羽和其他的小地方一樣，街道狹窄，門口掛着布幔和紙燈籠，兩邊植着矮松。

迎接他們的人，似乎來之前已經知道他們的到來，對待他們都很恭敬，龐德感到一天的忙碌，身體很疲倦，再要勉强自己含笑鞠躬，好似力不從心。他被引導到一間精緻的小臥室裡去休息，看到精緻的茶具和一包甜的點心，意會到今天不會再有那一套繁文縟節來煩擾他，不禁吐出一口愜意的長氣。

他站在窗口，面向窗外望去，看到站在水中一巨人像，老虎已經告訴過他，那是三木本先生，出生鳥羽，是一名貧窮的漁夫，他發明了人工養珠的方法，而變成了富翁。

他又想到自己，怎樣跑到這個鬼地方來，老虎這個計劃，眞是荒唐，他很後悔，居然答應他

來執行這件荒乎其唐的工作，祇有一步一步的走着瞧吧！忽然老虎推門而進，告訴他壁櫥裏的浴衣是爲他而準備的。

「龐德兄，你必需專心卽將去執行你的任務。」老虎語意甚堅，但語氣甚爲溫和，我已經準備大量的清酒來犒賞你，下酒的菜，是本地的名產龍蝦。」

龐德的興緻略爲提高一點，把衣服脫掉，換上深棕色的浴衣，用標準日本式姿勢和老虎隔桌坐好，深深的一鞠躬，「你發的獎品，我極樂意接受。」

清酒來了，美女跪在一邊爲他們斟酒，龐德拿起他自己的一杯，一飲而盡，老虎笑着說：「你這樣喝酒的氣派，倒很配合你的現在的身份。」

「什麼身份？」龐德不解的問。

「福岡的煤礦工，都和一樣高，雖然你的手不够粗糙，但你可以解釋，不會用鏟，只能推車，你要混充聾又啞的傢伙，到時候你的手指甲縫裏，該塡些煤粉進去。」老虎從袖口裏拿出一包東西，又黑又汚的硬紙片，上寫着日本字，他把紙片遞給龐德！

「這上面記載你是個又聾又啞的可憐蟲，人家看到你一定很討厭，揮揮手令你離開，也許有人看到你這個可憐相，丢給你點零星錢，不論任何情況之下，你都要鞠躬引退，使人看到你有深度的自卑感。

「多謝老師的指教，這種賞錢，是否也應該繳歸國庫？」

「不必，這次的出差費，實報實銷，由首相處支付，和我局裏的預算，分毫不相干。」老虎一本正經的說。

龐德表現出一種自卑感的表情，深深的一鞠躬，「不勝榮幸之至。」他直起了腰。接着說：「好了，現在你這個老油條是不是可以再叫點酒來，再吹點你那神風攻擊隊牛皮給我解解悶？可憐我龐德，堂堂的大丈夫，馬上要變成一個縮頭烏龜，叩頭作揖，低聲下氣，不敢放半個屁，儘量表現我低三下四，發揮我的表演天才，竟然變成一個旣聾又啞的傢伙，你這個老滑頭花樣眞是多，不要說到福岡，你就是拉我到陰曹地府，我也不含糊，表現這種鬼像，我倒情願學你們貴國人，把頭放在打樁機下面！」

老虎正想答覆龐德的這番話，女侍進來，拿着一個大精漆木質的器皿，裏面放着兩人的菜飯，生鵪鶉蛋，紫菜片，一人一隻大龍蝦，放在細瓷盤裏，中間粉紅色的肉片，龐德準備動手筷，但是他馬上發現龍蝦是活的，使他吃了一驚，龍蝦的頭，在搖動着，帶着搖擺的觸鬚，由下面亂抓亂爬的脚，竟然爬出盤子，「老虎！」龐德滿臉驚異的說：「這傢伙，還活潑得很呢！」

「龐德兄，請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好不好，這是日本一道最有名的菜，我希望你放心享用，瞧你這樣子，眞不像是女皇后下的一名特工？假如你的老板也在此，我相信他一定很失望。」

龐德鞠躬謝罪，故意將頭低了很久，才抬起來：「務請包涵！我認錯就是，我本來以爲產於貴國的龍蝦，是不願意被人類活剝生吞的，爲了你的教導，表示感謝，我在此敬酒一杯。」

「豈敢豈敢！」老虎笑了：「你如此虛心向學，我深感愉快，我相信時間不會太久，你就可以對敵國的生活感到習慣了。」

「說句良心話，」龐德藉題發揮。「我對貴國生活方式，自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欣賞和習慣了，但也許一輩子也無法了解貴國人死亡的方式。」他喝了杯中的酒，就把杯子交給跪在一旁的女侍，他需要多喝一點酒，才有吃菜和海蝦的勇氣。

× × ×

日落時候，他們到達了九州別府，老虎說在這個時候，去觀賞有名的「別府十獄」是最理想，而且，明天一早就啓程前往福岡，本抽不出時間去遊山玩水，龐德聽福岡這個地名，心裏就是一喜，最後的目的就在眼前，遊樂的事將告一段落。

別府十獄是火山地帶的一種特有的景緻，硫磺的氣味彌漫着天空，已爆的岩洞散佈在地上，而且一獄比一獄恐怖，沸騰中的岩漿，竟五光十色，顏色各不相同，橙黃、大紅、天藍色、在夕陽斜照之下，顯得特別艷麗。畫着死頭和骷髏的牌子到處都是向遊客們提出危險的警告，十獄的路旁，並有用日英文註明岩漿每二十分鐘爆發一次。田中和龐德同一羣遊客看到，濺滿着泥漿的一片岩石地中，有一個小穴，在附近豎立着好幾支炭精燈，燈光照向洞口，五六分鐘了，一陣隆隆的聲音由地下發出，沸騰的岩漿，好像一根柱子，射向天空，當龐德離開的時候，發現有一塊用鐵絲圍起來的地方，在中間看見有一隻大紅色的開關，但是用鐵鎖鎖着的，在鐵絲網上也掛着

一個牌子，畫着非常使人可怕的骷髏，龐德請老虎說明一下。

這個岩洞漿的頻率，是由這個開關而控制的，如果轉到底的話就會引起整個火山爆發，大概他的威力相當等於一千五百噸黃色炸藥，這是一種來騙騙遊客的，胡說八道而已。我們回去吧，現在是我們倆個人相聚的最後一晚了。今天晚餐我請你吃最名貴的魚，叫做鮒魚，我是專爲你打電報先定購的。」

「鮒魚，會不會吃了害人？你怎麼就愛吃這些怪物呢？」龐德聽到奇奇怪怪的食物，如驚弓之鳥。

田中大笑起來，「確是有劇毒，毒性是在肝臟和性器上，是自殺和謀殺的恩物，說眞個的，這種魚在日本非常名貴，在水中他像貓頭鷹一般，一離開水面，牠就把自己吹成一個皮球一樣，這類魚的肉鮮美極了，多吃了，可以補身體，養神氣。」

「拿這種恩物待客，我眞有點不敢領教，假若你無意謀殺我，我確實沒有意思自殺。」

「龐德兄，你放心好了，這個魚雖然有劇毒，但調理這種魚的廚師，都是精於此道的，並且他們在衞生局領有技術證明的。」

田中在旅館裏早就定妥了房間，將行李安排妥善，他倆就到浴室洗一個熱水硫磺浴，泡的全身舒服極了，再跳到清水池子裏泡，把身上的硫磺味道就冲去了，洗完澡後，走向飯店。

這個飯店好似專門賣鮒魚的，在大門口掛着一個大鮒魚招牌，進門，裏面陳設還不錯，田中

老虎定的席位，虛座以待，侍者看到田中和龐德進來，連忙引導入席，餐廳裏，無座虛席，每桌上的人們，都目不斜視。吃的津津有味。

「老虎，叫五壺清酒。否則，我眞沒有勇氣下嚥。」

「五壺酒，那還不簡單，今晚你儘量的喝好啦！」田中老虎好像對那鮒魚是非常感興趣，說起話來，也很輕鬆愉快似的。

這時侍者將五壺酒送上來，龐德毫不客氣的端起一壺，倒在玻璃杯裏，一杯一杯的喝了一個痛快。

「老虎，叫他們上那個鬼魚吧，我毒死了之後，那個博士一定對你感激不盡。」

侍者鄭重其事的端上一個精美的大瓷盆，裏面放着一片一片的透明鮒魚片，排的好像一朶大蓮花，龐德拿起筷子來，他現在對自已使用筷子感到自負，使用的熟練和遂心所慾的夾食物，已同日本人一樣的隨便了。

鮒魚龐德吃起來感到沒有什麼滋味，但是田中老虎吃的津津有味，讚不絕口，龐德看田中把嘴左咬右咬吃的甘美無比的滋味，也就湊趣地稱讚，繼着而來是一塊一塊魚頭魚尾魚骨吃到划水，龐德每口魚都是用酒將它沖下肚去的。

「老虎，我這次受訓是已到了畢業的階段了吧！最後的成績，你預備給我打多少分？」龐德的酒喝的已到足盡，拿起一支香煙燃着，臉向田中看着。

「龐德兄，你的成績還可以，衹是有一個缺點，就是處處表現你們西洋人的幽默，所好，我了解西方人，我的度量很大，無論你在言論上和行動上我一點都不怪你，若換了別人，早就拂袖而去了。可是，你我的相交，很有趣，我也很樂意和你相交。」

當他們吃完飯，準備離去的時候，從龐德身邊經過，走向大門而去的一個結實身材的人，頭上戴着一頂皮帽，戴着口罩，這不是在火車上那個扒手還是誰呢？

龐德心裏想，好哇！又在這裏碰到他，假若在到福岡的途上再遇到他，那非和他算賬不可，龐德心裏在納悶，田中老虎狡猾的如同一隻狐狸，怎麽就是缺少一雙善觀四方的銳眼。

九　準備行動

福岡警察局，於淸晨六時，派來一部汽車來接他們，車子沿着海岸線行駛，開了一段路程，龐德向後一看說：

「老虎，現在有人在跟踪我們，請你叫司機在彎路的地方躱起來，等他開過去，我們再去跟踪他，你看就是那個騎機器脚踏車的傢伙，這個人，我敢向你打賭，就是在火車上抓我皮包的那個癟三，我們昨夜吃鮒魚的時候，他也在飯店裏，我對這行，感覺非常靈敏，你照我的話去做，保證沒錯。」

老虎向後看了一眼，便向着駕車的警官嘰咕幾句，駕車的警官馬上應命，公路邊發現一條小徑，不遠便有一片矮樹，司機將車轉進矮樹後方，熄了火，一會，一陣機車引擎聲，由遠而近，再飛快的開過去，又漸漸消逝。

司機即刻發動引擎，退出車頭來，向前駛去，田中又向司機警官下命令，他翻譯給龐德聽：

「我叫司機開響警笛，令他停車，假如他不聽命令，就把他攔進路旁的溝裏去。」

「你這樣做，很對。」

路很崎嶇，但他們的車速，仍高達八十，不久即追上那部機車，但那部機車，仍瘋狂的向前開駛，警笛一陣悲鳴，那個騎機車的傢伙，回過頭來向警車看，他帶着白色的口罩，用陽光反射照耀的很清楚，機車看逃脫不了，只有慢慢的停了下來，那個傢伙把右手伸進皮加克的口袋裏：

「老虎，注意，那傢伙一定帶着有鎗！」

車子還沒有停穩，龐德就跳下車，將那個傢伙連人帶車推倒在地上，坐在司機旁的那位警官，立刻跳下來，抱着那傢伙，一同滾進溝裏，立刻，又跳上來，手裏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警官又把那個傢伙抓上來，搜查他的衣袋，面向着老虎，搖了搖頭，表示沒有鎗。警官又左右開弓，劈劈拍拍的打了那傢伙十多個耳光。龐德向老虎說：

「不要叫他打了，人已經死了。打也沒有用？」

老虎咆哮了一聲，警官停止了。老虎從地上把小刀拿起，向那個傢伙的衣服割開，指着那人

肩窩裏刺着一個藍色的花紋：

「龐德兄，請你過來看一看，這就是黑龍會的標記。」老虎怒容滿面，用脚向那傢伙的頭踢了一下，嘴裏駡道：「混賬東西！」

老虎又命令詳細再搜查一遍，發現一些日用品和龐德被盜的那個皮夾，日幣五千元，仍在裏面，還有一個小記事本，他把這些東西都交給田中。

田中又嘰嘰咕咕的下命令，他們把這個死屍，從車箱裏找出一塊油布包起來，塞進車子的放行李後箱裏，將機車拖到草堆中，上面再放置於雜草，然後大家拍拍身上的灰塵，上了車。

老虎在車上開始查看那個小記事本，沉默很久，才開了腔：「這幫人，眞可恨，他們竟自東京開始，就開始跟踪我們，我們每天的行動，上面記得淸淸楚楚，他稱你叫外國人，可能將我們的行動，已經報告給他們的老板了，果眞如此，那我們的行動和處境，就很危險。這件事，是我大意，以往我沒有把這幫人看在眼裏，眞沒想到，我的行動，都在他們監視中，我向你鄭重道歉，我愼重考慮了一下，爲了你的安全起見，這次的任務，還是暫時停止進行，我們到了福岡，就學打個電話到東京，報告一下，由此你可以知道夏博士不是一個栽花種草的人，手段和作風是多麼厲害？依我的看法，他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間諜，他一開始，就認淸目標，知道我是他的敵人，他能發現我的身份，就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他又建立起一座禁城，採取一切自衛的行動，都可以證明這個傢伙是多麼可怕和陰險份子。」

「你的看法，確實很有道理，眞沒有想到遇到這麼一個高手？老虎，關於這個任務，你倒不必煩惱，說句老實話，我這個人是個賤骨頭，對任何困難，我都不怕，任務越是困難，幹的越是來勁，更能激發我的鬪志，必需達到目的不罷休。」

九州的刑事總部在福岡大街彎道上，一幢德國式的建築物，老虎說，這是在戰前的憲兵隊地址，房子很大，大家看到田中老虎都很恭敬，把他們迎到辦公室裏，這裏的負責人叫安籐，龐德看安籐外貌頗有軍人氣慨，戴着一副眼鏡，目光敏銳而淩厲，由面部表情和說話的神態，知道這個人做起事來，一定會有魄力。

田中和安籐在說話，龐德祇好在一旁耐心地吸香煙，說了一會安籐從一個鐵櫃裏取出一張死亡的樂園及附近的地區空中照相放大圖，把他放在桌上，田中禮貌的請龐德過去一起看，這樣動作，是表演給安籐看的，表示這個外國人的身份也是很有地位的。

龐德心裏想，好像爲黑龍會這個事件，老虎失了面子，欠了他的情。

田中老虎指着這張圖向着龐德說：「龐德兄，請你看看這張死亡的樂園的全貌照相圖，安籐說：從地面上進入這個死亡的樂園已經是不容易了，自殺者想進去，都是花錢請當地的老百姓做嚮導帶着他們，穿過這個沼澤地帶。」田中用手指着說：「這是圍牆，圍牆上有好幾處缺口，自殺的人，就從缺口中爬進去，安籐曾派人每一個缺口外面派一個警衛，但是上一個星期，又發現一個新的缺口，驗屍官就在那個缺口，驗了廿具屍體。安籐爲這件事苦惱極了，用盡了方法防範

，已達到智盡計窮，仍無法制止自殺者的進軍，安籐預備辭職了。」

「讓我仔細的看一看。」龐德一看，就感到要進入這固如金湯的魔穴，無異是單鎗匹馬去攻打滬沙要塞；這塊地方還有一角伸入海中的小角，面積很廣大，却難下手進攻，與海相聯的一面是削壁，約有兩百呎高，是用巨大的石頭砌成的，園子裏植滿了高低不齊的樹木，有一條流溪，如蚯蚓般出沒其中，中間有一個湖，湖心有一個小島，園子的後面，有一幢日本建築，四層樓式，外有一道圍牆，建築並不是很講究的樣子，樹木中間似乎有白濛的雲狀物，湖上面也好似冒着氣體。建築物縱橫覆蓋的屋頂，氣勢懾人，四方都有些附屬建築，廊臺小閣，空洞的亭榭，整個的房屋都漆成黑色，使人有一種森嚴的感覺。

龐德拿着放大鏡，每一吋一吋的觀察着，僅是知道地勢和建築而外，毫無所獲。龐德將放大鏡放下，很消極的說：「這簡直是軍隊的要塞，那裏是普通人家，想進入這鬼地方，這眞是件不簡單的事！」

「安籐請問你，是否會游泳？從靠海的一面爬上去，該沒有多大問題的。」田中問。

「我對游泳，還精此道，但是從那兒出發呢？」

「安籐說，在半里路遠，有一個海人島，從那裏游過去，最爲適宜。」田中譯着安籐的話。

「什麼是海人島？」

「日本大約有五十個海人島，散佈各處，這個海人島叫黑島，島上的女人，是以潛水掘取珠

實和捕魚為業，珠寶就是很名貴的珍珠，鮑魚是海中的美味，他們工作的時候，全身都是赤裸裸的，有長的非常美麗的島女，在海洋裏眞是一條一條的美人魚，但是島上的人，不歡迎外人到他們的島上去，他們自稱部落，不與外人通婚，他們更不與外人往來，幾乎是日本的另外一個民族。」

「很有趣！這樣說起來，不又增加了許多困難？他們不歡迎外人進去，我不可一到黑暗就開始行動？起碼也得要佈置，就擱幾天才能出發。」

田中老虎聽完龐德的話，轉過面向和安籐用日語說了幾句話，又轉過臉和龐德說：「安籐在黑島有一個遠親，他家裏僅有三口人，老夫婦和一個女兒，他們可以幫我們的忙。他這個女兒叫鈴木芳子，我也知道這個人，當她十七歲的那一天，好來塢和日本合作拍一部電影，需要一個年輕貌美的海女任配角，結果她被選中了送至好來塢，將片子拍好後，好來塢大製片家，認為此女很有前途，想把她留下，但是，她過不慣水銀燈下的生活，祇嚮往她的海洋生活。

「這個女人放棄許多人們希望的明星生活，和垂手而得的美鈔，回到她家鄉小島上，過着海女生活，眞是難能可貴。」

「當時的報章雜誌，她成了新聞人物，一致讚仰她為國爭光，返國後尊稱她為「日本嘉賓」轟動整個社會。

「現在她今年廿三歲了，大家已經淡忘了這位美女，安籐說她可以設法讓你住到她們家裏，

安籐從前幫過她家裏的忙，他們又是親戚，並且她的家比島上的任何的人家，房子都好的多，這筆建造房子的費用，就是在好來塢拍那部片子賺來的。但是要以倫敦客來說，那恐怕是太受委曲了。」

「別人會不會反對我這個外國人？」龐德問。

「這個島上的最具權威者就是神主，他們信奉神道教，神主教長答應了，大家都沒有話說，這個海島是安籐管轄區，有關島上一切事情，安籐都是和神主先生連絡，神主通令一聲，大家都遵如天命。這件事自然安籐要特別和神主教長說個明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就是我先住進這個小島，我認為那天晚上適宜的時機，游泳到死亡的樂園去遊玩，到了高牆下我怎樣爬進去呢？」

「那很簡單，我給你準備了二套爬牆用的裝備，已經帶來了。」

「然後怎麼辦？」

「你就躲在園子裏的黑暗處等夏博士出來，你就殺死他。如何殺法，悉聽尊便，但是你要注意，他每次出來，都是穿戴全副盔甲，他行動起來，很笨重，你祇要攻擊他下半部，使他摔倒後，你將把鋼鍊拿出來，套着他的脖子，把他勒死，假如那個醜女人在場，那更好了，你也順便送她到陰曹地府，以免糟塌糧食，然後你就跳出牆，游到黑島，警艇就會接你回來，安籐立刻率領人馬，將黑龍會那批傢伙拘捕起來，即刻發佈這對寶貝死亡的消息。」

「聽你說起來，好似很簡單似的，那個傢伙，會乖乖的束手就擒？假如我在園子裏碰到那些傢伙又怎麼辦？」龐德提出一連串問題，目的是使田中提高警覺，不要把事情看的那麼容易，一旦事情不能盡如理想，如何善其後。也表示對老虎的話，不太信服。

「設法躲開他們，園子裏有許多藏身之地。」

「謝謝你的指教！園子所有的花木，都有惡毒，弄不巧，就非聾即啞，不瘋也瞎。」

「你穿上這套裝備，絕無問題，防毒、潛水、爬高、附帶簡單的武器，這種「萬能」服上還有潛水鏡，保護你的眼睛，豈非萬無一失？」田中老虎很輕鬆的說。

「老虎，你設法的很週到，但是我還是想帶一支手鎗去，比較安全。」

「龐德兄，我不叫你帶鎗是有道理的，任何暗殺工作，都有避免聲音的，再則游泳太累了，手鎗穿不透護身的盔甲，豪無用武之地，你必須用柔道術才是正途。」

「好吧！請問安籐先生有這個傢伙的照片沒有？」

「有。」

安籐給他看的這張像片，是遠距離照的，一個魁梧高大的身材，穿戴着全身盔甲，頭上戴着武士軍盔。龐德仔細觀看這套裝備，祇有向頭部和頸部攻擊才能達到目的，腰間掛着一把武士刀，看起來很像一具僵屍，他的面目一點也看不清楚。

「還有沒有一張比較清楚的照片？」龐德說。

安籐又從公文櫃裏找出一張，這張像片面目清楚的很，大構是從護照上翻版放大的，龐德接過相片一看，嚇了一跳，做夢也想不到是他？難道眞是他？實在令人不敢置信？龐德又仔細的看了看，一點都不錯，就是他！但是他現在留仁丹小鬍子，也整了容，把他那個爛鼻子修備起來，前門牙齒也補了起來，雖然經過整容較從前好些，但那惡魔的臉相，仍然遺留在那副尊容上。

「那位女人的照片有沒有？」龐德問田中老虎。

田中轉問安籐。安籐點點頭，又到公文箱去取。

田中老虎和安籐都是幹特工的高手，看到龐德的表情，知道龐德一定對敵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

龐德把那個女人照片接過來，心中的怒氣，已經無法忍受，不是那個臭婊子是誰？醜陋面孔，臃腫的身材，一對死魚眼，就是這個母夜叉。

龐德兩眼看的都發了呆，心裏恨的都要緊牙！布洛菲，你們這一對該死魔王，竟然到日本來與風作浪，天下之大，寃家之路，竟又這麼窄，天下之事，眞是太不可思議了。現在，我來殺你，不是爲了日本，更不是爲了老虎，也不是爲了「魔鬼四四號」，而是爲了給我親愛的亡妻復仇！

室內的空氣沉靜極了，老虎和安籐詳察龐德的容顏泛青，兩眼射出兇光。

「老虎，我想請你再問問安籐先生，那個黑龍會份子身上，還有什麼新的發現嗎？」龐德平

和的問。「我想知道在我們把他幹掉之前，他有沒有把我們的行動，已經報告到夏博士那裏去了。」

田中和安籐兩人用日語交談了一陣，安籐拿起電話，又通了一陣電話，老虎翻譯給他聽：

「據安籐的報告：這個傢伙，是個地鄙流氓，有殺人前科記載，經安籐與電信局查詢長途電話臺，我們工作同志報告，夏博士電話和東京沒有通話的記載。」田中老虎似有許多感想的心情，問：「龐德兄，有什麽新發現嗎？」

龐德收拾起澎湃的思潮，他很冷靜的說：

「我對相面之術，略通此道，我看到這夏博士夫婦，如同水火不克相容之勢，此對夫婦，確爲妖魔相配，我看完他們的相貌之後，起了無名的反感，即刻覺得有水火無法相容之勢，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在相書上稱：相尅相斥。就是這個發現。」

老虎聽完龐德的解說，信以爲眞，心中無限竊喜，因爲這比什麽都好，能使龐德由內心裏對夏博士厭惡，對龐德的任務就更增加信心。

龐德心裏想，這個眞像，是千萬都不能洩漏的，假如夏博士的身份，眞像大白這一切問題，都得由官方途徑來解決，那時候夏博士和他的母夜叉被帶走，到那時候，我到那裏去報仇雪恨？」

「我非常賞識你這種臨事不苟的精神。」田中老虎由心裏發出來聲音。

「謝謝你，這是你一路上訓導有方呀！」龐德笑了，老虎也笑起來了。

十　博士的化身

布洛非，今日在日本一變爲植物學家——夏博士，他就是雪嶺風雲中的魔鬼黨首，勒索行動隊的領袖。他們專門勒索敲詐，喪盡天良，天底下任何卑鄙齷齪的事都敢，只要是錢可得，他們什麽都幹！買賣情報，替魔鬼當走狗、放火、無所不爲。

因爲無惡不做，現竟一變爲世界上的富翁，他在歐美洲通緝犯榜上都有他的大名，因爲走私，失風了幾次，都與龐德有關，所以他看龐德如眼中釘，肉中刺，久欲殺之而後快。當龐德新婚燕爾，離開教堂僅數小時，竟遭布洛非派去爪牙暗算，龐德雖死裏逃生，但新婚太太死在亂槍之下，龐德遭此打擊，哀傷逾恒，在心裏和精神上呈現出無法接受現實的悲痛。如同死了一半。

龐德這次被局長派遣極爲重大任務，到了東京後，對自身的痛苦，因工作關係，而漸漸減輕，今天發現仇人竟在眼前，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他在倫敦時，曾想盡了各種方法探聽殺妻之恨的布洛非的踪跡，始終未有確實的消息，龐德在神志清爽的時候，曾立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決心，來爲愛妻復仇。

這個傢伙竟逍遙在東方的大都市——東京，重事恢復他那在歐洲鳥散的黑勢力，把日本的軍

閥餘孽黑龍會組織起來，幹他的魔鬼一般勾當，他的事業就是殺人。誠如田中所說的名符其實的死亡樂園，以他在各地犯法走私得來的金錢，再加他那通天的邪術，收容黑龍會遺孽作為他的護身，計劃之週密，耗資之可觀，建造之迅速，令人嘆為觀止。

拿出一點錢來賄賂幾個植物學會，搖身一變為植物專家，以博士頭銜自稱，以慈善為名，以引導人民走上自殺為實，殘暴成性，進入瘋狂的境地，若不清除這座惡穴，對人類對社會，所遭受的迫害，實無法估計。

今天龐德又和這兩個惡魔再度遭遇，勢必取他們的生命，來洗深仇血恨！用什麼來完成這件使命，沒有別的武器，只有一雙手，和一把匕首，一條鋼鍊，從前，他也沒有用任何的武器之下，完成過同樣的使命，只是「攻其不備」將是克敵致勝的要訣。

龐德隨身又準備了一包肉乾，一小瓶主治風寒的藥酒，一小壺冷開水，至此算萬事已備了。

他們乘汽車到了碼頭，搭上早已備妥的汽艇，以每小時廿里速度前進，渡過美麗如畫的博多灣、繞過一個海峽，向進入一個淺水洋，老虎令人取出點心和酒來，大家一面飲着酒，一面欣賞着海景，曲折的海岸線，點綴着處處沙灘，良辰美景，如在畫中，飲酒談笑，不知不覺中，已接近沙灘，老虎用手指着在水平線上的一個小斑點，「那就是黑島。」

龐德抬起頭來，向着那個小斑點方面望去，四面汪洋，孤伶伶一個小島，佇立在海洋中，海鳥在天空飛翔，龐德在癡望中。

「龐德兄，我看你心事重重的，照着我的想法，你應該興高彩烈才是，再過不久，你就擠進一羣一絲不掛的漂亮小姐中間，鴛鴦戲水，並且還有一位風靡了好萊塢的日本明星，共度良宵，而且不祇一個夜晚。」田中老虎色眼迷迷的說。

「你有沒有想到無惡不做的夏博士，無所不為的黑龍幫，還有那兇殘的鯊魚，四面佈置着毒樹，我游到死亡樂園裏赤手空拳要把魔妖處死這許多問題了嗎？」

「不要那麼洩氣好不好！放着如許天鵝肉不想去吃，去苦思那些提起頭痛的魔鬼幹什麼？那些事到時候你自然會隨機應變，善自運用，難道你認為那條蛟龍，當你到達時候，他正在夢中，我們跨的聖喬治持劍波，而臨其穴，如斬兩條蚯蚓那幅絕妙的畫面嗎？」

「老虎，你的幽默感，高人一等，另有一功，但有的地方我是不大敢領教的。」

田中老虎笑了！很自負的說：

「這就是東西文化的分歧，由此可見一般，你雖然對我們日本幾千年的文化，一無所知，但我敢保證你一定欣賞一個。我不會講故事，但有一個小小的故事，到值得講給你聽，但還是沒有離開自殺——

『一個小姐要過收費的橋，她放下一角錢就要過橋，收費員說：「小姐，過橋費是二角。」

小姐回答說：「我知道是二角錢，但我要走到中間，就要跳到河裏去了。」

老虎講完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來。

龐德表示禮貌也隨着笑了，「這個故事，眞是可以代表你們大日本幾千年的文化，我一定把這個文化帶到倫敦去。他們聽了一定會笑破肚皮。」

遠處的那個小黑點，在海平線上漸漸大了起來，終於變成方圓約一個五哩的小島，島的四週都是岩石而成的削壁，只有一個小小的漁港，和死亡樂園遙遙相對。那邊黑圍墻和蓬勃茂盛的樹頂，整個宅第佈滿森嚴氣氛，他一想要在一個夜裏，游過這半哩的海峽，從那高墻上爬過去，到了宅裏，是福是禍不得而知？想起未來感到不寒而慄，心裏叫苦連天，唉，眞沒有想到竟跑到日本這個孤島上作最後生死搏鬪，復仇雪恨。又想到，仇人就是飛到天邊上去這個仇終究也要報的，做夢也沒有想他們跑到海角上來，不是我死，就是他破。

黑島是因黑色火山岩構造的，所以命名黑島。島上只有綠色樹木、花草，上面港有這個漁村，碼頭上有卅多隻小魚船，魚網灘在沙灘上，兒童們在沙灘嬉戲，景色被日光照耀的悅目之至，像世界每一個漁村一樣的樸實寧靜，如童話故事中一般，給人充滿了好感。

龐德心中預感這個小島非常歡迎他，對他有說不出的友善，好像是遊子他鄉，倦而知歸的人，歡迎他的歸來。

一羣老年人面帶嚴肅表情，由神主領先站在碼頭上歡迎他們，神主一副圓圓的面孔，兩隻大而有神的眼睛，披着深紅色的寬袍，長達膝蓋，戴着一頂傳統而發亮的道帽，他的精明的眼睛、在每個人的面上停留一下，而注視龐德的臉上時間最久。對安籐先生表現的又尊敬又和善，因爲

安籐轄管黑島，他掌握着黑島捕魚許可證核發權，龐德發現這羣人對他鞠躬更多而又低一點，他很高興，有這麽一位權勢的人，爲他安排食住的地方。

大家踏着碎石舖的路徑，慢慢的走向神主的居所，那是一所用石和木建築簡樸的房子，裏面地板，刷洗的一塵不染，大家圍着神主席地而坐，安籐開始向大家說了一大篇開場白，神主向龐德投了一個完全瞭解眼光，等安籐講完話後，神主簡單說了幾句話，然後茶送上來，大家開始用茶，算是會議結束。

龐德問田中他們對他的一切如何向神主叙說，田中回答龐德說：神主是一個極端精明的人，一切事休想瞞他，所以說將眞像實情全告訴了他，神主對借用他的地方進行極端不幸的事件，表示遺憾，但他對魔鬼的行徑，及那塊邪惡之地，表示非常厭惡，所以他特別通融在此地執行這個任務至完成爲止。並且祝福蒼天，保佑你平安，早日達成任務。

神主並命令鈴木全家給龐德一種榮譽的歡迎。他對村中的長老們解釋說：龐德是一位國際著名人類學家，到島上來研究海人生活的方式，所以希望龐德以研究的誠意和態度和島上的人相處，田中老虎開玩笑的說：

「據我推斷，神主所謂誠意，就是告訴你，不准和女人同床，哈哈你明白罷？」

神主很誠意和友善的招待安籐、田中、龐德晚餐、餐畢已時光近傍晚，老虎和安籐邀龐德到碼頭上去散步，晚霞照耀在海面上，如同五光十色的明珠在海洋的滾滾而來。歸舟片片，船上都

掛着五彩繽紛的小旗，這是表示，今天作業，成績滿載而歸。

全島上約有二百餘人，這時候全部麕集在碼頭上，迎接歸來的海女，每家都準備着毛毯，等海女跳下船，即刻給海女披上，家裏的人，將今天在海上的收獲，收拾下船，回到家裏必須馬上洗一個熱水浴，一方面將身上的鹽份冲洗掉，也可以將體內的寒氣，排洩出體外，休息片刻，晚餐後，每晚在八時左右，即行安寢，翌日拂曉，又要出海操作，田中同情的說：

「龐德兄，你看海女的生活或收入微薄的可憐，日本人有一句俗話：少若雀淚。因此島上的生活，不能不節儉，但要更多的作業，才能維持這個家庭，生活的方式，不能再簡單了。龐德兄，我看你的生活方式和作息，也要隨着島上的人，生活習慣調整改變一下了，你住在鈴木家裏，對兩個老人要有禮貌，尤其對那個老子，至於芳子麼……」田中說到這裏就不再講下去了，弦外之音，盡在不言中。

站在碼頭上的人，看到自己的船時，高聲呼叫着海女的名子，船靠近岸，拖拉進來，再將船上的裝有勝利品的木盆，提上來，送到海灘上的簡陋市場，把貨色分出優劣等級，過秤、評價、而換到很低微的代價，海女們和家人嘰嘰吱吱的講述着這一天的經過，有的興高彩彩，有的垂頭喪氣，由於海女們的表情，就知道她們這天的運氣。

海女們看到今天站在碼頭上有三個陌生客，大家都投以奇怪的一瞥。

龐德站在柔和的夕陽下，看到每一個海女都非常美麗活潑和快樂，她們那挺拔的乳峰，加上

粉紅色的大奶頭，纖細的腰肢，豐滿堅實發亮的臀部，兩大腿之間，嵌着一條黑色的三角形帶子，代表着都市婦女們穿的三角褲子。兩條健而粗的大腿，如同世界運動會的選手一般。每個海女腰間都拴着一條皮帶，上面掛着一串鉛錘和一把鋼刀。

一頭秀髮，蓬鬆而雜亂，但用一條白毛巾束着，顯出面目的清秀，一雙含笑的大眼和充滿喜悅的嘴唇，展覽在夕陽晚霞之下，這大自然的美景和裸體多姿的少女，是一幅多麼生動而富有詩意圖畫呀！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女人們多麼美呀！心地純樸善良，天眞可愛。

龐德看看田中、安籐和自己，穿着文明時代的裝束，心裏都懷着一肚子鬼胎，不由的嘆了一口氣。

在這羣海女中，有一個曲線玲瓏，身材特別修長，邁着步子也比別的海女大而穩重。似乎對碼頭邊停泊的警艇和岸上站着的三個外人，一點也不注意，她說了一句話，別的海女都笑了起來，有一個老婦人走過去，遞給她一件毛毯，她隨手披上，大家就分手各自踏上歸程。

母女向着市場方面走去，女兒邊走邊談，說的很帶勁，母親注意的聽着，不斷的點頭，神主望着他們走過來，她們向神主深深的一鞠躬，他向她們說了一篇話，她們很謙恭的聽着，偶而向龐德看一眼，那個女兒還下意識的將身上的毛毯拉的更緊一些。這個修美的姑娘，就是鈴木芳子。

十一　黑島的艷遇

神主帶着鈴木芳子母女，走到龐德面前，向龐德一鞠躬，對他說一篇話，田中老虎翻成英語：

「他說他們鈴木全家能接待你這位貴賓，非常感到榮幸。因爲家庭貧寒，沒有一個舒適的地方供給你住和好的東西招待你，很感到抱歉。請你原諒。他說他們老夫婦倆都是鄉下人，對西洋的風俗習慣都不懂的，幸好他女兒到過好萊塢，語言還可以通，你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我的女兒，不必客氣。神主問你，會不會划船，以往都是鈴木老先生划船，現在老先生患風濕症，不能划船，在家裏休養，假若你能委屈一下，替老先生幾天，他們的全家是感激不盡的。」

龐德向神主深深的一鞠躬說：

「請你告訴他，我對神主的分神安排，表示萬分的感謝，鈴木老太太代表他們全家應允我寄居在他家裏，給他們增加許多麻煩，並且以後麻煩他們的地方一定很多，我感激還來不及呢！怎好說到舒服不舒服呢？我對日本儉樸生活，非常贊賞，能供給我有安息之地和用餐之所我就非常感謝了，關於划船事，我願意效勞，若有其他工作，祇要我會做的，我都願意去做，請他們儘管吩咐好啦。」龐德停了一下：「老虎，我的工作勢必請他們幫忙，尤其是芳子小姐，我可以多少

告訴她一點實情嗎？」

「一切要多謹愼爲上，神主知道了，小姐也可以知道一點，但必需要她保密，現在請你過去讓神主給你們介紹，請你要記住你的名子叫「雷太郎」，雷就是雷雨的雷，太郎就是長子的意思。神主認爲用假身份和姓名爲宜。在你的假身份證上也是註的這個名子。」

老虎將龐德的話，講給神主聽，神父領龐德走到鈴木老太太面前，他向老太太一鞠躬，然後再向芳子。

芳子笑了笑，這樣笑是一種禮貌的笑，她說：

「你不必向我鞠躬，我也不會向你鞠躬，」芳子伸出右手和龐德握了握：「你好麼？我叫鈴木芳子。」

芳子的手，因爲剛才海洋裏上來，冰冷的很，龐德很禮貌的說：

「我叫雷太郎，你們讓我到府上打擾，眞是感激不盡，爲了我，使你就擱這麼久，眞過意不去，我感到妳身上一定很冷，請早點回府洗個熱水浴，假若我在府上，若有不方便的地方……。」

「我們教主的安排，還會有錯嗎？謝謝你不必耽心我冷不冷，我早已習慣了，我希望等你和你的朋友事情完畢，同我們一齊到舍下，我希望你幫我刨一刨馬鈴薯。」

龐德心裏很高興，在日本能遇到一個見了面不鞠躬的人，眞是難得，尤是這樣一個爽快而大

方的姑娘，「削馬鈴薯我最拿手，若還需要我做到的事情，妳儘管吩咐好了。你們早上幾點鐘出海？」

「早上五點鐘左右，太陽還沒有出來，就已經動身了。也許你會帶給我好運，撈鮑魚不是一件簡單的，今天我很幸運，大概可以賺到十塊美金，但不是每天都是這麼好的運氣。」

「十塊美金，合我們英鎊不到四鎊。」

「美國人和英國人有什麼不同？大概就是用的錢不同？」

「完全不同，就好像日本人和中國人那樣。」

「是嗎？」

「妳是說：『搜代斯陷』？」

芳子笑了。「你在東京，大概學會了很多的日語，現在你可以和你的兩位朋友說一聲再見罷？說完了，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當她和龐德說話時，芳子的母親很謙卑的一邊站着，但他始終查看着他們的表情，神主，田中老虎，安籐三個人在談論着，對龐德和芳子的談話，並未注意。

龐德先向芳子的母親一鞠躬，就走向神主這邊去。

龐德和老虎和安籐道別，又向安籐再三致謝，安籐很誠意向龐德祝福。

老虎神情很凝重，雙手握着龐德的手，在日本人尤其是田中是很少有這樣感情的流露：

「龐德兄，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我也不需要說那些祝福的話，我祇能說：龐德兄萬歲！我準備了一點小小的禮物，假如眞是人不能勝天的時候，那時候留着使用罷！」田中從衣袋拿出一個小盒子，遞給了龐德，田中很嚴肅的說：「再見罷！」

龐德接過盒子打開一看，裏邊有一粒咖啡色藥片，龐德看了一眼，笑了笑把盒子退還給田中老虎說：

「謝謝你，用不到，什麼事情都沒有絕對的把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由命，事情成功，這是我們大家都企盼的，萬一失敗，我當視死如歸，無有怨尤，祇要一息尙存，我都會儘力完成我所負的使命，盡到最後一分鐘的掙扎，一直到死方休。你待我的優厚及許多的協助，都是使我至死不忘，豈是一聲謝謝所能表達的。最後我要和你說的是，你請我吃的那餐活龍蝦，實在是味道鮮美，我預計一個星期以後我們晤面，那個時候，你好好的請我吃一頓活龍蝦。好了，我們分手罷。」

田中和安籐跳上汽艇，引擎的聲音劇聲的響起來，暮色已經爬上海面，太陽已經變成一個橙色的氣球，無力的放射它的餘暉，汽艇順着海流駛向海口，漸漸的從視線消失。

龐德向田中，安籐揮手道別，神主已經離去，芳子說：「雷先生回去罷，神主囑咐我，令我好好的待遇你，但是鄉村老派的人，和年青人的好奇心，我們還是照東方人的習俗比較好，你的兩件行李，交給我一件提着吧。」

「感激不是一句話，我祇有留待報答。」龐德很誠懇的說。

於是，一個健美的曼妙的海女，和一個魁梧的壯漢，扶着一個枯乾的老婦，踏着鵝蛋石鋪的路，三條斜長的影子，朝着村子方向彳亍而去。

× × ×

海洋生活，在黎明是一片美麗而多彩多姿的景色，龐德走出昨夜被安置最好一間房子來，到了門外，四面瞭望了一下，村莊的樸實，和人民生活的簡陋，空氣之清新，生活在都市裏的人，是無法享受到這大自然的供應。

芳子母女起床很早，準備了清茶、米飯、豆腐，和黃色的鹹菜，很簡單早餐，請龐德吃飯，芳子和他的父母說了許多道歉的話，表示沒有好的飯菜，招待貴賓，感到抱歉。

芳子的父親，身體很消瘦，花白的鬍子，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說話很無氣力，龐德和兩位老夫婦談話，由芳子翻譯，龐德將在東京和田中許多出洋相的地方和自己的阿木林的事講給老夫婦倆聽，逗的大家哈哈大笑不止。

龐德很會處理陌生的環境，許多拘束和客氣，一開始，就消除一盡，神主也會說過：使龐德在鈴木家裏，形成家庭的一份子，不要像招待一個外賓那樣的拘束。

龐德的舉止行動，也令人產生一種好感，芳子毫無討厭他的表示，並且還有好感的表情，鈴木老夫婦，以芳子爲家庭的中心人物，也是因爲膝下祇有這樣一位千金小姐，長的又很秀美，做

起事情來，也是要强好勝。所以一切事情，兩個老人，也以她爲主，老夫婦看到芳子的情形，也就放了心。

吃完早飯，芳子準備妥善全套配備，但穿上一身潛水服，僅露出雙臂和雙足，龐德面孔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她似銀鈴般的嬌笑起來！

「這是一件在貴賓面前穿用的潛水衣，我們叫它潛水禮服，神主叫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穿用，以表示禮貌。」

「芳子，我知道妳是一種藉口而已，妳以爲若和往常的一樣暴露，我們這樣野性的西方人會產一種不潔的想法，這是一種多餘的想法，好啦！閒話少說，今天我們來打破以往捉鮑魚的紀錄好嗎？我們的目標是多少條？」

「五十條就可以，一百條最理想，但，先決的條件是你要把船划的好，否則，什麼都談不到，一切變成空想了。」

「好！我一定會盡力的」。龐德很愉快的說。

「但，你要善待大龍？」芳子笑着說。

「大龍是誰？」龐德一股妒嫉之情，從心底而起，感到不能獨佔芳子，有說不出醋意。

「到了時候，你就會知道的。」芳子將裝鮑魚的木箱和一捆長繩，她將木箱交給龐德，自己揹着繩索，領先走出村莊，向着碼頭走去，順着岩石小徑，緩緩下降到小灣曲的海邊，一隻小漁

船，拴在岸上的一塊大石上，小漁船上蓋着防日晒的蘆葦，龐德把蘆葦抱在地上，將拴在石頭上的繩索解開，將應用的東西放在船上，不費力的將這隻小漁船推到海裏，船是硬木造的，雖然體積很小，但在水裏很穩。

芳子將用的東西整理妥善，把拴船的繩索收回來，一面工作，一面口裏吹着口哨，發出一種低沉而慰撫的聲音，龐德划着小船，在清晨的海洋中，感到無比的神曠心怡，悅耳的口哨，有節奏的吹着，後驚異的看到小灣的中心，飛濺起一陣水花，從水中飛起一隻黑色的大鷺鷥，像一隻飛矢一般，破空飛來，在船頭芳子的脚前降落，大搖大擺走到芳子的跟前，口裏還吱吱喳喳的叫着，芳子灣下身去，在牠的頭頂和頸部輕輕的撫摸，嘴裏也不停的和牠說話。

牠好似聽懂芳子所說的話，跳上船舷，然後蹲下來，開始整理牠的羽毛，偶然舒展牠的雙翼，有時獨脚着地拍拍翅膀，表演出一種優美的姿勢，有時頭頸向天，兩隻藍色的眼睛似乎向宇宙間探索秘密。

芳子用來拴鷺鷥長繩末端是一隻薄銅環，套在鷺鷥的頭頸上，大概這是日本捕魚的最好的鳥，他請教芳子：

「在海上能够幫助人捕魚，就是這種鳥吧？」

「是的，在三年前，我檢到牠，那時候牠還很小，我給他套上銅環，現在已經長的很大了，銅環也隨着放大了，現在牠小魚可以吞下去，大魚就含着帶回來給我，有時候我把大魚身上切一

片肉給牠吃，作爲獎賞，牠高興的很。

在海上做活，有牠陪伴着我，就減去許多寂寞了。你要拿着繩子這一頭，當牠浮出水面，你就得照顧牠，我父親生病有三天沒有出海了，這幾天，我都是搭別人的船，你來了，可以說是牠的幸運。」

「妳說的大龍，就是牠嗎？」

「是的，因爲牠在海裡游起來如同龍一般的快，並且我喜歡龍，我就叫牠大龍。」

龐德知道大龍是一隻鳥，他的妬意方消，心裏如同懸掛的一塊石頭，才安心的放了下來。

龐德因加力的搖動雙槳，臉上的汗一直的淌下來，芳子從頭上解下白巾，俯身爲龐德從額角擦到胸部，輕輕地抹擦，她那俊俏的面孔，一對大眼睛，高高的鼻子，兩片如花瓣的嘴唇，在龐德眼睛裏閃動着，她那玫瑰色澤的皮膚光潤而豐滿，烏黑的秀髮，自然的鬈曲如瀑布不般披在雙肩，潔白的牙齒，整齊而平均，一般的日本女子，都是四肢粗短，腰臀臂成垂直形，但芳子的曲線玲瓏，他的雙乳和臂部都很高挺而結實，腹部成扁平狀，玉體的柔和，曲線之優美，使龐德不敢相信是在這種天涯海角的孤島上的漁女，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手趾和脚的皮膚很粗糙，這是一種勞力的象徵，海島上的男女是平等的，他們同樣的工作着，海男海女同是海人，她們不像西方女人，向男人爭取權利，要求高度的享受，在工作上力求輕鬆，龐德想到這裏，油然而生崇敬之意。

芳子的肉體，終年積月的在海水裏泡着，竟仍保有完美的皮膚色澤，眞是一種奇蹟。但是最能吸引住龐德的心，還是她的風姿和天眞活潑的一瞥一笑。她看到龐德汗流挾背，她很自然的取下頭巾爲龐德毫不理會替龐德揩抹着，這種動作，就是她眞正的可愛處。

龐德忽然由心裏產生一種意念！若能每天陪着芳子划船出海，傍晚再划船同她回到那雖小而整潔房子裏，幸福的過一生，也就別無他求了。

但是，龐德知道這祇是一種空思夢想，再過幾天，將事業辦妥，就要回到他那齷齪現實的生活裏，這祇是一生中忙裏偷閑的兩天，他要把握着和芳子、小船，海，每島在一起，他要儘量使這兩天成爲他一生中値得回憶的兩天。他更要儘力幫助芳子捉捕鮑魚，使她這兩天也成爲一生中最快樂的那天。

芳子說：「你划的很不錯呢！快到了。」她用手一指，海上的漁人船已散佈在海面的各處，我們漁人的規矩是先到先佔，今天我們要到一塊暗礁處，但，有許多人知道那個地方，鮑魚最多，假如我們先到了，就是我們今天捕捉的地盤了。

「那塊暗礁生有很厚的海草，鮑魚是吃海草生活的，但這塊地方比較深，我們潛入水裏一分鐘不換氣，就可以捉到三四條鮑魚，牠會被藏在很深的海草裏，完全靠手到海草裏去摸，捉到後就串在這鋼鈎上，也許，你也希望試試運氣，我聽說你的游泳技術很高明，我已經把父親的水鏡帶來了，你剛入深水時會感到不習慣，很快的就會進步的，你在黑島計劃耽擱多久？」

「恐怕最多也不過三四天。」

「唔！那太糟糕了，你走了以後，誰給我和大龍划船呀？」

「到那時候，也許你的父親已經病好了。」

「但願如此，我該將父親送到城裏去治療治療，早一點恢復健康，但父親年齡也老了，也活不多久了，爲了晚年不致使他太勞苦，我還是早點嫁個人來幫助我划船，但是在黑島上找個人嫁，實在是不簡單，因爲黑島上的人對象太少了，並且我因拍電影存了一點錢，但他們就認爲很多了，若要因爲那點錢要嫁給我，那就太糟糕了。」

「那妳就該離開這裏，或是再拍電影怎麽樣？」

「不！我討厭拍電影，因爲好萊塢那些傢伙們，沒有一個好東西，他們拿着我們日本人，好像看下等動物似的，我的身體，好像是大衆的，他們那些自己傲滿自命不凡的態度，我一個也看不順眼，我要終生住在黑島，我的問題都請求神給我安排。」她笑了笑又說：「就像今天一樣，神已經給我安排一個划船的人！」

龐德聳聳肩，笑了笑。

「快到了，大概還有一百碼，」芳子用手指了指前方，「請你留意，繩子保持着拉緊的狀態，這是一件苦差使。」

芳子站在船中央，身子保持着平衡在船中央，把長繩拴在腰間：「你感到我在水裏一抽，你

就馬上就將繩子向上拉，一直拉到我出了水面，這是很用力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再爲你按摩，我對按摩，很有研究，我的父親每天都需要我給他按摩一次。

龐德把槳放在船頭，大龍在船尾舒頸伸腿，牠也在作準備似的，芳子把繩子拴在木盆上，把它浮在水上，芳子如一條魚似的，滑入水裏，大龍立刻潛入水中，無聲無響，芳子和大龍潛入水中，連一個水花都沒有濺起，眞是天賦的本領。

龐德拉着拴着芳子的繩索，站了起來，芳子從水裏伸出頭來向龐德看着：「這裏很不錯」。然後向龐德飛了一個媚眼，又向他擺了擺手，閉起嘴唇，又從口鼻將空氣深深的吸了一滿肺，頭先鑽入水裏，弓着身子，很安詳的游入水中，兩腿搖擺着，使身子迅速的潛下去。

龐德將繩索一圈一圈的拋出去，緊張的看了看手錶，大龍忽然在船邊出現，嘴裏含着一條有半斤重的魚。龐德正在緊張和匆忙中，無暇去照顧大龍嘴裏含着魚，眞是忙中來湊熱鬧，早不到，遲不來，趁着這時候來搗蛋。龐德心裏在想，手裏不停的甩繩子。那隻鷺鷥，好似看透了龐德的心事，不屑的看了龐德一眼，把口含着的魚，掉在空盆裏，像一支黑色的矢，飛快的將踪影消失在水中。

德龐正在緊張不安時，手中的繩子抽動了一下，龐德急忙看了一眼手錶，已經五十秒了，趕忙的拉回繩子。海水清澈如鏡，離開海面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龐德就看到芳子從水裏向上昇起，她在船旁破水而出，雙手高擧兩條肥大的鮑魚，示意讓龐德看看。然後放在木盆裏，她一隻手

扶着船旁喘着氣，龐德站在船上，非常欣賞這條魚美人，尤其那醉人的乳峯，在薄那薄的衣衫裏，向着龐德很自傲的表示魔力。

芳子抬起頭來，向龐德淺笑了笑，又深吸了一口氣，又鑽入水底。

時光匆促的過着，龐德已經將操作的程序習慣了，這時也可以勻出時間，向四外附近欣賞一下海景，在一百碼之遙，有一隻小船，一個青年人在放繩索，一會由水面上鑽出一個姑娘，身體光滑的如似一隻金色的海豚，和那個青年，親密的交談着。

木盆裏的鮑魚，越來越多了，其中還有十多條跳動的魚，龐德也要隨時俯身從大龍口裏去接牠捉來的魚，有一次他一大意，將一條魚，從手裏滑出去掉到海裏，大龍表現出瞧不起他的神色，向他看了一眼，才又潛入海去。

芳子又從海裏浮上海面，她已完成今日第一階段採鮑魚的工作，她要在上面休息一個適當的時間才能再潛入水裏工作，她用力的爬上船，因爲氣力差不多都用盡了，她這時也不顧及規矩和禮貌了，她除去頭上紮的毛巾，和臉上的水鏡，在船尾坐下，嬌嬌的笑着喘息，她向木盆裏看了一下，笑了。

「今天的成績還不錯嗎？現在已經有二十一隻了，這個用具你帶上，你也可以下去看看是怎樣一會事，我不管在下面情形，時間到了卅秒，我就把你拉上來，你把手錶給我，讓我也有個數，你要注意，千萬不要把鋼刀遺失，否則，今天的工作，就完蛋了。」

龐德第一次潛下去，因爲他的速度太慢，剛潛下去，向四方觀察一下，還沒有將環境看淸，就被拉了上來。

第二次下去，龐德盡量的爭取時間，潛到海底，那是一片綠色的平原，上面生着很厚的海草，和堆積着亂石，可能鮑魚就藏在亂石和海草裏，他感到自己的肺活量太小，所以這次下去，拚命的掙取時間手剛伸進岩石裏，摸索搜尋，他摸到一塊平滑的貝壳，正着取鋼刀，把它弄到手，繩子又將他拉出水面。

終於第三次龐德捉到鮑魚，當他把勝利品丟在木盆裏時，芳子高興的叫起來，他繼續不斷的潛了卅多分鐘，感到肺部有點疼痛，也感到九月裏的海水有點寒冷，便最後一次浮出海面，將手裏的第五隻鮑魚丟進木盆時，大龍也含着一條魚飛過來，看到龐德也從海裏捉到鮑魚上來，牠掠過龐德的頭頂，落在船舷上，看着龐德爬上了船，牠向他展了展肢膀，表示對他的進步，大加嘉許。

芳子對龐德的成績，更是高興，她拿起船上放着一件和服，爲龐德將全身的水，抹擦乾淨，他兩腿直伸，把手扶在船舷上，儘量的喘着氣，現在一副疲勞的樣子，芳子將龐德身上的水抹乾後，然後將浮在水上的木盆拉過來，將獲得的勝利品數了數，倒下船底。

芳子找出一把小刀，挑選出一條魚，一剖兩半，餵給大龍口裏，吃完後，牠滿意的站在船舷上整理羽毛。

操作到日正當中，他們開始吃午飯，那是從家裏準好的食物，芳子取出來，二盒飯團，上面貼着生魚片和紫菜，這種吃法，日本人叫它壽司，和西方的三明治，異曲同工。

吃完飯後，他們略事休息，把小船泊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芳子將船上清理一下，將他放在船上的一件乾衣服舖在船板上：

「你躺下來，先休息一下。」

龐德雖然筋疲力竭，但有芳子陪伴着，他的舉手投足，都是那樣的美妙，兩隻大眼睛，閃閃的發光，微翹的嘴唇，自然產生一種甜蜜的笑容。

「妳躺下休息吧！我已經不太累了。」龐德說。

「我是習慣了這種生活，只要氣不喘了，體力也就恢復了。還是你躺下去，我給你先按摩幾下，疲勞很快的就消失了。」

芳子不等龐德回答，就用手，推着龐德倒下。

龐德躺在船的左邊，芳子跪在他右方。

「你要閉上眼，我才好替你按摩。」芳子說。

「怎樣？開着眼妳就不會按摩了？」龐德笑着說。

「因爲你睜着眼，會妨碍我的工作？」芳子笑的那樣甜。

「我還眞是第一次聽說過，好！好！我就閉上眼。」龐德眞的閉上了眼，芳子開始她的按摩

工作，自頭頸起至脚頸止，芳子都爲着他按摩，龐德的全身爲被芳子按摩，有的地方，酸酸的，有的時候使身體軟綿綿的，有的時候感到無限的甜蜜，也有的時候癢癢的，麻麻的，但統體都伸展開來，無限舒暢，芳子的手按摩到龐德胸部的時候，手停住了。

龐德睜開了眼睛，看到芳子兩隻大眼睛，正在欣賞他胸部佈滿的毛，好似在猜疑着西方人大概是野獸化身的。龐德也同時看到她那兩個乳房，高高的聳起，在薄薄的衣衫裏向他眩耀，龐德心神蕩漾，兩隻眼睛移向芳子的臉上，正時芳子也發現龐德有異，兩隻眼睛也移向龐德的面上，看見龐德兩隻眼睛如噴火一般，芳子的臉又隨着紅了起來，龐德情不自禁的，兩隻胳臂伸了起來，環扣在芳子的頸間，四片嘴唇如吸鐵石一般吻在一起，緊緊的擁抱着，他們的甜情蜜意，忽略了是在小小的船上，四方的壓力不勻，船就要晃動的。

大龍在船舷上假寐，發覺船在左右的搖擺，大龍看到芳子壓在龐德的身上，以爲是在打架，嘰嘰吱吱的叫了起來，芳子和龐德才如夢方醒，從飃渺的幻覺中清醒過來。

芳子的臉紅的如同一隻蘋果，嬌笑的看了龐德一眼，即刻由德龐身上坐起，龐德向芳子閃了閃眼，向大龍站的地方望去，大龍的叫聲才停止了。

「我們的秘密，被牠看到了。」芳子向龐德笑着說。

「當我未看到大龍之前，我有對大龍嫉妬之意，現在大龍看到我們的舉動，牠可能對我有醋恨之情。」龐德很得意的說，芳子揚起手起，向空中打了一下說：「不害羞。」

現在他們又像上一午樣的工作着，相互的繼續潛下水去，大龍也展肢飛去，龐德下午的工作，比上午習慣和熟練的多了，到了下午四時，天空吹來一陣冷風，溫度漸漸的低下來，芳子最後一次從水裏衝出來，龐德也忙着用乾布幫着芳子抹擦雙臂和擦乾頭髮，芳子很機巧把乾衣服蓋在身上，換下那身潛水衣，這時大龍也破水而出，然後看向天空，在小船上空飛去，如一架偵察機一樣，盤旋了二週，沿着船首滑步下來，然後登上船舷的寶座，等待着將牠划回歸程。

芳子整理妥當，就開始點數一下鮑魚，向龐德說：

「今天的成績，很不錯，竟達到六十五條之多。你初出茅蘆，就有這種的成績，前途不可限量。」

龐德聽到芳子的讚美，自然心裏很高興的說：

「這都是妳指導有方呀！」龐德也感到滿意，這六十五條中，有十條是他的成績。

龐德拿起雙槳，用力的向着歸程划去，他向遠方尋找着黑島，因爲海流的關係，黑島僅成爲水平線上的一個小黑點，目標尋找到了，龐德很安心的划着。

「今天，你太辛苦了。」芳子很體貼的說。

龐德確實筋骨酸痛，四肢和背腰如同被人家用木棍修理一頓似的，他的肩部和背也遭陽光灼傷，勢非脫皮不可。

「習慣了就好啦！雖然累一點，但，我感到非常快樂，有你這麼一位老師教導，眞是三生有

幸。」龐德說這話，確實是心裏的話。

龐德心裏想，這祇當作執行任務之前，一種必然的訓練，以備那未來的游水，爬墻，格鬪，或一切無可避免的困難，勢必發揮其全部的潛伏力量，才能完成艱鉅的工作。

但他能時時和芳子在一起，他的一顰一笑，已能夠減輕他身上的痛苦了。

「今天晚上，你洗完了熱水澡後，我再給你按摩一次。一定可以解除腰酸背痛的苦惱。」芳子很親切的說。

「謝謝妳，妳操作一天，同我一樣的辛苦，怎麼讓妳這樣招待我，使我倒不好意思了。」龐德說的良心話。

「沒有什麼，你幫我划船，我幫你按摩，這也是很公道的，你在我家裏，沒有什麼好東西招待你，我祇有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使你快樂。」芳子一對杏眼在龐德面上轉來轉去。龐德的意識裏好似芳子的眼睛裏，有一對天使向他招手呼喚。嘴唇微微笑着：「你休息一會，讓我來划。」

「我非常感激你們全家的熱誠，尤其是妳待我這樣好，一旦要離去，不知那滋味怎麼消受呢？」龐德好似向芳子告別的心思：「還是讓我划到家吧！」

芳子把手扶在龐德的左手：「你分給一隻，讓我倆同時划，那樣又快，又有趣。」龐德祇好給芳子一隻槳，倆人並肩向前划行着。

海上的水波，被夕陽反射的光芒，如同萬千條金線，交織着金碧輝煌的天羅地網，遠處的歸

舟，星星點點，龐德右手划船，左臂圍繞在芳子的腰間，抱着芳子的半邊身子。

芳子的臉轉向龐德，她那長長的睫毛，大而深的眼睛，微翹的鼻子和櫻桃小嘴，向龐德眩耀着，那種神情，眞像一個東方的哥洛美女郎的可愛，龐德的頭伸過來，圍在芳子腰際的左臂，又抬向芳子的頸頸，四片嘴唇又合在一起。

遙遠的小黑點，漸漸的大起來，他倆的甜情蜜意仍似火如漆的燃燒着，四面八方的歸舟都向村子的碼頭聚集而來，他倆才鬆開了擁抱和戀戀不捨的吻。

船靠近碼頭，龐德讓芳子先下船，鈴木老太太笑迎在碼頭上，龐德把船上的用具和衣物，遞給芳子，又拉開船板，將一天的勝利品提出來，用木桶盛裝着，後後將船的繩索，甩到岸上，跳下船來，將船拉到早晨停放的地方栓在一塊大石頭上，才走向碼頭。

鈴木老太太迎過來，九十度的鞠躬向着龐德，龐德急忙也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龐德先生，今天辛苦你了。多謝謝。」鈴木老太太說着，芳子翻譯成日語告訴龐德。

「多謝謝老太太你來迎接，我祇是隨着芳子小姐學習學習。」龐德說完，芳子又譯成日語。

「你的成績，很不壞嗎？今天居然有六十五條鮑魚，難得難得。」鈴木老太太笑容滿臉的說。

龐德將鮑魚提到交易市場，芳子和市場上的人，過秤議價完了，三個人喜氣洋洋的走回家去。

第二天又是一個艷麗的日子，捕捉鮑魚的數字，一直上升，當然歸功於龐德的潛水技術有着顯着的進步。

在偶然的一個休息期間，龐德無意的向芳子問起對海面的那座古堡。

芳子聞言臉色立刻大變，倒使龐德大吃一驚。

『雷先生，我們談論它是犯忌諱的，尤其是我們黑島上的人，就像是你說的吉甫賽人一樣的迷信，我們均認爲人間有妖魔，神君對我的庇護却無法解除妖魔對我們的恐懼，村中父老們均說外人對我們日本，都是不利的，那麽它便可能是由西方來的「死神」，一身均是罪惡。據我們黑島上的人傳說，我們的六大地藏菩薩，將派遣一名使者，從黑島過海，去除掉那害。』

龐德不懂甚麽是地藏菩薩，便問芳子，芳子道：

『地藏是專門保佑小孩子的神明，在黑島無人居住的那邊，便有六個石像，並排坐在海潮可及的岸邊。其中有一個沒有頭，據說是被巨浪冲走。你別以爲他們的法像只是兩塊岩石堆成，可是形態倒很莊嚴可畏。他們坐在那裏相傳有幾百年了，祇能在落潮的時候可以看到，當漲潮的時候，他們就完全隱藏水中，暗中保佑我們海人。不知是那一代老祖宗時開始，一直到如今，我們每月都要替他們換一次新的白布袈裟。尤其每年的六月，天氣轉得暖和，海人在出海之前，必須全島的人，列隊到地藏菩薩面前誦經禮讚，祈求他們賜給我們平安和豐收。』

『地藏菩薩眞能派人渡海去除妖？這傳說妳聽誰說？』

『誰知道是眞是假，但是大家都很相信這種說法就是了。』

『啊，騷迭士尬！』

龐德仿效日本人的口吻，說了一句日語，兩個人俱然都不由而笑，又重新開始繼續工作。

到第三天的黎明，龐德像前兩天一樣，坐在門檻上吃早飯。芳子走到他身邊，輕輕地說：『雷先生，跟我來。』他不知她葫蘆裏賣的是甚麽藥，便隨她走進去了。

芳子悄聲說：『剛才神君派了一個人來通知我們村人，說昨天來了一隻船，帶來了很多糖菓香煙一類的東西。作爲打聽關於警艇事情的酬勞。他們來的時候是三個人，而回去的時候却只有二個，還有一個却忽然不見了。他們三人自稱是對面熱帶植物園的守護人。有責任阻止任何份子潛入他們的植物園，這些問題村人們豈能作主？尤其便叫我們去問神君。神君的回答很妙，他說，你們那一個人是來校驗漁民登記證的，來的時候就一路暈船，回航時那裏還能坐得住？一定是躺在船底板了。於是他們告辭而去。神君派了一個小孩到山頂信號臺去觀看動靜。據那小孩回來說，那條船駛進古堡旁的海灣，便被安頓在船棚裏了。神君認爲你可能知道這件事情，才派人來告訴我。』她憂愁的望着他：『雷先生，我們可以說是朋友，你不該瞞我，你和神君之間一定有秘密，而這秘密又似乎與古堡有關。』

龐德的臉上蕩起笑容，他走到她的身邊，雙手輕輕托起她的臉，並且吻了她一下，說：『芳子，妳長得漂亮，心地更善良。我實在不該瞞妳，我想借今天不再出海，我們一同到山頂的信號

臺去，我在那裏觀察一下古堡的地理形勢，同時儘可能將我的事情告訴妳。其實這些事我早就想告訴妳了，並且希望妳給我幫助。妳知道我是一個人類學者，當然不會錯過一個有趣的材料，那就是妳所說的六位地藏菩薩，我也要順便瞻仰瞻仰。』

芳子把準備好的午飯放在一隻小籃子裏，然後進屋穿起那件粗布的棕色和服，脚上套上麻繩編結的涼鞋，便與龐德沿着彎曲的小距離開漁村。直向山頂行去。

山茶花的季節將要過去了，可是偶而還可看到一簇篷野山茶，正在盛開，它那艷麗的花瓣，在矮楓林的點綴下，更顯得悅目妖冶。芳子領着龐德穿進楓林，直到一座小神社前，她說：

『這神社後面有一個很好的山洞，可是却沒有人敢進去，據說裏面有很多厲鬼。我有一次大着膽子進去，倒沒有什麼發現。依我看來，既便有鬼，也不是害人的厲鬼。』

她走到神社前，合什稽首的默默禱告，禱告完畢又行一次禮，方始離開。

他們開始爬那條通往山頂的小路，沿途驚飛了很多美麗的山鷄。直到快到山頂，龐德才叫芳子停下等他，而他一個人却潛行到信號臺的亂石之後，窮目眺望，極力偵察。他可以看到海對面那座古堡的高牆，並可看到園中金黑兩色參雜的城樓。這時已是十點鐘，他看見有幾個農夫衣着的人，脚套長統靴，手拿長棍在園中忙碌着。這些人的咀上都戴着黑色的口罩，他們是否在搜索昨晚送命的自殺者？抑或是忙着別的，不得而知。假若他們在炎熱的岩漿洞旁找到那個尚未斷氣的瞎眼人，他們是把他拉去見他們主子邀功論賞？還是乾脆一脚將他踢進洞去，送上西天？

龐德今晚便要進入這個陰森恐怖的地方，他該藏在甚麼地方，才不致被人發現？這些問題接二連三的在龐德腦中打轉，但是他都無法得到答案。他想，只能進去之後再作安排。

他默默祈禱氣候不要轉變，希望今夜夜晚，仍是風平浪靜，以便偷渡。

他回到芳子身邊，兩個人併排坐於草地上，他望着海上星散的漁人灘，對芳子說：『今天夜晚，我要游到對面古堡，爬過高牆，一直到最裏面。』

芳子點點頭說：『果然被我猜中了，你要去那古堡的目的，一定是要殺死那個人，也許連那女人也一併殺掉。你就是我們傳說中的地藏使者，渡過海去為民除害。』她轉過面頰，目望大海，又問道：

『為甚麼要叫你去做這件事？而不讓別人去？』

『他們是外人，我也是外人，如果發生事故的話，你們政府可以推卸責任，說是外國人們起的內鬨，與你們日本無關。』

『噢！我明白了。神君答應你這樣做嗎？』

『是的，他已經答應了。』

『假若……以後……還能替我划船嗎？』

『也許還有短暫的幾天，然後我必須回英國不可了。』

『不，我相信你會在黑島多躭留一段時間。』

『根據甚麼？』

『不根據甚麼，但我這樣想，並且我在神明之前曾這般祈禱。我從來沒有在神明面前祈求過什麼，這是第一次，我深信不會使我失望。』她停頓一下。『而且，今晚我要和你一同游到對岸去。』

龐德剛欲開口，却被她擧手阻止了，她繼續說：『在夜晚兩人同游可以彼此互相照應，而且我對這一帶海流很熟悉，若沒有我帶你，你也許游不到那邊，至少也得事倍功半，徒浪費寶貴的氣力。』

龐德緊緊地握住芳子的手，說：『芳子，不行！這是男人的工作。』

她嚴肅的鎮定的面對着他，以極親暱的口吻說：『太郎先生，你姓雷，風雨中最具權威的聲響，令人非常可怕，但是我却從來不怕雷。我說過就算數，我一定要去，不但今晚去，而且要每晚都去，時間是在準午夜，我在牆下的岩石旁等你一小時。我知道我不能在園子內幫你什麼忙，可是却可以幫你回來。那些危險份子也許會將你弄傷，你出來時我便可以替你包紮傷口，至於泅水，女人比男人强，所以有海女之名而沒有海男這一名稱。尤其我對這海島四週的海流最為清楚，就好像瞭解我家中東西放在那裏一樣，你不必頑固着不許我去，那將使我無法安眠，我總覺得我該陪伴着你才為妥善，你隨時需要，我都可以馬上幫忙。你還不瞭解？太郎先生，答應我罷。』

龐德勉為其難的望着芳子，道：『好罷，芳子。』

芳子笑了，龐德却乖戾地說：『本來我只想請妳幫忙將我送到某一個適當地點就行了，却想不到妳堅持着要同我一同去喂鯊魚……』

『有地藏菩薩保佑我們，鯊魚便絕不會找我們海女麻煩。記得在幾年以前，有一個海女下水，不慎她的繩子被礁石絆住，幾乎發生意外，但却未被鯊魚吃掉，這裏鯊魚像是從來不吃人，牠們把人看作跟牠們自己一樣的在水中游泳，唯一的那次意外，仍被村民們談論着。』

芳子笑了，笑得很開心，像戰勝者一樣的又發表她的高論。

『現在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我們該吃點東西了，吃完之後，我要帶你去拜見地藏菩薩。我想他們也一定樂於接見你。』

龐德果然依從她，兩人吃完芳子早已準備好的東西後，便沿着另一條蜿蜒的小徑下山，這小徑一直通往漁村東首的一個掩蔽海灣。

這時潮水已經退了，他們可以涉水由扁平的黑卵石繞向岬角。

轉過彎去，龐德首先發現五個巨人，併排坐在一片平坦的岩石上，他們眺向遠處。岩石下面有一條狹長的石灘相接連。

五個巨人均是由兩塊石頭膠合起來的形像，他們的身體乃是一塊巨大的長方形石塊，頭部則是較小的圓型巨石。他們身上果如芳子所說披着白袈裟。袈裟的外面有繩索拴縛着，以致不會被

海水衝走和狂風刮落。

這五個栩栩如生的菩薩，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像是觀察這個人間的善惡，並且冥冥中掌握着黑島漁民的禍福休咎。

至於那第六個菩薩，至今祗有他的身體尙屹然存在，而他的首級却早已不知去向了。

芳子和龐德走到石像的面前，仰望着他們那毫無表情，平滑空白的面孔。龐德毫不自禁的泛起一種敬畏之情，是他生平所未有過的現象。他幾乎像在這原始的偶像中，發現了黑島人的祖先所成功的根源及無限的感信。龐德不由自主的一陣衝動，幾乎跪下來祈求祂們賜福。但他終於抑制住這種衝動，默默的低下頭。而他的心中這時却像是向黑島的祖先們呼籲，他這次來此地雖然爲他自己，但是也間接着爲日本除害。他希望他們支持他完成這個艱巨的使命。

當他再度抬頭時，芳子已萬分感動的雙手合什跪在石像前，她那張美麗的面孔上却流露着過多的憂慮和希望。龐德雖然聽不淸她喃喃祈禱些甚麼。但却隱約的聽到她叫『雷太郎』的名字，不知多少次。

芳子禱告完畢又行一個禮，方始從地上爬起來，一臉樂觀的望着龐德。龐德正自奇怪，難道在這菩薩面前禱告，眞能應驗嗎？芳子這時非常高興而且認眞的說：

『地藏已經答應我了，你看到他點頭嗎？』

『沒有，』龐德說：『我沒有看到。』

『點頭了』芳子肯定的說：『我親眼看見他們當中三個都點頭了。』

龐德幾乎被她天眞的表情逗得發笑。但他楞住了說：

『算他們點過頭了，總之我未見着，也用不着與妳爭執。現在時間還早，我們找個地方休息，順便研究研究怎樣過海，妳說好嗎？』

『好，』芳子說：『我提議去小神社背後的山洞，那裏絕不會有人闖入。』

兩個人沿着囘路走到神地，那個山洞果然是一個隱蔽的地方，洞外荒草沒徑，裏面却是乾乾淨淨的。大概因爲地勢高，風力很强的關係，洞內也很乾燥，岩壁上也無凝集的水珠。

龐德在洞外找尋了很多乾草，舖在洞內，他躺在上面，問芳子要不要也躺下休息一會。

『我坐坐好了，』洞內原有一兩塊潔淨的大石，芳子挑選一塊靠近壁石的石塊坐下。『太郎先生，你爲甚麼要決定今晚去呢？』

『月亮已經快圓了。我需要月光，並且不止一夜，還有更多夜晚。』

『我一直在奇怪。』芳子天眞無邪地說：『你爲甚麼不從陸路去那個地方，而要改從海路，並且還選擇了黑島作出發點？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這是神明的安排，否則我們就不會相遇了。』

『這問題我們在福岡已經談論過了。』龐德坦率的說：『自殺者均是買適當地鄉下人通過一個沼澤地帶到達那邊的高牆，牆上有缺口可以爬過去，但是這種人爲的缺口時常更換地點，除了專做領港的鄉下人外，連治安人員都摸不到門路。我是個不懂日語的人，祗好冒充又聾又啞的殘

廢者，因此在找人帶路上就增加很多困難。同時，我此行的秘密極端秘密，當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我才決定走海路。一方面，他們不會注意海邊的防範，於是增加我得手的機會。走海路固然也可由福岡直接到達他們附近再游水過去，但對那裏的海域不熟，一個不好，打草驚蛇，更弄巧反拙，所以我們決定選擇黑島作爲跳板，同時我在等待月圓的這兩天中，借機熟習一下環境，鍛鍊鍛鍊自己體能。』龐德對芳子笑笑，繼又說：『幸而，我們採取這計劃，我才碰到妳，這眞是我的造化。有妳幫忙，已是好的開始，好的開始正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妳把這些視爲神明的安排，顯而易見神明是要我成功，而不是失敗了。』

『神明當然要你成功，因爲……』

芳子嫵媚的一笑，含蓄的繼道：『神明並且要你再回黑島，再繼續做我的划手。』

說到划手，龐德猛然想起一個問題，道：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乘船到海中，然後再游泳？』

『我們要一同到那邊去，船棄海中怎麼行？再說，我們海人的船從不向那方向行，魔鬼在月色下發現這樣一條可疑的船，反更增加狐疑。』

『妳說的對！』龐德關切的望着芳子，『可是這段路程很長呢。』

『以我們的游泳技術來講，在這種天氣之下，游半里路的水程是不成問題的。』芳子顯得極有信心的說：『我想我們不該由這裏下水，我們要乘小船划到最靠近對岸的一個小灣，那小灣在

黑島的東岬，在那裏將船藏好，便可下水了，如果時間和方向拿捏得準，便可以碰到一股順流，那麼游起來更不需費什麼勁了。』

兩人彼此交談中，芳子已不知不覺的坐在龐德身旁的草上，並且輕輕的依偎在他撑起的大腿上。龐德望着她那張秀麗的面頰，不禁一躍而起，捧住那張臉，熱烈的猛吻。芳子沒有抗拒，祇是不勝羞澀的閉起星眸，情不由主的雙臂緊緊的摟在龐德的頸項間。

也不知過了多久，洞中已是一片黑暗，祇有出升的月亮在洞口斜斜地投進一抹銀輝。芳子把熟睡中的龐德推醒，叫他一起到洞外欣賞月景，和略進一點食物。

芳子、龐德飽餐一頓豐富的野餐，然然踏着月色，走到海邊。

他們按照計劃乘船到東岬，只花了半小時的時間。他們上岸之後，便將小船也拉上岸來，並且將它藏在一個岸石孔隙裏面，非常安隱可靠。這時已將近十一點鐘。那輪將圓的月亮高掛中天，把它周圍的魚鱗雲照耀得清晰萬分。雖然死亡樂園距他們有半里之遠，可是龐德和芳子均是輕聲的交談着，似乎深怕他們的密謀，會不愼被對岸神通廣大的妖魔所發覺。

芳子脫掉她那棕色和服，將它叠好放在船裏。她那赤條條的胴體，在月光映照下，格外顯得均勻悅目，尤其兩腿中間的黑三角布，似乎在招着手，而那後面兩股中的黑帶子更像是要快解除縛束，龐德目不轉睛，看得呆了。芳子風情的輕笑起來。

『不要儘看人家的黑貓嘛！』

『黑貓？』龐德驚異的說：『爲甚麽叫它黑貓？』

『我不告訴你！你自己去猜吧！』

龐德小心翼翼地穿起他的黑色耐寒服。他覺得這衣服穿在身上很舒服，跳到水中也能保持溫暖。他沒有將頭罩罩上，任由它披在背後，芳子的水鏡也未戴上，只是套在額間。

龐德將那浮囊，拴在他的右腕上，乃是防犯忙中有錯，臨用時找它不着。

一切停當，龐德向芳子會心一笑。這時她正向他走來，當到面前，突然她擁抱住他，在唇上吻了一吻。

龐德大出意外，方待還吻，她已如驚鴻般地離開，戴好水鏡，潛入銀波微蕩的海洋之中。

× × ×

芳子在水中的動作非常自如，龐德跟隨在她的後面，可是清晰的看見她那光潤的一雙脚板，在水中舞動，兩團又白又高的臀部中間，夾着一條令人想入非非的黑帶，引誘他在後努力追逐。繫在右腕上的浮囊無形中給他增添了很多阻力，幸而他戴着脚鰭，使得他在前進中稍獲補償。

他們先前的行程是與海流成對角線，後來漸漸歸順海流，進行速度自然上昇。龐德毫不吃力的順水逐流，只見那垛牆越來越長，越來越高，終於隔絕了他的視線。

他們起先碰到些牆脚下的亂石。芳子便伏在一堆海草的下面，不散起來，深恐月光照着她赤裸的胴體，被守衛人發現。

龐德知道凡自殺者均由正面進來，所以縱有監視之人，對靠海的這一面，也絕不會愼重。他悄悄爬上岸石，把浮囊打開，取出爬山用具，再向上爬上幾呎，脫下脚上的脚鰭，塞在潮水漲不及的縫隙中，他準備上去了，向芳子送一個飛吻作爲告別。

芳子滿面均是晶瑩的水珠，在月光下閃爍，分不出是淚抑或是水漬。她向他擺擺手，便像一支白色的魚雷一樣，迅捷地潛回海中，蕩起一圈圈銀白色的漣漪。

龐德向她投出最後依戀的一瞥，然後收歛心神，一步一步向上爬去。這牆雖很高峻，但石塊之間却有縫隙，足够容他插入足趾，他便這樣攀升上去。

足有二十丈高的圍牆，他費了二十分鐘的時間方才揉升而至。其間他只用了兩次爬山鎚，因爲那石塊間的空隙太小，他酸痛的足趾實在無法踏入，他才使用了它，並且悄悄地，以免發出聲響。

龐德由砲門匍伏着向內窺探，果然，從他所料砲門到園內的地上建有石階，他就在陰影中傴僂着身軀潛行下來。夜靜如水，祇有淙淙的流水聲，仔細聽，在水聲的後面，還有粘膠物質所發出的短促拍拍之聲和漿液的滾煮聲。龐德知道那是火山的漿穴所發，他不思慮的挨着牆向右緩緩行進，他想找一個可以潛伏其中的處所，作爲他行動的基地和藏放工具之所。因而他竟連小樹叢也不放棄偵察。

他發現每一個地方都收拾得很乾淨，地上的野草全部被連根拔去，而且他還嗅到不同味道的

怪異香味及特別刺激呼吸氣管的毒露氣味。

終於，他碰到一所挨牆所造的一間小屋，四壁頹廢，小門半開。他凝神靜聽一下，屋內毫無動靜，於是，他推門而入，不出所料，這小屋果是貯藏園製工具的處所，裏面隱約可以看到有鐵鏟一類的工具和一部獨輪推車。他再躡足向裏走，被他看到一堆如山的粗布口袋，他覺得這間小屋雖然有人經常進出，但是作爲他的潛身之所却很理想，同時惡徒們更不會料到，他敢委身於此。

龐德解下他腰中的浮囊，有條有理的把布袋向前移，後面便騰出一塊地方作爲他的巢穴，然後把浮囊藏在布袋底下。他在縱身出來時，竟把布袋扯得稍微零亂一點，使人看不出破綻。

龐德回到園中，便四下打量，他想先將整個園子作一次通盤的初步偵察。他緊挨着圍牆前進，遇到有易於暴露身形的地帶就像兎子一樣，急步而過。雖然他雙手也被包在耐寒衣內，可是他仍避免觸及任何植物。這些植物一路上發着各種不同的强烈味道，其中有一種植物的異香，據聞有特毒的植物，也會有特別的甜香。

他走到湖邊，湖面蒸發着一層迷濛的水氣；使死寂的湖水憑添一種神秘的氣氛。當他站在一株大樹下觀察時，一片落葉，掉在湖裏，立刻，水面上起了漣漪，把葉子淹沒在湖裏。

龐德心裏想，輕如飃葉，落在這個湖裏，都難逃脫沉沒的厄運，何況人要是掉下去，就可想而知了。走過湖，就是一個小火山，冒着强烈的硫磺惡臭，裏邊如沸水般滾着泥漿，火山爆發的

時候，泥漿就和泉水一般噴到半空裏，龐德站在很遠的地方，就感到氣濕燠熱難耐，這時龐德已經發現夏博士的正房的側影，在樹底下蔭森可怖的出現。

他格外小心謹愼的匍伏前進，以免發生聲響和被發現身影，而驚動夏博士所豢養那羣魔鬼爪牙，他向前爬着，魔鬼四面恐怖極了，蔭森的令人喘不過氣來。

魔宮的外形，一層比一層小，兩邊翹角瓦頂，如一頭張舞爪的大妖怪，左右都似大翅膀的伸向天空，圍繞着這幢房子的高大樹木，密不通風，陰森而帶有魔氣，遠遠聞到，有如泣如訴的聲音。在外邊向裏看，一絲光亮都不外洩。

龐德繼續向前爬行，一步一吋的移動，以免發出招人起疑的聲音，一步比一步驚險，他要瞭解四圍的環境，以備必要時逃命之用。

古堡上的彫飾和鏤金，在月光映照下，如同千萬隻虎眼，在監視着院裏的動靜，龐德小心謹防探照燈和鎗口的吐射，心裏警覺萬分，終於讓他平安的到達屋前，開始搜查吊橋之下的進出口。

他找到一扇小門，上面已飽經風霜的鐵銹，鐵鏈和門鎖都銹爛不堪，但門上另有一把鐵閂和鎖鎖着，他繼續再向前摸索，這地方的地勢很低陷，荒草野蔓有一人多高，想也許是以往的護塹，而現在已經成爲乾涸了。

龐德爬到門前，仔細察看門鎖和鐵閂，可以用他帶來的百合匙可以啓開。龐德想今夜已將地

勢摸的清楚，趕快離開這個是非地，待明天再來下手。他小心謹愼的循來路退回到園牆，繼續再向右方察看，忽然有一個動物，迅速的鑽進花草的陰暗處去了。

據龐德推斷，可能是兇猛的毒蛇。龐德慢慢的向前走着，他聽出一種異聲，立刻藏身在一株大樹的陰背處，靜靜的聽着；起先他判斷是從不遠的灌木叢中發出，好似一隻受傷的野獸，不一會，前面來了一個東倒西歪走着的人，在月光下龐德看的很清楚，那個人頭腫的如同一個大皮球，面上的眼鼻都腫脹如一條細縫，如醉漢一般的走來，嘴裏呻吟不絕，他向月光吼叫一聲，發出一種恐怖，痛苦，而向上蒼呼叫。

突然，他停下來，他發現此行的目的地了——死湖。他又狂吼了一聲，兩臂前伸，縱身跳到湖裏。

龐德剛才看到落葉入湖的情形，與現在情形一樣，但騷動的程度，遠比前者激烈的多。湖內的魚、蛇、蟲、像飛鳥般聚集在這具人體上，聽到一聲令人心悸的呼喚，在水上翻了一個身，沉到他夢想的天國去了。

龐德看得目瞪口呆，全身冷汗，這個自殺的人，在跳湖之前，不知弄到什麼植物吃了或是撞破了身上的皮，而腫脹的那麼可怕！這位夏博士爲自殺者準備的花樣太多了。龐德想到此，四面看了看，不禁打了一個寒戰。

布洛非，你這個喪心病狂的魔鬼，虧了你想出這樣多名堂，引誘人走向死亡的道路。你在歐

洲害了許多人還不算，現在又跑到東方來害人，今天，遇到我，你可以說是惡貫滿盈，看你這個賊還要向那裏跑？

龐德心裏在恨在咒罵着，這羣狗男女，都是些心狠手辣的傢伙，這批爪牙，更是助虐爲暴的魔鬼，明天我全部送到你們陰曹地府。

整個園中，瀰漫着硫磺氣味，龐德必需繞過那個冒着熱氣的岩洞，泥漿像燒開的熱稀飯，無休止的翻騰着。

龐德繞過這瀰漫的白氣，小心翼翼的走過去，看到一個如頭戴大禮帽，身穿大禮服，外加黑領花，細條花紋褲，靜靜的站在那裏，向那溶岩發呆，他這身打扮，很像參加結婚典禮的證婚人，或是到任的外交大使，呈遞國書一般的鄭重莊嚴，面向沸騰的泥漿，又像祈禱？又像求恕？

但他來到這裏，最終的目的是求得終生的解脫，龐德想着：我應該勸解他一番，但我不會說日語，既是會說日語，我忽然出現，一定把他嚇倒，一頭也栽進岩洞裏，就是不嚇倒，我和他素昧生平，憑什麼接受我的勸導呢？假如兩人爭執起來，弄得被魔鬼爪牙發覺，不但救不了人家還害了自己。

我不能爲了他一個人，他非死不可以贖前罪，而誤了我的重大任務，而將自己犧牲掉，他要死，就讓他完成志願吧！龐德想開了，保持着不動，隱身在樹的蔭影裏。靜待事態的發展。

紳士仰望明月，多禮的向他揮了揮禮帽，踏着平實的步子，跨過標石，兩足併立，如游泳的

健將般跳進岩洞裏，他的身體，一時一時的沉下去，這種沸騰泥漿，向裏滾着，突然發出一聲慘叫，使人聲到毛髮直豎，慘絕人寰。

一陣觸鼻肉焦的臭味，從硫磺的氣味中，脫頴而出，衝的龐德鼻子無法忍受。那位紳士用燒焦自己的身體，挽救他以往痛苦的靈魂，他做到了，用無限光榮的表現，去見他的祖先，布洛菲的死亡樂園又多增加一份記錄。

日本政府爲什麼不把這個地方炸平，或丢幾個汽油彈把它燒了。讓這裏的狗男女，也嚐嚐活燒的滋味是個什麼味道？這個魔鬼祇有幾個無知的植物學家看在鈔票分上說他好，日本政府怎麼容忍他存在這麼久？眞是有許多事，都是不可思議的。好！現在日本政府執政者首相，老虎，決定要想辦法消滅他們了，却不用簡單而明快的手段，採取行動，要利用我龐德單鎗匹馬去消滅他們，並且限制我不要帶鎗去執行這件任務，赤手空拳與魔鬼去拼，如或我成功了，可以說是天助，一旦失敗了，遭匪徒毒殺，葬身死亡樂園，老虎和他的上級堅決否認前議，不肯將「魔鬼四四號交出來，那不是死的一個錢也不値，到那時候，我龐德變成一個寃枉鬼了。

龐德想到這裏，心裏非常怨恨，一邊走，一邊罵？日本人，老虎，俄國人，老毛子，都不是東西。

龐德心裏又起了一個問號，難道你龐德不想殺死布洛菲？難道你不想雪恥復仇？使嬌妻含笑在九泉之下？難道這不是天賜良機？你這不是幹的很好！神不知，鬼不曉，你已經進入了他

們的心臟腹地，你已經完成了你須要的偵察工作，到了明天，你就可以乘他們睡覺時將他們殺死；你很快的回到芳子的懷抱中，和他親蜜的渡過一段假期，然後再回到東京，倫敦，凱旋的回到居長辦公室，接受他的勳獎和感謝，多麽好的一件事呀！

來吧！不要垂頭喪氣，鼓起你的勇氣來，爲國家，爲個人，都應該去做的，不論成功失敗，此政都是很有價值的，萬一不幸死在魔鬼手裏也是爲國盡忠，捨生取義，重如泰山。應該抱着破釜沉舟大無畏的精神去敢，不愧爲大英帝國的一位幹練的情報員。

龐德這時在心裏，提高無限的戰鬪意志，這時他無有分毫的懼怕，心裏安定的如同止水，身上感到也輕鬆的多了。

他走完了繞牆偵察最後一段路程，回到了放工具的貯藏室內，他在代門進去之前，向四週環視一下，天色現已破曉了。

他看到在湖的左邊，有一隻很大的昆蟲，飛來飛去，仔細的看去，原來是一隻巨大的蜻蜓，漸漸的向龐德站的方面，飛了過來，龐德看的更清楚了，這個蜻蜓的顏色，竟然是粉紅色的，龐德到過的地方很多，更從來沒有看見過粉紅色的，眞是奇怪？

龐德忽然想起來了，老虎告訴他，他的部下到死亡樂園來偵察時，在臨死之前，曾喃喃的不休的說：粉紅色的蜻蜓在墳墓上跳舞？

這是死神在龐德遊完死亡樂園後的一種警告，那幅鬼氣森嚴的畫面，實在令人萬分厭惡。這

一夜，龐德在夢中，碰來碰去，都是些魔鬼妖魎，恐怖之極，好幾次都在冷汗滿身的驚醒過來。

十二　魔鬼世界

他在夢中所遭遇的，皆是怵目心驚，悸懼萬狀的夢魅鬼魂，一聲悽厲的慘叫，把龐德嚇的眞魂俱飛，他感到現在似夢非夢，似眞非眞，他已把夢境與現實攪混，除了到這個小屋仍然靜悄如恒，但門外，一聲聲的慘叫，却使他不能再躺在麻袋中逃避現實了。他在牆壁隙縫中向外窺視，見到一農夫打扮的日本人，正緣着鬼湖畔急遽奔逃，口中發出聲聲吶喊，是呼救？是狂嚎？龐德不知所以然的觀望着，這時，農夫身後有四名園丁，當然，這是園主所派的人員，在嘻謔中緊追不捨，似一羣兒童在做捉迷藏的遊戲，他們都手擎長棒，呼嘯奔趕，這時有一個彪形大漢高擧棍棒，像非洲土人投擲鏢鎗一般，把手中的棍子，向那個日本農夫擲去，「殺！」的一聲，擊中農夫的小腿肚上，他蹌踉的倒在地上，無法再逃，就立即跪地哀求，冀望他們高抬貴手，饒一條人命，哭求叩拜，狀極堪憫，可是這四名大漢，勢如惡虎撲羊，一擁而上，團團圍住那個可憐的農夫，嬉笑的用棍棒任意撥弄着那個求饒者，其中有一個頭戴黑色鴨嘴帽，脚着長統膠靴，臉掛黑色口罩的漢子，像貌更是兇惡可怖，他忽然一聲命令，四人同時彎腰，分別握住農夫的雙手雙足，懸空而起，又像兒童擲浪船似的，忽前忽後的擺動着，一聲嘿！驟然之間，已把那個可憐

蟲似的農夫投入鬼湖中去，湖面上現出一個漩渦，聲聲慘不忍聞的哀鳴，從漩渦中心發出，隨着環環漣漪，飃散開來，波及到岸上每個人的耳膜中，那農夫雖然拼命想掙扎上岸，但是最後又發出幾聲慘叫，聲音漸漸弱下來，慢慢地，一切又趨於寂靜，湖面上漂出一片片鮮血，大羣的食人魚，正在分爭這一農夫的屍體，肢離破碎，慘不忍睹！

悽惻的一幕將完，那四條大漢，爆出一陣大笑，手捧肚子，笑的上氣不接下氣，竟直不起腰來，那粗獷而近瘋狂的笑聲，在揚溢着恐怖死亡氣氛的空野中飃盪，顯現得極不諧和而趨於邪惡，宛若梟鳥悲啼，杜鵑夜泣，慘不忍聞。

接着，這四人返轉身來，向小屋走來，龐德忙不迭的急遽走回麻袋堆中，隱蔽起來，繼續傾聽四周情況的發展，果然笑聲近了，嬉謔聲淸晰了，緊接是推門聲，丟放木棍聲，取工具聲，拉動運物車聲，關門聲……紛囂沓至。

不久，龐德聽到他們在室外交互的呼喚，聲波有遠有近，漸漸這呼喚聲靜了下來，他又走出麻袋堆，舒暢的呼吸一口空氣，這時遠處傳來一陣洪亮的鐘聲，他摸出田中供給的化裝用的老爺手錶看到時針正好指在九點上，龐德心想，這大約是園裏一天開始工作的時間，在日本沿流一種傳習，即被僱佣的職工，爲表示對雇主的忠誠，討人好感，均提前一小時或半小時工作，遲一小時下班，午飯時間多半是休息一個小時，這樣算起來，這些園丁要到下午六點半才能下班，他必須忍耐到園中再沒工人出沒時，他才能在夜幕低垂下外出活動，因爲龐德對園中的一切規範不甚

清楚，祇有隨時注意，處處防範，機警敏銳，以應萬變。

他習慣於七時左右早餐，現在肚中已是肌腸轆轆，他從浮囊中取出一些果腹用的牛肉乾，權充早點，他似一隻反芻動物，在嘴中不停的咀嚼着，同時，他的腦海中，在回憶剛剛發生過的那幕慘不忍睹，農夫慘死的悲劇。任何人步入這片死亡之域，唯有一死，若中途又對人生感到依戀，改變初衷，園主頗具助人之德，定然協力幫你完成自殺願望，若欲半途而返，似那農夫搖尾乞憐，也必遭其照顧，以竟初志。

龐德邊吃邊想，感到烟癮浮動，頗不自在，他唯恐在這小屋中留下許多烟味，引起園丁們的疑惑，反誤大事，祇好低下頭來，牛飲一些冷開水，企圖用水把這股烟癮澆熄。

約摸過了一個時辰，龐德聽到鬼湖對面發出細碎的脚步聲，他急忙從壁隙中向外窺視，見到那四名園丁，似儀隊般橫排而立，肅穆無嘩，龐德看到這種情況，心想可能是園主來作他每日巡視的必行課目，這時的龐德，覺得不共戴天的仇人即將出現在自己眼前時，心臟突然亢進，脈搏驟然加速，眞是寃家路窄，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由於視線遭受壁隙的限制，視野幅度不大，龐德盡量向右邊的正房窺視，不巧的很，他的視線，仍然被一片白堊堊的招魂樹所遮捲，這片看起來潔白無瑕的灌木，花色也很綺美，可是確有一種毒素，可致人於死，這和罌粟花有異曲同功之處，其不同點，前者之致人於死，後者漸緩噬人脂膏。「今夕，我必對這片白色毒惡的植物敬而遠之，可不能大意召惹殺身之禍！」龐德在自

我警惕着。

一會兒功夫，在龐德的視野中出現兩個人物，從湖岸的一條幽徑中漫步而至，這雙人影，給龐德再度的掀起一股仇恨的衝動，血液似在週身沸騰。這雙人影，眞是布洛菲夫婦，男的全身披掛盔甲，甲鱗耀眼，這是一套日本中古武士們所着用的鎧冑，和龐德在東京劇場所看到的古裝舞劇裏的武士裝束是一樣的。布洛菲悠哉的用右手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武士刀，左手挽着猶若肥猪般妻子的臂腕，布洛菲太太，是個粗線條型身裁臃腫的女人，其擧足之間，頗像一個兇狠的獄卒，她戴着一隻綠色草帽，後面幾片黑布下垂到臂膀口，時時迎風飄幌着，身上穿着一件厚而笨的塑膠雨衣，雙足穿着高統皮靴，看起來頗似臺灣民間拜神遊行的「八爺」，低矮而不祥和，雖然他倆用這麼一幅怪模怪樣的打扮，可是決逃不過龐德那雙銳利的眼睛，他確認那是布洛菲夫婦無疑。

突然一個怪妄的念頭起於龐德的心海，他想，如果自己猛然間把布洛菲這一對惡魔推到鬼湖，那湖中的食人魚會不咬碎他們那一身臭皮囊？他想，這身裝備，食人魚對他們，是很成問題的。同時，後果不堪設想，自己很可能被那些彪形大漢拖起來，丟進鬼湖，這一籌不是妙策，祇好摒棄！

當布洛菲夫婦走到那四名大漢身邊時，他們竟立即跪地相迎，叩頭如搗蒜，然後再起來肅然而立。

布洛菲把護面罩拉向盔甲上，向他們致訓，並特別向其中一人，耳提面授，這些人恭立聆訓，其中那人，尤其是馴服的如一條家犬，由於相距地位，使龐德清清楚楚的看到，這其中馴服如犬一般的人，原來比其他三人多配有一隻手鎗雖然聽不淸布洛菲在訓誡些什麽，但龐德知道，在短短的一段期間，這個魔頭，學不會日語，是可置信的事。可能是用英語或德語在訓話，其中那個帶有手鎗的人，忽然諂笑的指着鬼湖中漂着的一片衣服，表示他們是如何忠誠負責，布洛菲注視一下湖面以後，點頭表示讚許，這四名大漢再度跪拜如儀，他微揚左手，算是答禮，接着就挽着那位肥豬化身的妻子向別處視查去了。

龐德在聚精滙神的注視着這四名大漢在他們主人走後的眞實反應，是順服？還是怨恨？以便加以利用，觀察結果，這批奴才，確很忠心，儀式終了，轉身就自動的展開工作，熱心而積極，可稱訓練有素了！

不久，這一對魔頭夫婦的「影子」再度映入龐德的視線裏，這次是由左而右的方向前進，可能是他倆繞湖巡視其他小組的工作，田中提示的資料中談及這園中的園丁兼幫兇，就有二十多名，這座「死之樂園」的面積，約有兩百多英畝，如果這二十多名園丁以一組四人計算，也要有五或六個小組。這些小組分佈在每一角落，平均每組要管理四十多畝園地呢！這次布洛菲已除起盔甲上的面罩，和他的妻子邊走邊談，神態自若，漸漸已距龐德約二十碼了，謝謝天，他們停住了脚步，站在鬼湖之畔，觀賞起湖色和園景來了。湖面中死人的衣服，仍在隨漣漪浮動着，猶若幽

靈在淩波而舞，顯然隨着空氣傳來的聲浪，是淸晰可聞的德語，龐德集中精神，用聽覺來捕捉他倆所談的每一句話語。

「食人魚和火山餤漿，的確是好玩藝兒，把我們這座樂園，保持的這麽乾淨俐落。」布洛菲說。

「海和白鯊也更好排用場呢。」女魔的聲音。

「海和鯊魚並不可靠，您記得上次捉到的那個間諜，我們在『偵訊室』中給他享受過那種味道以後，不就把那傢伙丢進海中去了嗎？」

「是呀！」

「可是，他們在海濱發現那個傢伙身體完美如初，並不如想像，他竟還活着呢，那批鯊魚㨾兒雖兇却是綉花枕頭，沒什麽用處。現在湖中有了食人魚，使我們省事省心，保證可使那些想死的人們，死的一點痕跡都不留。」

「當時您不是說那樣可以發生殺鷄警猴的作用，所以您故意放一個神智不淸半死不活的廢物回去做宣傳的嗎？」女魔說。

「但是，我事後就懊悔了，根據情報，福岡已經派人到過黑島，那可能是爲我們去佈線的也許是向那些愚蠢的漁夫調查失踪死亡的數字，實際上那些被他們衞生隊拉回去的屍體，僅是實有數字的二分之一，假設死亡數字再不停上升，可能會引來不少麻煩，小野情報上說，現在日方表

示不滿，要由當局調查眞相。」

「你說我們應當如何決策呢？」

「倘若到時危險的話，三十六着，走爲上策，那時，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撈他一票，然後再到別處去開碼頭打天下，要尋死的人，任何地方都有的是，我們祇要別出心裁，要出各種噱頭，幫助人去尋死，必會不乏其人，源源而至，但對每一個國度的民族性格，是不能不留意的，譬如大和民族，屬意於暴力和恐怖，民族性急進好取，我們就要針對他們的喜好加以設計，使他們對死亡幻滅發生興趣，躍躍欲試，才算成功，對別的民族，就不能墨守成規了，必須另有花招，例如拉丁民族，愛好羅曼氣氛，我們的設計，就必然向一種熱情，浪漫，揚溢着詩情畫意，什麽奇偉的瀑布，驚魂的枯淵，寂寥的斷橋，動魄的孤峯，古老的棧道，千仞的懸崖，這些美景，在心理上，都能產生一種引人入「死」的强烈欲望，這可說是一種「死的誘惑」，南美洲的巴西就是一個理想的場所。」

「也許收獲不如日本呢？」

「我的好妻子，數字這種東西並不重要，應該注視的，是觀念問題，在整個歷史過程，人類想要創造絕新的事物，萬分困惑，在這一角度來看，我已建樹了不能磨滅的成績，上帝造人，象徵生，我來滅人，象徵死，雖然我的成就不能和上帝並駕齊驅，起碼我可說與上帝同時各執人生全程生與死的一端，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是的，不錯！」

「可是許多淺薄短視的人們，以爲生存是人生觀的必然現象，也是自然律的本質，因而大主教徒規定自殺有罪，靈魂不能升天堂，肉體不能以宗教儀埋葬，眞幼稚的可笑，尤其那些人爲的法律，也訂定自殺是犯罪行爲，認爲兇犯與被害人同爲一體，自殺未遂，應受處分，其實自殺與被殺的這一界線，是微乎其微的，基於這一因素，他們忽視了基本人權的雙重性，人有求生的權力，必然也有求死的權力，正如人有吃的權力，就有消化排泄的權力是一個道理，你說對嗎？」

「對，絕對的正確！」

「你想，一個人有權爲自我的菜餚來作決定，晚餐吃牛排，或吃生魚，或是根本不吃；一個人也有權決定自己睡八小時，或是睡三小時，或是通宵不睡，一個人有權想活八十歲，或活三十歲，或是來個不活，他能夠吃大菜，你何必一定强制他去吃節約餐呢？他能足睡八小時，你何必强制他僅准睡三小時呢？他有辦法長壽，你又何必逼他早死呢？」

「是呀！這是人權嘛！」

「是，不錯，但在人權的另一面，他吃不下牛排，你也無權强制他非吃不可，他睡不着，你也無權逼他非睡不行，他不想活時，你也無權逼他一定要活，但是，現在那些自以爲聰明的愚人，正是這樣——强制不願活的人非活不可，他們的智慧觸角還沒觸及到人們不願活的要害所在，對具有强烈求死的人來說，活對他是一種無法解脫的痛苦和熬煎的增强與延續。在今日的政治家

，誰有佛法無邊，可把每一個人的痛苦和折磨澈澈底的解除根？既然不能，我布洛非以基督的博愛精神，佛祖的慈悲心腸，出錢出力，無非是想救助那許許多多沉淪在無涯苦海中，飽受苦難的悽慘靈魂，早日得到解脫，我確信，將來人們會瞭解我這一片悲天憫世的苦心，那時，他們會發現我的崇偉神聖，遠遠超越了耶穌的思想範疇從另一新顯的角度，展開了救人工作！」

「親愛的丈夫，我早已把您看作神，當作聖了，不然，我不會這麼愛您，這麼崇敬您！」

「您這才是我最親愛的好妻子，剛才我所談到的瀑布、斷橋、獨峯、懸崖這些設計，在開始的當兒，一年也許能解脫十個人的痛苦生命，但這低微的數字，無關宏旨，應該注意的重點，是我們醞釀成熟的簇新的思潮和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深邃的一系列的法則，假以時日，這數字的直線躍飛，將成必然，這已是勿庸置疑的事實！」

「我的親丈夫，你說的極是，你眞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因爲你已把你的思潮付諸實施——在這偏遠的東方，建立起舉世無雙的死亡殿堂，可和上帝的天堂上下相對，這僅是一念之隔，因天地之間，本是相通無隔的，同時你建立了人權一物兩面的論則爲實踐這偉大的抱負和理想，您把在歐洲辛苦的積儲，在這裏已經動用了過半。這種泱泱豐度，猶如超人，在我們這「死之樂園」的設計方面，揚溢着你那驚人的藝術才華，我能有您這麼一個十全十美的丈夫，感到滿足和驕傲！」

「妳眞是我的知音，我預備把這全部計劃和思想寫作成書，流傳人間，那時，人們會豁然貫

通，感到人世間會有這樣一個超人與人類共存一處，偉大的如神如聖，奇異的似仙似佛，於是，人們將會向我謨拜歌謳與祭祀，並且還會……」

「並且還會把你的思想闡揚爲『哲學的新範疇，掀起新思潮，更會……』」。她的話還沒完，就被布洛非把話頭攔過去，高聲的說：

「更會被現在的人指摘爲狂妄、荒謬！被現在的執法者屬令緝捕、制裁，要非我的見地靈敏機警，也許我倆早已被他們執法了！」

「是嘛，我倆被他們捉去，就會被他們用那種幼稚的不足以道的所謂的法律來審判，來執行，愚蠢的人呀，快覺醒吧！」這女魔似一個巫婆，似在喃喃而哀鳴。

「這批可憐蟲，的確可憫，耶穌是個好例子，他們把救世主釘上十字架，反而縱放了賊盜，耶穌死後，又向他跪禱，向他謨拜，奉爲天神，稱他爲主，他們殺害了一個耶穌還覺不過癮現在又要殺害我這第二個耶穌了。我親愛的妻子，這是什麼世界啊？」

「這是一個愚人的世界！」

「是的，這的確是一個愚人世界，往往偉大的眞理，被他們所揚棄，救世救人的心胸，被他們誤解爲惡行，把好人——似我們者流，認作是罪徒！我們有什麼辦法，唉！不談也罷！太太！再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吧！」

「好的，走吧！」

兩人邊談邊走，大發謬論，走到龐德隱藏的那間小房前，布洛非佇立起脚步，指着屋門說：

「這間小庫房，要時時小心的看，門又沒關起來，我已囑咐他們百遍以上了，叫他們一定把庫門關牢，眞是粗心！假如裏面隱藏一個間諜密探，那還得了？走！快一起過去看看！」

這幾句話語，龐德聽的清清楚楚，心想糟糕！連忙伏身臥地，用大批的麻袋掩蓋在上面，挺着頭皮，準備迎接這即將降臨的危難，人處在這種情況下，唯有默禱蒼天佑助的份了，細碎的脚步聲近了，盔甲金屬相撞聲更清晰了。

現在布洛非走進庫房來了，龐德已可感到布洛非那特有鼻息和似獵犬般的目光，正在房內掃視搜尋。這是一段危險緊張而難耐的時刻，雖然是那麼短暫。

驀地聽到布洛非抽刀出來的音響，和刀刃和甲胄相碰擊的音響，緊接，這魔頭就揮刀向這堆麻袋猛砍亂戳，龐德閉起眼來，聽天由命，這時冷氣由背脊骨向全身傳佈，汗液從每個毛孔中滲出，驟然感到背脊一陣痛疼，好像已被刺了一刀，眞是險極！危極！那魔頭的刀尖，已把龐德的後背衣服已刺了一個口子，再深一分，就會使他皮破血流！這種聽由殺害而不能作聲的滋味，非常人所能忍受，所幸那個魔頭揮刀瞎戳幾記，已釋心疑，滿足的笑笑，轉身就走，鎧甲上的金鋼鱗片，刷刷直響，聲音漸漸低微了，龐德輕鬆的噓了一口長氣，耳中聽到那魔頭一陣陰陽怪笑然後說道：

「還好，沒有什麼，不過明兒個妳要提醒我一聲，小野這東西太混蛋，粗心大意，陽奉陰違，非罵他一頓不可，這間小庫房，要買一隻鎖好，牢牢鎖好才行呢！」

「是，我明天一定提醒您！」

一對魔頭，漸漸向那片白色的招魂樹的方向走去了，鎧甲發出嘩嘩的音響。

龐德坐起身來，把麻袋推開來，使自己有足够力氣把後背按摩按摩，同時把嘴巴中的泥土吐個乾淨，這是面孔緊貼地面的結果，他看看那些布袋，已被戳碎許多，不然他那套瑜伽衣衫，也難脫厄刼，現在總算逃出一場大難，他打開水袋，喝了幾口冷冰冰的開水，不覺精神爲之一振，再度貼到壁隙處，向外窺察，覺得起碼目前這一陣子是平靜的，立即回到麻袋堆邊，把零亂的麻袋整理一番，然後躺在上面，運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布洛非說的每句話語。

首先他覺得布洛非的心理不健康，才產生許多荒謬的思想，不正確的思想導致那魔頭走上邪路而不自知，他很清晰的憶及一年前，布洛非說話是平靜祥和的，而具有低慢調的韻節，毫不紊亂；現在竟是這麼狂放自大，語音粗獷一派希特勒的類型；過去這魔頭在做事方面，所表現的是殘酷冷靜，犯罪謀略，都幾近精確，現在如何呢？研斷起來，那些優點，必然會有轉變，這轉變可能是以前那兩樁大的犯罪案件，在接近成功邊緣時，遭遇突變終於失敗，在嚴重打擊下，因而在心理上，漸變蛻化成爲今日失常的狂態。在那兩樁大的犯罪案件的偵破上，龐德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勞，現在回憶起來，仍覺餘韻濃厚，撩人雄志，唉！那是往事了，往者已矣，不想也罷！

對！最重要的是當前，這回是生死的搏鬬，敵我不能雙全，這是和布洛非最後一次會戰，敵勢優於自己何止百倍，孤軍深入敵腹，背水一戰，生死未卜，成敗難期，爲了國家，爲了嬌妻，此仇必報，祗有以死拚之！

漸漸，龐德把思緒轉回現實，首先感到，這個藏身之所，明天將不能再繼續利用，因而在邏輯的演繹下，今晚展開行動，已成爲大前提了，緊接大前提的推演，那就是行動的計劃了。他感覺到，如果能潛入室內，必會把布洛非致於死地，同時，他也感到，在今晚這場行動中，孤軍無援，也可能失敗，慘遭不幸，他把心一橫，狠狠決定：旣使是失敗，也要把布洛非的靈魂拘到陰府，再一決雌雄！想到這兒，他覺得人生太可留戀了，芳子的麗影，又映射在心頭，頓時如雨過天晴，靑空如洗，心情爽朗多了，自己枯竭的生命，受到芳子愛情雨露的滋潤，猶若枯木逢春，再度充沛蓬勃，矛盾的心曲啊！由於鈴木芳子麗影展現心頭，破斧沉舟，拚死一戰的決心，從基礎上發生動搖，這時，熾烈的在祈求以必死的決心，來換取勝利的榮歸了，他喜愛芳子，不能使她望眼欲穿的作碎心痴情的等待……

這時，疲憊的龐德，再度步入夢鄉，仍舊被可怕的噩夢所困擾，心靈肉體都不能獲到片刻的安適。

十三　鬼域虎穴

黃昏的晚霞，映紅這片恐怖的園地，一陣鬱沉而洪亮的鐘聲，從古堡正屋的方向，傳來六聲具有韻律的音響，氛靄陰森，被霞光流射似一襲緋色的紗幔，輕緩的罩在這小屋的四週，房外蟋蟀，奏起富有旋律的樂章，其他秋蟲，也在忽高忽沉的作着和聲與伴奏。

飛舞在空中的蜻蜓，在夜幕低垂的時分，已終止全天候的飛翔，接班上演的，是巨大的蛤蟆，紛紛由河邊的土丘穴中鑽出來，開始牠們在黑暗中的活動。龐德從壁隙中向外再度窺視，看到那四名園丁，已在他的視線中出現，他們在園路邊，燃起一堆野火，可能是在燃燒枯葉殘枝及別的垃圾，他們從鬼湖中，把那農夫的衣服撈出水來，他嘻鬧着，把兩根留在破衣中的白骨檢出來，仍擲入湖中，那幾片破衣服，順手丟進火燄中熊熊烈火，在水蒸氣的助燃裏，不一會兒，那殘破的衣片，已被火舌所吞沒，這時，四人中留下一人監視火堆，其餘三人拿着推着工具車輛，向龐德藏身的小屋走來，他們快活的笑鬧着，把小車和工具毫無規則的亂放在那裏，誰也沒有留意屋中是不是已有變化，就很快的離開這間小庫房，會合那個看守野火的園丁，向古堡走去。

過了一忽，園中似乎是很靜謐了，龐德才由麻袋堆中鑽出來，他知道這是最安全的一段時刻，於是站起身來，作了幾下柔軟體操，舒暢舒暢筋骨，突然一股强烈的欲望，從全身每隻神經末梢開

始，做着熾旺的要求——過過烟癮！他想，也許這是今生最後一次吃最後一枝香烟了。如果只是爲了安全的理由抑制不吸，不幸萬一發生，那會遺憾終生，抱九憾泉，作一個癮死鬼。算啦！不管這些，吸吧！於是，他取出一包烟來，抽出一隻銜在唇間，這份芳香的氣息，宛若芳子的脂香、肉香、髮香，格外的親切熟悉。他到小屋的牆角使火柴的光亮掩縮到最低限度，用快動作，把烟燃着，再用鞋子把火柴踩熄，深深狠狠的吞吸一口，把烟灌入肺中，久久不願把牠呼出來。

「啊！味兒好極了！」龐德低低獨語着：「現在就是死，也不引以爲憾了！」

接着，又猛又狠的再吸了一口，尼古丁給他帶來一股力量和勇毅，他心中在想：

「布洛菲及他那些日本黑龍會殘留的黨徒，以及這恐怖的死亡場所，現在看起來，有什麼可怕呢！」

龐德想着想着，又深深的吸了一口，似老鎗們一樣，把烟送入肺葉裏，久久不吐出來，但肺已達到不能再吸的限度，含有炭酸氣的白烟，才慢慢呼出，這時，鈴木芳子的笑容，再度浮現在他的腦海中，龐德再作低低獨語：

「現在芳子大約在吃鹹魚和海帶醬漬佐助晚餐了，妳不是最愛吃美素湯嗎？您今晚該是來接應我返回黑島的日子了，我已和妳分別快二十四小時了，但願老天保佑，再過幾個小時，就是我倆小別重聚的時光了。我的天，誰知幾個小時以後，會變成什麼世界了呢？」

漸漸，那隻香烟吸的已快燒到龐德的手指頭了，他不顧火燎嘴唇的痛楚，用指甲掐着那短短

烟蒂，狠命的吸了最後一口，這才依依不捨的，把那一兮兮殘蒂，丟在地上，用脚踩熄，從壁隙中，丟在屋外。

夜已深沉了，秋蟲啁鳴聲，也漸漸低弱下去，他一天來，僅僅是吃了幾片牛肉乾，現在又覺得肌腸轆轆了，龐德不再思考什麽，把水袋和牛肉乾取出來，一面吃一面仔細的收拾工具，以備展開即將爆發的大戰鬪！

一切收拾妥當，又休息一會兒，聽到古堡中傳來九下鐘鳴，這才從四屋中悄悄的鑽出來，月光瀉滿園野，龐德感到一種安全的天助的意念，他立刻踏着月華，急遽轉了兩轉，已步上他昨晚前來時的一條樹蔭較多的山徑小道，僻靜幽暗，正適於夜晚潛行。

龐德隱身在林邊，伏身下來，仔細的探察那座花滿神秘恐怖的古堡，現在一種陰森幽冥的氣息，直向龐德心窩中衝，在這座巨大的古堡的陽台上，升起一隻商業廣告用的大汽球的下端懸着雲梯式的繩網，每一格懸着一個日文大字，那是一句看來用作警告行人入園小心的標語，實際，是布洛菲招魂渡死，引人上勾的宣傳廣告。

隱約的看到三樓，也就是當中那排窗子，發出淡黃的燈光，龐德心想，這就是我今晚要進攻的中心標的，他長噓了口氣，驕捷迅速的穿過林前那片平坦區域，來到一座木拱橋下端的小門前。

那襲黑色的瑜伽衣衫的暗袋中，放着各種不同的工具，龐德取出一隻鋼筆式的手電筒和一把

小鋼銼，他的工作經驗告訴他，鎖鍊的鐵環，比鋼鎖上的鎖鏈容易折斷，於是，他毫不猶豫的，用小銼不停的鋸銼起來。不到三十分鐘，龐德終把那鐵鍊上的一個鐵環銼斷開來，他用那把鋼銼來做助力，使力彎動，漸漸把那鐵環扭開，使鐵鍊脫節，輕輕拉離門閂，這座木門，就可慢慢推開了。龐德站在木門外，一分一寸向內推啓，門扉已展現出足容一人出入的空間，裏面裏是黑黝黝的，龐德用那隻手電筒向內照射，在離門不遠的地方，有一隻彷彿捕鼠器形式的「捕人機」，大小一如這隻木門，外緣四週，是鉅齒形的鐵牙，上面一排，下面一排，上下對立，鐵牙銳利異常，入門處是一橫條「木馬樁」，門啓樁出，鍵扭靈活，進門的人如果不小心，被地上突出的「木馬樁」絆倒，必然觸及鍵扭，刹那間，「捕人機」入口處上下鐵齒交互嚙合，必會把被捕捉的人，「咬」割爲兩段或數段。頭胸部也會被「捕人機」壓榨的腦漿崩裂，肉爛骨碎，決無倖免。

這隻「捕人機」用一層薄薄的稻草所掩蔽，以防被人發覺而警覺，所幸龐德平日訓練有素，遇事膽大心細，觀察力極强，相反的龐德今晚已作「捕人機」的第一個祭品了。他想到假若自己不幸被「捕」後的那份凄慘，不覺毛骨悚然，冷汗淋漓！

現在的龐德，已小心翼翼地把門關上，如履薄冰般，躡手躡脚繞過「捕人機」，手持電筒，步步爲營，分寸前進，他想類似的這種機關，必不會少，頗有深入鬼域虎穴，危難四伏，殺機重重的感覺。

他步步緩進，前面是一片黑暗，祇有手電筒的照明下，才能看到一階階的通道，龐德判斷，

這可能是一個大的地下室，經他細密的觀察，的確是儲存食糧的地下倉庫，再向前行，突然發現一個個黑影在空中接過，呼呼有聲，把龐德嚇了一跳，他立即停止前行，隱蔽觀察，發覺原來是一羣蝙蝠結隊在飛舞，這才使他放心大膽的向前走去，因爲在蝙蝠飛翔的地方，必然目前是無人地帶。

走過一段距離，這地窟裏的寬度縮小了，龐德可以看到兩傍的石壁，在向前靠攏，蛛網密佈，塵埃固封，潮濕的氣息，也漸加濃厚了。

龐德感到蛛網和塵封的這片地帶，也是安全區，氣氛雖然有點靜的怕人，但他却大無畏的向前進行，又走了一陣，石級漸漸上升，由下層到上面入口處，他詳細數數，計有二十階，他小心的，步步試探着一級一級向上走去，階上入口處的大門，是雙扇的木門，他發現這面沒有鎖閂的設置，龐德輕緩的推推門扇，從門的那面發出微響，他聽出門那面的一隻鎖閂已很古老，他從衣袋中取出一隻竊賊經常愛用的撬椎，他把彎薄的一面從門縫中插入，穿過鐵銹剝蝕的鐵閂，用力撬動，不一回功夫，鐵閂已被拆斷，門針也都脫落，剩下的那隻孤鎖，已失去阻撓作用，把那門扇慢慢的推動，那已銹蝕無力的合葉，傳出一聲「吱呀」可怕的音響，在這恬靜的古堡中迴盪，把龐德嚇的心驚肉跳，他立刻以背緊緊貼牆壁，隱身門邊，手握鐵撬，以應萬變，靜靜等待很久，發現裏面沒有什麽動靜，才把門扉推的更開一點，走過這條大門，裏面仍是一片黝黑，他研判一陣情況，覺得這門鎖已經被銹腐蝕到這種程度，這一片空間，也可能是已久乏人問津，才銹的不

堪一推，於是，再把手電筒按亮，探照前進，他走了不遠，就見又是一隻石建階梯，在這階梯上面，有一座新式的木門，油漆光亮，明可鑑影，他緣石階而上，來到這油漆全新的門前，緩緩轉動門扭，奇蹟發生了，這門竟會沒有鎖，寧非天助？龐德興奮而沉着的，輕悄悄的把門推開，走了不遠，見又是一條向上延伸的石階，他再緣階步石級，在階梯盡頭，雖是一座木門，一線光亮，從這木門縫中透射過來，龐德覺得已快接近中心地帶，一種興奮與緊張交混的情緒，縈繞在他的全身！

一點也不敢大意的龐德，悄悄走到前面這扇新型的木門邊，佇足而立，屏息靜氣，把耳唇緊偎在門鑰的孔洞上，傾注細聽，沒能聞到一絲音響，靜寥的若似鬼屋。他站起身軀，緩慢靜悄的轉動門扭，所幸這門也沒上鎖，他一點一點的扭門扉，看到房內並無人跡，龐德鼓足勇氣，穿過門檻，轉身把門輕巧的關上，這是一間偌大的廳堂，由門際開始，地面上舖着一襲暗紅色的大地毯，約有五丈平方，右邊是一面油漆光潔的大木門，龐德心想，這座大廳，可能就是這古堡的正廳，那面大門，可能就是正門了。再舉目張望，天花板上是一方方的木格圖案，古老幽緻，色澤已經脫落，在這古色古香的天花板的中央，吊着一隻明亮的頂燈，火燄吐出顫抖的光輝，除了這些，廳中再沒其他典雅的裝璜了，在這座的空曠曠大廳裏，颳着一片盪冷峭而具死寂的石頭發潮吐霉的氣息。

龐德緊沿壁邊而行，未敢觸及地毯，他邊走邊想，這間大廳，就是在外面林邊看到的三樓，

也就是中間那層了，換句話說，已經滲入敵人中心區了，距離博勞富的住室，當已不遠。於是，他為初步行動的成功，而暗暗自喜，驟然精力倍增！

在他潛入這座大廳的入口對面，有一座同樣對稱的木門，在房屋使用的經驗中顯示，這是通往客廳以外的公用間，起作間一類的房舍，他緊沿牆邊走到那座門前，龐德彎下身軀，通過鎖鑰孔洞向內窺探，並沒發現人跡動向，所能看到的，是一片昏沉不明的景象，龐德這才敢輕扭門鍵，悄然然的拉啓門扇，約有寸寬，作進一步的觀察，確定無人，這才鑽身入內，這一間和正廳同樣大小的房子，但在佈置裝璜上，却很華美，這可能是那魔頭的客廳，許多高級尋死的訪客，在這裏做人間最後的接待，龐德急遽的掠視這客廳一眼，地板上舖着大幅的孔雀籃的波斯花樣的名貴地毯，地毯上面陳設着古色古香宮廷式的傢私，依照古人習慣，佈置井然，在客廳兩個角落，展置着中古武士的鎧甲，擦拭的晶亮耀人，映着吊燈，發射出刺眼的光芒，牆壁上掛着一條巨大食人魚的骨骼，和十餘顆死人的頭骨，使這座客廳，顯示出古老神秘和恐怖的氣氛，置身此廳，不覺間會聯想起死神魔爪伸張時的驚悸和鬼魂顯現時的恐懼，一陣陰森的冷氣，會延後背涼遍全身，膽量再大，也不能不毛髮悚然，縮瑟戰慄，魂不守舍了。

龐德再進一步來審視這客廳情勢，以做應變的準備，覺得祇有那一排排低垂落地的窗幔，是可堪隱身的唯一地方，於是，他仍舊緊貼牆壁，沿牆根而行，走到第一隻窗邊，就蹦足隱身窗幔後面，再由第一面轉到第二面，從另一隻轉到再一隻，終於到達客廳的另一端。

這時他撩揭開窗幔的一角，向外探視，發現又有一座房門，可能是通往別處的孔道，他正擬前往探察，忽聽脚步聲由門內傳來，他立即挺身緊靠窗牆而立，摒息靜聽，同時一手緊握撬椎，一手牢緊瑜伽鋼環，必要時，作背城一戰，氣氛眞是緊張極了。

他從窗幔縫中，見到那座房門，已被啓開一半，露出一名園丁的背影，腰間佩有手鎗，那隻手鎗，放在一隻黑色的皮質鎗套中，這人很可能就是在地園裏被訓詁的日人小野，據調查資料知道小野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日本憲兵隊充當密務，是黑龍會中的一個無名小卒，因爲工作的關係，他和德國人接觸頻繁，可說一口流利的德語，現在他本身是園丁的領班，兼做博勞富的翻譯，他被召喚進去，可能是因白天那間小庫房的屋門沒關，進去聽罵的，可是，他站在門邊，似用手在旋轉什麼，龐德在用他那智慧的觸角，來思考這一奇異的動作：

「他在撫弄什麼呢？是電燈開關？不對，這裏沒有電源，那有什麼開關？他到底是在作什麼呢？」

當龐德想到這裏，忽見那個人向房內深深鞠躬而退，這個退出的樣子，宛如日本大臣謁見天皇以後，倒退出宮一模一樣，完全是一幅奴才像。然後，這人才把房門小心翼翼的關上，臉上露着奸詐的獰笑，黃色的臉上，掛着一排銀色的義齒，那種小人得志的淺薄樣兒，使人看了，會作三日嘔。

龐德隱約的看着那人走出客廳，接着，傳來一連串的音響，那是另外房門被關上鎖的聲音，

龐德又靜待了約有五六分鐘，再度向外探視，這時，偌大的一個客廳靜寂的僅留下龐德一人他覺得怪陰森怕人的。

目前，該是龐德要走的最後一段路程了，雖是短短的，却是人間最驚險的一段路。

這當兒，龐德雙手仍緊握着那不是武器的武器，放輕步幅，從窗幔後走出來，駐足佇立在門際，附耳傾聽，門內一忽兒音響也聽不到，可是，剛才那個園丁，明明是向裏面恭敬的在鞠躬，一會兒功夫，怎麼聽不到一點聲息呢？

「噢！對了！日本人是慣於朝他所崇拜，或是所愛戴的僱主住地向空遙拜的，這種頂禮謨拜，不過是表示一種敬愛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房中當然是不會有人的。」

想到這裏，龐德也就不再有所疑慮了，他用一種快速的身手，把那扇房門悄悄啓開，挺身而入，他準備展開攻擊的戰鬪了。

但是，這却是空無一人空蕩蕩的房子，無疑的，這對龐德剛才那種緊張預備展開戰鬪的態勢，是一個玩弄，這間空房子，約有兩丈餘平方，天花板的中央，吊着一隻頂燈，油質燈蕊，正燃燒的發出光亮，照的地板，反映出晶瑩的光亮。

「這地板會不會是『音樂地板』呢？不會吧，剛才那個園丁走過來，這地板並沒有發出伴奏的燥音嘛！」

警覺性發揮到最高度的龐德，仍然是沿着壁緣的地板向前走着，這時一陣悅耳的音樂聲，由

另一間房中傳出來，那正是華格納的曲調，優美的旋律，在空中縈繞廻盪，這對龐德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啓示：

「布洛菲，謝謝你的音樂片，省去我許多麻煩，現在我就直接到你的房子來了！」

龐德想到這兒，就立刻傴僂着身子，向那開放留聲機的房中走去。

這時，龐德才走到兩門之間的中心點，猛然的，整片的地板，有兩丈多長，變成兒童玩的翹板了，他站的一端突然下降，另外一端向上升起，光滑的地板，使毫未防有這一籌的龐德，站不住脚跟，一個倒栽葱，就被翻落在地下室中，地板又恢復原狀。

在當時龐德雖然伸手亂攀，可是，那僅是動物本能的一種下意識的捕捉行爲而已，那能有什麽作用呢？

現在警鈴大作，把摔昏的龐德，又驚醒過來，他用手支扶着疼痛的身體，坐起來看看，這是用石塊砌成的壁，牢不可破，這時，他才想到：

「噢，原來如此，剛剛那個園丁在門際撫弄的，就是這翻板的開關，本來翻板機關這一類的東西，在東方古堡古寺中，是常備的裝置，現在我竟嚐試到了。」

十四 吃盡苦頭

他正在冥想自語，忽然感到一陣暈眩，支持不住，就又昏迷過去，可能是頭部摔的太厲害的緣故。在昏迷中的龐德，他夢到又回到黑島附近的海中，他捕捉到兩隻大魚，覺得非常疲憊，用力向有燈光的地方游去，看到許多人，正窮兇惡極的向他包圍起來，他說：

「我不是漁夫，能在海中摸到兩隻大魚，已經很可觀了，起碼我可向芳子作一個光榮的交代，各位瞧瞧，這不是兩條大魚嗎？」

「閉嘴！」突然覺得臉上一陣熱辣辣的疼痛。

「我捕到魚了，你們爲什麽還要打我耳刮子呢？」龐德邊說，邊用兩隻手來迎檔別人的打擊。

「芳子，我的親人，快向他們說，請不要再打我好嗎？」他向愛人鈴木倩子要求着。

漸漸那海岸上的燈光更亮了，變成一間推着一層薄薄稻田的石室，龐德自己靜臥在稻草上，身邊站着一羣陌生的園丁，一個日本人，正用手無情的打着龐德的耳光。

忽然，龐德又見到一隻小船，他在海水中，拼命向那隻小船游去，希望能抓住小船的外舷，希望把手中的兩隻大魚丟進船中，忽然，臉上又是一陣陣火燒般的疼痛，好像被船舷猛然的撞了

一記，頭像要爆裂了似的痛楚。

這痛楚使他再度跌回到現實——龐德又回到那個被園丁痛打耳光的石室中，那些面孔猙獰的園丁，仍然站在那裏，一個個由糢糊變的淸楚了，都像兇神一樣，虎視眈眈的在望着龐德。

在龐德眼前站着的那個銀牙黃臉的日本人，正不停的打着龐德，同時，臉上掛着可怕奸詐的冷笑，後面一些人，有的在做幫兇，有的手擧火炬喊打助威。

「打我的這個日本人，他不是園丁領班小野嗎？」這時，龐德似又一次對前事豁然貫通了，他想：「原來他拿我在解恨，我潛入園中，是他防範不嚴，必然遭受他主子的責罰，現在祇好以打我來出氣了。」

「糟透頂了！田中老虎，我已經失敗了，浪費您一番心機，但是，我可以決然的說，我不是您們日本人，而是一個大英帝國的子民，決不會以自殺來向您謝罪，假若布洛菲的不義惡行，已遭天人所共棄，我自信決不不會徒然犧牲，必然會獲到犧牲的代價！」龐德雖在被日本人怒摑耳光，但他的肌肉，已經麻木，精神却極旺盛，許多思維，在腦海中掠過。

「是的，我是蘇格蘭的兒女，過事不折不扣，再接再厲，但是，我現在化裝的身份是一個日本礦工，又聾又啞，不能表示意見，喲！我的頭痛極了，眞是一個混頭，痛就痛吧！反正沒有被割下來，怕什麼呢？」

龐德依照日本人的習慣，馴服的跪着，雙手下垂，嘴角被打的鮮血直流，他仍咬緊牙關，在

承受着那狂暴的毒打。他低頭注視，忽然發現自己那身瑜伽衣衫已經被脫下來了，全身僅留下一條黑色的瑜伽內褲，這時，他知道這些苦難不過是才開始，更痛苦更危難的事態，將會如何演變，祇有隨機應變了，這要有熾旺的精神來作支柱，必須聚精滙神，才能渡過危難，於是，他仿照日本人的動作，向那個佩有手鎗的日本人，鞠了一個躬。小野用手撫鎗，同時，用日語向龐德怒吼着。

裝癡作啞的龐德，用舌頭舐舐嘴角正在滲出的血液，懵懵懂懂的看着小野，這時，小野取出手鎗，向他作着手勢，命令龐德外出，他似阿木林一樣，又向小野鞠了個躬，準備離開，他這時把地下面的稻草形勢，牢記心頭，以防再被押回時，可以立刻知道他們是否曾利用他外出這段時間，在石牢中作了手脚，他更把這石牢的情況，也烙記心頭，這才隨着那些高擧火炬的園丁們走出石牢。

走過一條階梯，穿過一排長廊，最後在一座門前停下來，小野如謁天皇般，恭敬而虔誠的叩着門。

走進這間神秘房中。

龐德看到這是書房兼客廳的佈置，布洛菲身着一件華貴眞絲的黑色和服，上面綉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安適舒逸的坐在一張太歲皮椅上，後面是壁架，他的脚前，是一隻日本磁的大炭火盆，炭火金紅，白煙幽然，龐德被推進房中後，就站在對面，仔細的觀察着這個魔頭，他那寬寬

的額頭，斑白的鬢髮，初看起來，很像一位書香文士，但那嘴角的紫色疤痕，隱藏在年內才留起的鬍鬚後面，却給人留下一股險惡狡詐的直覺，雖然他盡量裝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樣子，看起來，很不諧和。

「就是這個傢伙，你再僞裝，也難逃脫我這敏銳的觀察力，何況是具有不共戴天深仇大恨的死敵呢？」龐德站在那裏在自我感觸着。

幾個園丁恭恭敬敬向那魔頭行禮以後，把龐德那套瑜伽衣，護心葊，及一些撬鉎鋸椎等一類的特種工具，一樣樣當作罪證般的陳放在布洛菲的面前。

坐在那魔頭身邊的，是那個狀如膜娘的女魔頭——布洛菲太太，身着日本貴婦們最流行的和服，手中拿着一隻黃菊花，一會兒拿起聞聞，一會兒又放在膝上，雖然她用這些動作來表示她的安祥，但從他那一雙團團轉的眼睛中可以看到已被這突發事件，驚擾的她萬分不安了。

她望着地上陳放的那些物件，似出了神一般，如果沒有眼前這件事，也許正是她和自己的丈夫作飯後爐邊閒話的一段安祥時刻。可是現在，她那肌肉在臉上過多而作橫行發育的「模樣」，更加臃腫了。一頭灰鼠色的「秀髮」，仍由美容專家梳成日本最風行的高髻兒。穿着那身寬大的和服，更像一個巫婆了。她那過薄而顯示殘酷寡情的「櫻唇」，仍與從前沒有兩樣，那雙黃褐色活像貓頭鷹眼睛一般的「靈魂之窗」時時由這雙「窗」中射出陰毒的光澤。

「寃家路窄，不是她是誰！仇人近在咫尺，而不能親手殺之，死難心安！眞是一盤輸，就會

造成盤盤輸的劣勢，不然，這一雙魔頭，早晚在我手中結束他倆那罪惡的生命了！」想到這裏，龐德的頭又劇烈的痛起來了。

布洛菲站起來，走到牆角，拿起那把武士刀，抽出鞘來，然從走到陳列罪證的地方，不停的用刀尖，撥這弄那，刀尖與那些金屬工具相碰，發出鏗鏘的音響，那魔頭又武士刀撥弄起瑜伽衣衫來，終於用刀把那件黑色的瑜伽衣衫挑起來，好奇的向小野用德語問道：

「這是一件什麼東西？」

小野，早已內心就在忐忑不安了，現在主人這麼一問，就更加慌張了，他用顫抖的聲音，恭順的說：

「博士，這是一件瑜伽衣衫，瑜伽術，是由印度傳到日本的，據說是佛教的一個支派，但佛教却認爲那是外道，他們修三昧五義及八戒，如果修鍊成功，能土遁，水遁能飛簷走壁，能百步殺人，普通人見到修瑜伽術的人，都很害怕，也很恭敬他們；這個人雖沒鍊到百步殺人的功夫，起碼他會水遁和土遁，不然，他怎麼能進來這裏呢？我看，他是來暗殺博士的，要不是他踏上機關，那可太可怕了！」

「他叫什麼名字，做什麼事？」布洛菲仍用德語發問道：「日本人還有這種高頭大馬？」

「報告博士，工礦工人中大高個子有的是，他的身份證上註明他是一個又聾又瞎的礦工，福岡人，但我不十分相信，他兩雙手雖然已經化裝過了，但仍很細柔，那兒像是一個礦工的手呢？

「是呀，我也不信這種騙人的謊言，我有的是辦法，可以使他說明眞象！」布洛菲說：「親愛的妻子，你有什麼意見？您的直感很精明，並有很確實的觀察力，妳來幫忙鑑定鑑定好嗎？」

「好的，一切遵命！」

那個女魔頭說完，就站起身來，先偎立在布洛菲的身邊，向龐德凝視着，看遍他正面上下以後，又保有相當距離，在龐德四週走了一圈，她之所以這麼遠遠的在龐德上下前後左右不停的睇望凝視，是怕龐德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她突擊，她這種邊走邊看的樣兒，眞如一個巫婆向病人作法而繞行一周那樣，給人帶來一種不快之感。她繞行到龐德的右側時，忽然現出一種可怖的筋肉抽搐的神情，喃喃的說：

「仁慈的上帝，我的天！」

緊接——幾乎是在呼天喚地的同時，她慌慌張張的走到布洛菲的身邊，發出沙啞的音質，向她的男人低語着：

「不可能的事竟會可能的發生了，他右臉頰上的創疤，他左側面的身影，他那被修剪過的雙眉，他那堅毅的神志，他那高碩的體型……他那……他那化裝……」

女魔說到這裏，像大禍就要降臨一般，又恐懼的回過頭凝視龐德一會，緊張的向布洛菲說：

「親愛的丈夫，我可以確定的說，這個喬裝日本人的刺客，就是那個英國○○七情報員龐德！也就是他的妻子被你殺死的那個龐德！更是曾經化名白萊爵士向你鬪法的那個龐德！」

她用手又指指龐德，向布洛菲堅定說：「我可對上帝宣誓，這是你的大仇人龐德，請您相信我！」

布洛菲抬起那雙魔眼，向龐德看了又看，然後轉過頭來向那女魔說：

「嗯！的確有一點兒像龐德，可是，他，他怎麼來的呢？又怎麼會找到的呢？到底是誰派他來的？」

「我想是日本的安全調查局向英國情報局請求調派來的！」女魔說：

「這一假設不能成立，妳想，果眞是日本安全調查局想逮捕，他們就會手持檢察官的拘票，拘我入獄，何必捨近求遠，摒簡施繁多此一擧呢？」布洛菲分析着情況說：「我看，這裏面醞藏的問題是很複雜，我們要謹愼行事。」

「丈夫，如何謹愼行事呢？」

「首先，我們要鑑定這傢伙到底是眞啞還是假聾，如果是假的，就應進一步來偵訊口供，最後一步是把全面案情搞的明明白白以後，再決定如何處理。」

「那麼，我們就立刻辦吧！」

「是的，『偵訊室』可以完成這個任務，但在送他進『偵訊室』以前，先要煞煞他的威風！」布洛菲說着，就轉過頭向小野頤指氣使的說：「通知山本來擔任這件任務！快去！」

× × ×

小野傳達命令以後的不久，十個執棍大漢，魚貫而入，淸一色的，赤裸着上體，頭上禿光，雙臂粗如巨蟒，個個都像煞星，在小野指揮下，他們靠近牆邊，一字形的站在那裏，俟命行動。

一個最健壯的彪形大漢，他就是山本，把木棍放牆邊，離開行列，大踏步的走到龐德身前，先擺一個蹲下騎馬式，孔武有力的緊縮肌肉，使雙臂和前胸現出似山峯般高聳起的肌肉，同時運用功夫，全身骨骼咯吱作響。撬起厚厚的雙唇，向龐德露出極不友善的怪笑，猛然間，他高擧右掌，以泰山貫頂之勢，隨着强呼呼風聲，向龐德頭上擊來，一記勁掌，不左不右，正好打在他那由翻板上跌傷的左頭處，龐德覺得一陣劇烈的痛楚，頭部像要爆裂一般，眞是一記沒有復原，小野二記痛毆，現在又遭受第三記的掌力痛擊，就是鐵人，也受不了，何況這猛力的掌擊拳打，像一陣暴風，連環而至，龐德臉鼻血如泉湧，痛澈五臟，這時的布洛菲，却似一個科學家，在詳細觀察他在實驗中，龐德所起的反應和變化，那似晚娘般的女魔頭，腫腫的臉上，現出一片痴笑。

龐德被山本一陣猛烈的痛毆以後，神智啓示他自己，必須乘着自己還有力氣，和意志沒有消退的現在及時採取行動，不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時，那個叫山本的打手，仍以騎馬的架勢，拳掌並攻的方法，向龐德猛襲，所倖沒有以日本傳統的柔道來摔擊。龐德抖擻精神，覷準目標，運用踢足球的速度與技巧，向山本腿彎處，以萬鈞力量，脚飛腿躍，猛勢踢去，狠極、銳極、粹極、快極！不要說這個日本打手是血肉之軀，就是鋼鑄鐵塑之體，也會身倒體傾的。

「哎喲！媽呀！」山本一聲慘厲哀鳴，已雙手捧腹，躺在地上，滾轉不住。

山本面呈死灰，汗粒如豆，呻吟聲隨着身體的滾動的急緩而揚抑。這時的山本，就似一頭垂死的怪獸，在作最後的掙扎！

其餘九名打手，發覺苗頭不對，羣體持棒一擁而上，小野也乘勢掏鎗，準備應戰。說時遲，那時快，龐德隨手擧起一隻太歲大椅，向這羣爪牙擊去，這隻堅硬體重的木椅如一塊巨石從天而降，碰落小野的手鎗，擊中一名打手的嘴巴骨，傳出一聲「咯擦」的骨折聲，那個爪牙，已痛疼難忍的撫面而臥，嚎叫不止，其他三四名也同時波及，被撞倒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住手！」

布洛菲像一隻發狂的毒獸，咆哮的喊叫着三四名沒被砸倒的打手，馬上遵命放下棍棒，戰戰競競的站在那裏，不敢再動了。

「小野，叫這些飯桶給我統統滾出去！」布洛菲指着躺在地上的山本和幾名打手說：「山本是罪有應得，死活聽其自然，如果死了，就丟到鬼湖裏去算了，這幾個送醫院去醫傷，就說是被房樑落下來砸的，知道嗎？」

「是！是！」

小野命那幾個沒有受傷的打手扶着山本等人走出去。房中僅留下數名園丁和小野本人，這時布洛菲見這場打鬥已經結束，指着龐德說：

一對這個東西用老辦法不能生效，假如他還有聽覺，到『偵訊室』以後，他就會老老實實的講出來了。」

「親愛的丈夫，你說的一點不錯，快命小野把這傢伙帶到那裏去吧！」

「好的！」布洛菲向小野指指龐德，嚴厲的說：「把他帶到『偵訊室』去，其他人都到『行動室』待命，快點辦理吧！」

小野用手鎗作了一個手勢，幾名園丁就服從的押着龐德離開這間房子，穿過一條走廊，順石階而下，然後再一直向前走着。

「『偵訊室』這個名稱，聽起來似乎是很恐怖的地方，現在我已經是疲憊不堪了，唉！算了，既然是一定要去，也祇好聽天由命了！」龐德自我思維着。

「快走！」小野用鎗管使力撞龐德腰窩一下說。

「我不能洩氣，要見機行事，機警應變，就是死，也要和布洛菲同歸於盡，才不此虛行！」

他們走到一座厚鐵門邊，才停住脚步，小野叫龐德推門，可是這位混身是膽的龐德，裝聾作啞，呆立不動，一個園丁把門推開，把龐德推進這間『偵訊室』以後，小野向那幾個園丁說：

「你們幾個到『行動室』待命去，我留在這裏來侍候博士，一切可要小心呀！」

園丁走後小野才跟着鑽進偵訊室。見布洛菲夫婦早已坐在『偵訊室』的圈椅上面，小野向他倆鞠躬後，這才轉身把鐵門拉上扣好。

布洛菲夫婦爲什麼會比他們先到呢？原來那間書房有隻壁架是活動的，祇要開動機關，就會自動移開，露出一隻門來，開門以後，就是一條石階，很快就可走到『偵訊室』了。

龐德走進這間所謂的『偵訊室』，見到這是一間稀奇古怪的石穴，全室都很燥熱，而且硫磺氣味很濃，用手摸摸光滑的石壁，炙熱燙手，傍邊是一隻奇怪的石椅，落坐的椅面，竟是一個大圓洞，一個人的臀部，正好可把這個椅洞蓋的嚴緊緊的。

布洛菲所坐的木椅上面的石壁上掛有一隻大鐘，和一盞油燈。這是一隻普通的時鐘，現在，時針正指在十一時零一分不到的地方，沒一會，聽到「咯察！」一聲，原來這是一隻跳字跳分的大鐘，現在時針正指在十一時零一分的上面。

小野拉着龐德走到距離布洛菲所坐的地方，約有十幾步遠的那隻石椅子上，這隻奇怪的石椅所幸有兩隻扶手，不然坐在椅洞上，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忽然龐德發現自己的頭上有一隻稍大一點的石洞，從洞中可以看到天空的白雲和那棋佈的繁星，正在閃閃發光，給人一種親切和渴望自由的感觸。這洞的周圍，還滴着灰色的岩漿。硫磺氣味，這裏也最濃厚。

這時小野換上一雙黑色長統膠靴，在龐德身後來回踱着顯然是在警戒監視，以防範未然。他那膠靴走在地上，發出重濁的音響。這時的龐德，全身仍然是僅僅穿着一條短褲坐在這石椅子上，那種熱度，漸漸已經使他感到吃不消了，但仍勉强的忍耐着。

十五　身份大白

「這魔頭到底是在耍什麼把戲？」龐德在想。

突然一陣狂厲的聲音在這石穴中飃盪起來，這共鳴的廻聲，形成一種驚人心智，懾人身魂的作用。這是布洛菲用英語發出的訊問：

「英國女皇陛下情報局O字組第七號情報員龐德中校，請你注意！現在你已處身我別出心裁設計的『偵訊室』中了。這裏會發生一種奇異而神秘的現象，那就是說，這奇異的力量，和神秘效果，可以促使啞吧說話，聾子可以聽到聲音！」

「……」龐德裝作一點反應也沒有的樣子。

「你的耐性和毅力使我欽佩，但是，我必須事先告訴你，這間『偵訊室』是建築在一座活火山的火山口上，中校閣下，你所坐的石椅，那就是這座火山的火燄口。根據我們用科學儀器測驗的結果，岩漿的熱度，高達攝氏一千度以上，也就是高於沸點以上的十倍。足可使鋼鐵溶化！」

「……」龐德仍然裝作毫無反應的樣子坐在那裏。「很好，您的確很勇敢，很沉着，但是，我必須向你再度說明，這火山岩漿由火山口中噴射出來，高達一百公尺！你所坐的石椅，是建在火山口上方五十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說，灰山岩漿向上噴射的高度，還有五十公尺。我們經過這

五十公尺的奇妙設計，可以調節火山爆發的時間，每十五分鐘，定時爆發一次！」

「……」龐德依然如故。

「龐德中校，請你注意，我向你預告下次火山爆發的時間：請你注意這座時鐘，下次將在十一時十五分爆發，距離現在，還有十一分鐘！」

「這是心理作戰，千萬不能回過頭去看時間，要沉着，要堅强！」龐德默默的警告自己，坐在原處，仍然是如木偶一般。

這時，布洛菲的信心有點動搖了，他想這個傢伙，可能不是龐德，也許眞是一個聾啞的日本礦工，假如不聾，誰能這樣沉着呢？於是，他又用狂厲的聲調，作最後試探的說：

「如果你眞是一個聾子，對英語日語都是盲然的，因此，時間到了，您也不會站起也逃走，到時候您就會被岩漿所溶化，變成烏有，我們這個世界，已發生人滿之患，多死一個啞巴，是無所謂的！假如你是喬裝的間諜，還想活下去的話，你必會在爆發前離開這座椅子，如果這就是你的選擇，到時，就請您準備召供吧！」

「……」龐德已有所決定，對布洛菲的心理作戰，來個相應不理。

「也許你覺得時間沒到，想再拖延幾分鐘，那是最愚蠢的想法，因爲拖延時間，僅能苟延殘喘一時，那對問題並沒有眞正解決！你想脫離這場危難，必須把問題眞象提供給我們，是誰派你來的？是什麽企圖？和誰同黨？您的領導人是誰？要坦誠的供述出來，如果你不是一個啞吧，或

是一不個聾子，戲演到這裏，可以收場了，讓我們談點正經事吧！我尊重你喬裝的身份再派人用日語向您復述一遍，以免您會覺得寃枉！」

「……」龐德沉着的堅持着，對布洛菲一無反應。

「好！看您還能拖延幾分鐘！」布洛菲說：「小野，請你用日語把我的話再向他覆述一次！」

小野向那魔頭鞠了一個躬，然後就站在門邊，用日語大聲朗誦起來，一面覆述，一面不時用手撫摸那隻短鎗。

龐德則把自己的精神，盡量放鬆，利用這短暫的時間，養精蓄銳，準備做最後一拼。

於是，他冷靜的觀察這間岩穴，他的視線像雷達一般，搜尋每一個角落，窺覓每一樣東西，冀望能够加以利用，忽然見到在他所坐的石椅的右方牆下，有一具小型木蓋，高出地面上有鎖孔，並沒有把手，以供啓合之作，龐德注視一陣，他突然想到：

「是的，一定就是那個調節噴射岩漿時間的操縱器，在目前，無法利用，還是想點別的吧！」

龐德把頭放在雙手的掌心中，再把雙手平放在雙膝上，閉目思維，這時頭部神經，仍一跳一痛的在霍跳不停，他的理智下達命令，强迫精疲力盡的腦神經全體緊急動員，一定要想出一個轉危爲安的辦法來，以把自我超越出這死亡的深淵。

一陣嘰哩咯啦的日語忽然終止了，時鐘也「咯察」一聲，又跳了一分鐘，死亡的時間更迫近了。

表面平靜呆痴的龐德，仍然一無反應，誰會知道他那靜如止水一般的姿態中的內在，正是多麽激烈而緊張的動員準備應變呢！

分針又跳九次了；龐德慢吞吞的抬起頭來，看到那白磁黑字的鐘盤上的時針，正指着十一時十四分，接着他覺到椅下如萬馬奔騰，震的隆隆作響，椅孔下的溫度，驟然加强，這時的龐德，毫不猶豫，立刻站起來，向沒有岩漿痕跡的地方緩緩走去，轉過頭來，凝視着自己剛剛坐過十四分鐘的石椅，似在觸電一般，在微微的顫動，隆隆之聲已經轉强，現在已似萬軍怒吼了。繼而由怒吼聲轉變爲驚濤駭浪般的海洋咆哮聲了，地動屋搖，瞬息萬變，驀然間，咆哮聲更强烈，震耳欲聾，已似萬架轟炸機羣，集體向這石穴俯衝，發出一種慘銳悽厲撼天拔地的懾魂音響——

「轟隆！」

一聲音爆，從那石椅中心的圓洞，噴射出一條耀眼的銀紅色的圓形岩柱，隆隆聲中，這火樹銀花般的火岩漿柱，已竄過岩穴上那一圓洞，射向天空，轉瞬，這隻火岩漿柱，已由銀紅變成銀白色，這已達白熱且在飛射的岩漿，攜着排山倒海萬鈞之力，形成擎天神柱，蔚爲奇觀！

這時的石穴，奇熱難當，呼吸困難，硫磺氣使人感到窒息，所幸這火山噴射岩漿的時間不長，僅有三十秒鐘，這隻白熱化的擎天神柱，已經傾斜，繼之中斷，飛射一半的岩漿，由空中落回

椅中心的岩洞，一團團流散着熱氣的將要凝固的岩漿，像泥巴一般，由上面的穴洞四周，如雨一般落下，落在石椅四周。

那火山口裏，發出一陣陣似醉後的酒呃聲，「格撲」「格撲」直響，霧般的蒸氣，從洞中向外大量的流散，剎那間，這間石穴，已被硫磺氣息的白色蒸氣所掩沒，嗆的衆人咳嗽不止，漸漸這具有窒息性的蒸氣，已從石穴上面的山洞冒了出去，石穴中的情況漸趨正常，時鐘又發出一聲「咯察」，時針已指向十一時十六分了。

龐德帶着一種揶揄的淺笑，覷睇着坐在木圈椅上的布洛非夫婦，這時，他已經胸有成竹，決定結束這場心戰的啞劇，龐德終於開口說話了，他嚴肅的說：

「布洛非！我不會否認你在犯罪技巧上，的確有傑出的創造與匠心，我姓龐的不幸落在你的手掌中，祇有面對現實，準備逆來順受，假如你眞還有更精采的把戲，就施出來，讓我開開眼界，也許你會從各種逼供的方式中，達到你預期的願望，可是，我也要忠誠的奉告，龐德雖不願這麼輕如鴻毛的白白犧牲，但也不是一個任憑淩辱不戰而降的懦夫。姓布的，懂嗎？」

「親愛的妻子，您聽到了嗎？現在我不能不承認您觀察力的敏銳犀利和正確！果然被妳看穿他的狐狸尾巴來了，有時間，我一定贈送妳一條最名貴的珍珠項圈，做爲獎勵。現在讓我先把他解決了因爲我們睡眠的時間已經早已到了。」男魔頭向女魔頭低聲的說。

「妳應該問出他的口供，再解決他也不遲呀！」女魔頭建議的說。

「親愛的妻子，訊問口供，也很簡單，您看，他的僞裝不是已經被我輕而易擧的揭穿了嗎！」

「好丈夫，這都是因爲您能力優異的緣故！」

「小野，把他押走！」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批人又從原路回到那間書房兼客廳的房中布洛非夫婦，又重新坐在原來的椅子上，炭火盆中，加足了木炭，室內溫暖如春，但龐德赤裸着身體，仍然有點寒不可耐。

布洛非用手把玩着武士刀的金柄，閒適的吃了一口茶，這份安閒，好像剛才是外出作了一次戶外遊戲，現在又回到原來閒聊的房間一般，把剛才緊張的一幕，早已淡忘了似的。

雖然布洛非盡可能表現出這份安閒，可是龐德却在思維着可能發生的許多事，他首先覺得：

「『老虎局長』命我喬裝聾啞礦工，眞是莫明其妙，這種設計，脆弱的不堪一擊，我決不再這麼做了！」

這時，龐德再不客氣了，伸手拉出一把椅子，就坐下來，就順手在桌上取出一支香烟，用火柴燃着，自由自在的吸起來，他想到：

「已快向這人生的劇場謝幕了，馬上就要長眠九泉，不，也許會被食人魚把自己刮分而食，還不快吸食一支香烟，就是死，也要死的享受點嘛！」

龐德邊吃邊想，同時把烟灰順手彈在名貴的地毯上，架起雙腿，舒服的搖幌着，也做出十分

安閒的調調兒。

「小野！把地上這些龐中校的東西檢起來，待我抽時間再詳細的研究研究，你去把東西放好，就到『動員室』待命，把內燃機用燈；各種工具機器都要準備好，一會兒可能會用，別臨時準備不及！」

「是！」小野拿着那些在地毯上陳放的瑜伽衣衫等物走出書房。

「現在是你交出全部案情的時候了，如果感到滿意的話，我就以慈悲心腸賜你死個痛快！」布洛非說完，舉起那把武士刀，用手指彈着刀身，發出鏗鏘的音響，然後又說：「這把刀可說是削鐵如泥，我又是一個玩刀聖手，保險今晚使你絲毫不覺痛苦。如果你再耍花樣，那就要使你受盡折磨以後慢慢的死！不管你願痛快的死，還是願慢慢的死，我有的是辦法，可以使你招出一切來！因為當痛苦超過人的最大耐力以後，就是金鋼之軀，也會熬煎不住的，怎麽樣？你是選擇那一種死法呢？」

「布洛非，你會明白，不管是在倫敦，抑或是在東京，今晚我在什麽地方，很多人都知道的清清楚楚！」龐德有恃無恐的說：「不管你犯了多麽大的罪，你可運用你大量的金錢，聘請五六個名律師，出面來為你活動，可能會受到一點輕微的處分，但是，假如你把我殺害以後，情況的發展就不會這麽單純，你必須以你的生命來彌補你今晚的罪行！」

「龐中校，這些話都是老調子別談了，衙門中那套我也不外行，你想，我居住在這裏，合理

合情合法，如果誰來拘捕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前來，何必鬼鬼祟祟搞這一套？據我的情報調查，C——A把我當作熱門人物，正動員警備，準備把我逮捕，假如知道我在這裏，他們一定會同日本警方人員，前來行動，我落網後，你們貴國情報局、美國調查局、日本安全局，馬，也輪不到馬虎虎研究一下，或許表演一下法律程序而把我處決，可是在最初警察行動開始，無論如何演變你們英國來做尖兵呀！」

「布洛非！這如何能稱做警察行動？我在英國的當兒，已有關於這方面的情報，經我細密研判，加上有關你過去的統計資料，來相互對照，犯罪手段，作風與技巧，有許多吻合點，我直覺的認定是你在這裏，但我必須親來作實地調查，於是，我才請麥爺准我前來，到了東京，日本安全調查局『老虎局長』田中先生，也供給我不少資料，於是我的信心就更堅定了，在英日兩國政府配合下，我的活動，他們都極重視，且有行踪紀錄，如果我不能安全返回情報局，你必會受到極嚴重的法律制裁，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必會把你緝捕到案的！」

「中校！你這幾句老調門，也許有點道理，可是有一關鍵，您必須注意，那就是法律，我是需要法律來保障我犯罪的，換句話也就是說我犯罪不留絲毫線索，無憑無證，法律對我的犯罪行為無可奈何，我不就等於受到法律的保障了嗎？同樣道理，今晚閣下光臨，在你離開這個塵世的同時，我們把你光臨的一切痕跡消滅的連一顆砂粒也不留存，我對您的失踪裝作不聞不問，一點法律責任也沒有，不要說英日兩國政府，就是全地球各國政府總動員，對我布洛非也不能有所侵

犯，這就是人類有法律的好處，中校，這個道理，你是很懂得的對嗎？我有一個部下，他在情報資料上提供說日本特務頭子，也就是日本安全調局查緯號什麽老虎局長，叫田中什麽的，日前曾經伴着一個着和服身材高大的外國人在這附近活動，現在以你的實際行動，和這情報資料相對照，那個外國人，顯然就是中校閣下對嗎？」

「你那個部下在那裏？我想找他談談！」龐德十分輕鬆的說。

「他不在！」

「眞的不在嗎？」

「龐德，請你放明白一點，現在是我訊問你，不是請你來審問我，懂嗎？」布洛菲惱怒的說。

「這眞是遺憾！」龐德雙關語而幽默的說。

「別遺憾，我仍然可以告訴你，我早對這個田中特務頭子調查的十分明白，他完全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現現實實的人，雖然你想廻避我的問題，不過，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件事實，做我解釋的註角：這個田中局長，不久以前，曾經派一位高級特務，前來做實際調查行動，這位高級幹部不僅沒有完成使命，而且了無痕跡的失踪了，田中為此事作了一個『因公殉職』的結論，也就無可奈何的結案了；至於你這位中校閣下，據我研判，你是來日本公幹，有事求助於田中，這位現實的田中局長，就向你提出交換的條件，請你來把我幹掉，以解除田中，不，應說是以解除

日本政府當前所面臨的進退維谷的困惑場面，中校，對嗎？」

「有一部份對，一部份不對，更有一部份是絕對錯誤！」龐德利用心戰技巧，胡謅的說。

「我們暫不談對或錯，我再提出我的看法：您是用什麽方法查知夏廸翰博士就是我布洛菲的，我們也可以暫且不提，實際上，這並不是問題的重點。主要的，是您私人根本就願幹這件暗殺工作。同時，為了避免『官報私仇』的嫌疑，我可肯定的說，你對我的眞正身份，以及我們之間的仇恨，你都主動的在保密着，當然田中不會知道中間的曲折，我還有一個肯定的理由，那就是你如果把我的身份公開以後，國際刑事警察就有法律根據促使日本政府來逮捕我，那時候，你會覺得失去一個親手血刃仇敵的雪恨機會，龐德中校你認為我說的對嗎？」布洛菲吃了一杯熱咖啡，放下杯子，接着又說：「我一向自信對事物的研判八九不離十，中校，你有什麽話來做辯護，可以盡情的提出來，但我有一個要求，別談題外的話，別用謊言殆誤時間，這是你今生最後的機會了。是嗎？」

龐德仍然淺笑自得，輸鬆的在桌上的罐中，又取了一隻香烟，燃吸一口，濃濃的烟霧，伴着他那輕淡的話語，飄向布洛菲：

「我想對你說句眞心話，我如果有什麽不幸，你不會活過聖誕節！」龐德指指在坐布洛菲身邊的女魔說：「她是一名從犯，也難逃出法網，必會受到嚴厲制裁！」

「中校，你已經作了三次同樣的表示，我作了三次同樣的解答，您所說的，不生嚇阻作用

，現在你既沒有其他答辯的話語，我現在宣判你的死刑，本來想命令我的部下一點點折磨你，現在我決定要親手送你去找耶和華，然後消滅你的屍體，這個決定對你來說，的確是件大幸，因爲你是我的盲腸，必須早點動手術割除，也好出出烏氣，以後安安靜靜的過日子。懂嗎？」

「布洛菲，最近你的確是變多了，怎麽來到日本，在你的話尾，又多了一句習慣語：『對嗎？』『懂嗎？』等等的，你的話我都懂，但都不對，尤其不懂你這句日語，對不懂日語的人講日語，你覺得這種賣弄，有什麽意義？」

貓對捕捉到的老鼠在咬死以前，當然要戲弄侮辱一番，布洛菲也是以這種心情對待龐德，他認爲龐德一身是傷，手無寸鐵，且是自己的俘虜，隨時可用手中的武士刀，致龐德於死地，所以並沒有理會龐德所說的話語，他就又接着說道：

「這話是流行在日本中古武士羣中的一句口頭禪，武士是日本的特權階級，政權的衛護者，他們在出巡或個別出行時，大街上的路人及販夫走卒必須立即迴避，假若有人敢違反這個傳統，就等於是輕視武士，而武士本人，也會感到是個極大的侮辱，這時，祇有兩種方式可以解決，一種是由不願迴避的人和武士決鬬，一種就是做武士戰刀下的羔羊，武士可以揮刀殺之，然後揚長而去，這句日本話和中國那句「逆我者亡」是一樣的意思，懂嗎？」布洛菲說完，又向那女魔說：「好妻子，我對這個『阻路者』以殺處之，會有錯嗎？」

「您說的一點也不錯，我百分之一百的贊成，但是，您可要小心，他像野獸一般的危險啊！」女魔一臉橫肉的說。

「親愛的妻子，在過去我同意您的說法，那時，他的確兇猛的如一頭危險的野獸，可是自從去年五月我把他那親愛的太太送往天堂以後，他早已成爲一個頹廢的懦夫了！」

「哼！」龐德仍然坐在原處吸煙，不屑的輕輕的從鼻中哼了一聲。

這時，布洛菲面露殺機，突然兇惡的像一個煞星，揮起武士刀，離開坐位，高聲的說：

「太太，妳看我怎麽來取他的頭顱！」

十六　瘋狂刑法

「你們這兩個魔鬼，難道還沒覺到這種行爲已到瘋狂的境界？」龐德說完，把手中的煙蒂丟在地毯上，由憑牠去燃燒。

「嗯？瘋狂？歷史上偉大的人物，一部份都是瘋子和狂人，非特烈大帝是瘋子，尼采是瘋子，梵谷是瘋子，拿破崙，希特勒也是瘋子，這些瘋子在文學、藝術、軍事、政治上，却支配着全人類而改寫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本來偉大和瘋狂的境界是很難區分的，再說，世界上沒有瘋狂的人物，歷史可能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假龐中校，你應冷靜思維思維，你到底算是何許人物？

算起來，祇能算是一名情報掮客，流氓鎗手，爲那些官僚政客和濃胞們流血賣命，但你裝滿一腦子責任，使命，國家的觀念，但是，您對這種這些觀念和意識的本質，毫無認識，因爲那些都是騙人的幌子，困惑人心的利祿幻影，而您，却爲這撩人的幌子利祿的幻影去做權勢的鷹犬，做特務腿子！所以你很空虛，每當任務終了，您領到一點少的可憐的獎金，不，應說是那些濃胞們捨施給你的一點小恩小惠，猶如主子擲給狗一根殘骨一塊剩肉同樣的可憐，而你就用這可憐的僅有的收獲去用酒精，尼古丁和女人來麻醉你的靈魂，以待下次主子的派遣。」布洛菲大放厥詞謬論以後，看看龐德，接着又說：「你奉主子之命，兩次前來和我過不去，總算你運氣不壞，每次都能完成任務，把我的心血毀於一旦，我那兩次慘遭敗跡不算，你的主子並不放過我，還聯合其他國家的政府，展開一系列的緝捕行動，非致我於死地不可！但是你們可想到過用客觀的冷靜的頭腦，和科學審愼的態度，來分析研究過我這超人的思想範疇和超時的驚人計劃嗎？」

這時的龐德，他一直在觀察着眼前那魔頭的一舉一動，因爲大敵當前，怎敢不愼？至於布洛菲在發表些什麼謬論，他實在沒有心思去聽它！

他祇見布洛菲身體碩健，約有六呎三吋多高，現在兩腿站成八字步，把武士刀矗在雙腿中間，兩隻手又相叠的握在刀柄上，從手背上，可以看到筋脉高漲的血管，如一條條蜿蜒的山脉，同時，也顯現出他那旺盛的精力，龐德在想：

「我不能否認，這魔頭的確有種超生命的力量形諸於他那健壯如獸而狂傲的形體，他那狂傲

的氣質，又發諸於那雙賊光閃閃而具有威懾力的眼眸，至於他那像北京人凸出的眉骨，烘托着白晢的皮膚和斑白的雙眉，也給人一種專橫的印象！還有他那寡情的薄唇，鷹嘴形的鼻子，也帶給人一種殘酷、狡詰、詭辯與陰險的直感。而他竟自以爲是超人，可和尼釆諸人等齊驅，堪稱痴人囈語！」

「嗯！對，寬大而具原始意味的和服，眞是一種天才的服裝設計，這給生來矮小的日本人穿着起來，的確有一種藏拙之效，會給人一種彪壯的幻覺，可是穿在布洛菲的身上，就更顯的威武壯大，宛如一座巒丘，尤其是那條金龍，神氣活現，給這魔頭裝點着一種幽靈般的邪氣。」龐德細膩的盯視着這敵人的每一寸地方，而在推敲思量，以作他戰鬪時的參考。

「是呀！他爲何要這麽喋喋不休而不揮刀一決雌雄呢？噢，對，一定是這種原因！這個魔頭，一定把我當作網中魚，俎上肉，了無生機，何況他有戰刀，我是赤手空拳，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即算是逃出，他那爪牙遍佈機關四伏，也衆寡難敵，所以他可以隨興所至，大發乖語，何況這魔頭也許會想，在殺人之前，把話說個明白，才够君子之風，把事談個清楚，方具英雄氣慨。那時，才讓我自認錯誤，死有餘孽，罪有應得，同樣邏輯，他會認爲殺人是堂堂正正的義舉，何況對一個即將俯首就斬的俘虜，講一些人生哲理，也是一大樂事！是嘛，誰又會免去對敵不施予一點教訓的程序呢？」

布洛菲談了一陣子，看看龐德，他的確是在默默注視着自己，頗似馴服的樣子，於是談與更

濃了，他侃侃而談的說道：

「龐德，在殺你以前，讓我們把過去的仇恨，算個清楚，首先，我被你們英國政府所稱做的『雷擊』行動，破壞了一件上乘的計劃，我用盡心機，在西方政府中盜取出兩顆核子氫彈，我並沒有用這兩顆核子彈來製造恐怖的意思，僅是虔誠的請求西方政府貼補我一點辛勞的酬報，叫獎金也好，稱車馬費也好，我就會把這兩枚原子武器交還給西方政府，我那小小請求，在富有的西方政府來說，不過是萬倉一粟，如果這一小小請求不被接受，我曾表示要把這兩顆核彈，無條件贈予貧窮而極需原子武器的古巴卡斯楚政府，他們得到這份珍貴禮物以後如何處置，那就是卡斯楚自己的事了，也許會在不利西方政府的情況下予以引爆，假如這樣，人類將因西方政府的吝嗇而受到酷刼！這件事不論如何講，對我個人來說，僅是想利用國際上的矛盾，縛得一絲絲蠅頭小利而已，我這一點不算過份的請求，對西方政府不算什麼破費，而對全人類則是難以估價的福利，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過是對西方政府一個警告，他們要想免除以後類似情事的發生，祇有召開裁軍會議，消除這種武器和禁造這種武器，當然，釜底抽薪這種辦法對我雖然不利，但為西方政府和全人類利益，我願犧牲一點自我利益，我這既不自私，對西方政府也無損害，也更是人類福利，在政治言，是世界和平一大貢獻，你想，這麼偉大的思想領域能不說是我的不朽的功勛嗎？龐德中校，你可想到過這些嗎？」

「……」龐德一直凝視看他，並沒表示任何的意見。

「另一件事，是我進行的細菌作戰，不幸被英國政府所誤解，認為對大英帝國不利，實際上，這是一種歧見，如果我們冷靜的運用辯證邏輯去分析，就會知道：在現象上發生的不利自己的事物，如果透過現象去觀察本質，就會看到，在現象上發生的不利，未必是本質上所發生的不利；因此，我們不管用什麼準則來衡量，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貴國是個充滿病態的國度，我們應以死求生的精神，乾脆用大量細菌，增加病態的幅度與深度，使這隻不知落日的睡獅，惕然覺醒，掃除自私、自大、傲慢、荒淫和空虛的病態，急速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促進英國國民的健康和平，這能說對英國沒有利益嗎？」

布洛菲說完，看看龐德仍然在注視傾聽，於是，他又興冲冲的說：

「剛才我所說的那兩件事，已經成了過眼雲煙，多說沒什麼補益，也就算啦！現在我想再談談這兒的問題。」

「噢！」龐德慢條斯理的敷衍一聲。

「中校，可以坦白的說，我的心臟，已有老化的現象，過了中年的人，生理上各部門的功能，都會退化，雖然我已盡力想挽回這種頹勢，事實上，力不從心，正因這樣，感到自己已至暮年，對我這個天才而言，是件不幸，尤其在這茫茫人海，知音太少，不僅得不到人們的尊重，反而引來誤解非議和歧視，正因這樣覺得心灰意懶，對人類，對人生，也頓失興趣，尤其厭惡世俗的庸人自擾，這很像一個好貪口福的饕餮客，吃膩一切美餚珍饈，必須時時更換奇香異味，這正是

我當前的寫照，在生理和心理上，心須時時更換新奇詭異的事物，才能刺激衰退的心臟，挽回麻痺的情感，正因這樣，我才建立這空前絕後的「死亡樂園」，好做一些對人有益無害的服務，這個地方是解脫人生痛苦的唯一無二的處所。你看，有多種奇異的設備，有親切的服務，這些良好的客觀條件，可使人間的痛苦減少到最低限度，這不僅對社會是一項貢獻，就是對日本政府，也可說是唯一私人投資興建的公墓！這樣，日本政府可以省去從鐵軌、公路、旅館、海濱、河灣、湖畔和山谷等處去處理自殺案件埋葬剖驗屍體，既可壯國際觀瞻，又樽節公帑開支，眞是一舉數得啊！可是日本政府却把我這慈善事業，加以誣蔑，認爲是種罪行，這是多麼荒唐而幼稚的事！」

「但是，昨天我親眼見到你們把一個活生生而不願死的農夫，丟進鬼湖去餵食人魚，這還不算是謀殺？這還能說不是一種罪行？」龐德終忍不住而反唇相擊了。

「龐中校，請不要誤會，那僅是園丁清理工作的一種，這個農夫原始出發點，是來求死，也許他力與心違，園丁有助人服務的義務，幫忙照顧這位農夫達到他的初衷，這是義不容辭的事！就從這件小事上來看，發現你的智慧很低，沒有辦法步入我的思想境地來，眞是孺子不可教也！你也祇能用一支香煙，在你臨死前，來滿足一下官能上的欲求，再高級一點的行爲，你就有望塵莫及的感覺了。這樣，等於一個大學教授對幼稚園稚兒談哲學，眞是等於對牛彈琴，在這情況下，多談也沒益處，再說，我的睡眠時間早到了，現在，我再問你最後一句話，你是想如何死法？是

預備以大丈夫引頸就戮的氣慨從容一死？還是學低級動物，在垂死前作一番莫須有的掙扎呢？如選擇後者，那僅是使你的肉體多吃幾刀而已！龐德中校，快說！」

布洛菲說完，向龐德身前迫近兩步，雙手高擎戰刀，一派日本浪人的架式，也許他又自以爲「武士」了，燈光閃閃，反射在銳不可當的戰刀上，寒光顫顫，殺氣騰騰。

龐德早有成竹在胸，他早已發現被他踢傷的山本，遺留下一根棍子在黑暗的牆角下，而在那女魔附近的桌上，却有一隻叫人鈴的拉環，龐德早已想到，必須先解決那個女魔，以免引來更多麻煩，於是，龐德遽然的向左一個箭步，速如閃電，流星般的身手，抓起牆畔長棍，再一個竄躍，已轉落女魔身邊，人至棍下，正當女魔見勢不對伸手要按叫人鈴的剎那，手尚未接觸拉環，龐德的長棍，以霹靂貫頂，打到她左耳根上，她連呼喊都沒及時叫出，已經無聲的倒在地上，似條僵屍。

再說那布洛菲，突見龐德由坐椅上猛地躍起，他就以萬鈞之力，揮刀向龐德砍來，刀鋒由龐德背部略高處掃過，「刷！」一聲，戰刀已砍斷那隻木椅扶手，緊緊砍進椅座檜木板上，由於布洛菲用力急猛，刀入堅木達兩寸多深，一時拔刀不出，才給龐德一個揮棍擊倒女魔的一個剎那良機。

布洛菲用盡力量才把戰刀從木椅座中拔出，正欲轉身援救妻子，可是已經遲了兩三秒鐘，男魔頭看到這種情況，勃然大怒，擧刀猛砍，刀由龐德右肩部如超音速的飛彈「刷！」的一聲掠過

，驚極，險極！所幸龐德閃躲及時，不然早已喪命。

龐德一個鷂鳥旋身，長棍從右手通過左手掌的圈，一個撞球姿勢，用棍尖自布洛菲刺去，勢疾力猛，宛如一隻鎗榴彈，已點到那魔頭正胸所銹的金龍眼部，一陣疼痛透澈肺腑，同時魔頭受到棍頭又快又狠突擊力量，身體不由自主退倒牆上。

這個魔頭忍住那股難奈的疼痛，利用牆的反擊力量，加上自身發出的潛在力量，舉刀挺身像一頭猛虎般，向龐德撲刺過來，刀如雷達左右殺掠，龐德猶如蚊式飛機，在房中前後飛躍，一個俯衝急降，身子從地面竄出，躲過布魔這陣強烈的攻勢。

龐德知道那把武士刀的確有削鐵如泥的鋒銳，必須用盡機智來保有這隻木棍，不然以木棍迎碰刀，宛如肉鋼相擊，其慘無比，若這唯一的武器被砍斷，也就是喪身刀下的時候，他邊戰邊想，主意既定，就如游龍一般，在布洛菲銳不當的刀鋒下，疾躲遽避，乘虛而攻。

布洛菲接連三招攻勢，相繼被龐靈敏機智的閃過，心頭恨意，如火遇油，胸中怒火，他那隻彎曲着的右腿，猛然騰躍起來，揚刀而刺，龐德緊急向左躍避，已微遲半秒，「嘶！」的一聲，刀鋒從龐德左肋上劃過，鮮血殷紅，從創口冒出，龐德知道情況緊急，怎敢傍顧，乘這魔頭尚未收勢之刹那，舉棍向布洛菲左方揮進，一着正擊到那魔頭的左腿上，布魔左腿一痲，蹌踉數步，幾乎跌倒，龐德第二棍相繼跟至，布洛菲急遽蹤避，空棍在地毯上方掀起一陣強風，魔頭身落刀起，再向龐德逼砍，但這刀又落空檔，反把地毯砍了一條長長口子，一陣怒意，繼隨刀起，老魔

使出混身招勢，橫斬豎劈，斜砍直剁，上刺下掠，花樣百出，刀鋒千變，忙的竄躲避跳，血汗直淌，龐德毫無進攻能力。

布洛菲看到自己已贏得主動，攻勢更加兇狠，節節進逼，時時爭先。龐德以哀兵死戰心情，拼命迎戰，沉着防守，步步爲營，處處謹慎，一絲不紊，半點不亂，他看準一個弱點，精神遽振，轉身出棍，勢成連環，一棍擊中布洛菲右肩膀，乘這魔頭疼痛之際，連環棍勢，如疾雨驟落，布魔被打的全身酸痛難耐。這時他忍住痛楚，改變刀法，專向龐德的棍棒衝殺，同時罵聲不停，以分散龐德精神，猛的一刀，「咯兵！」一聲，刀落棍斷，被削去一尺多長，於是布魔攻勢更兇，銳氣逼人。

這次攻勢，以龐德致命處爲目標，向腹胸等處犀利攻殺，砍砍剁剁，毫不放鬆，龐德躲躲避避，決不馬虎！兩人一攻一防，把這間書房，弄的塵飛土揚，桌翻几倒，龐德利用這些障碍，做爲攻防據點，他想，這根木棍如果再被砍斷一段，那相繼而至的就是死亡，處於被動情況下的龐德，不免有點忐忑，再度奮勇激戰開始不久，龐德因肋處之創傷，流血不少，漸感體力衰退，虛汗也相繼而出，手濕棍滑，唯恐失手因而拼戰起來，更覺艱困危殆，於是決定速戰速決，不能再拖。不然，將眞會以自己的生命來祭這把戰刀了。

布洛菲也有同感，他覺得這場戰鬪應該早點結束，目前龐德已露疲憊跡象，這正是爭取勝利的時機，於是鼓足力量，揮舞戰刀，直取龐德心窩，而龐德連戰連退，這時身體已經退到牆邊不

遠的地方，實在不能再退了，可是布魔的戰刀已向他的心窩逼來，說時遲，那時快，龐德以閃電的快速動作，用盡生平力量，雙足向護壁板上一踏，以力借勢已飛竄出五尺開外，由這一招可以看出龐德不愧是國際名間諜，確有應變的高度機智，若再遲緩半秒鐘，肚中心臟腸胃，早被戰刀挑出透空氣了。

飛躍出危險圈外的龐德，轉身見到布洛菲的戰刀已刺入護壁板中數寸，正用力向外拉拔，這魔頭剛才用力之猛，用心之狠，現在看起，眞是不寒而慄！

十七　惡貫滿盈

機智的龐德，那裏會放過這一千載良機，飛起一棒，向布魔後背狠狠掄去，不巧這時布洛菲已把戰刀拔下，僅是右背被棍棒掄中一部份，布魔一聲痛呼，音未落而身已轉進，這時龐德奮不顧身，猛撲魔頭，雙手扼住布洛菲的喉管布魔因右肩右背先後兩次受擊，右半身已經麻木，魔身被壓的無法直立，左肩背雖能活動，但已受制，布洛菲喉管被扭自覺十分危險，用盡全力掙扎，左手不住用武士刀柄向龐德心窩及腰部撞擊，雖然一陣陣難忍的疼痛，透過神經傳遍全身，但龐德千鈞一髮之際，那兒再能分心，祗有強忍，同時龐德加足力量，運到十指上面，這十隻指頭，就如十隻刀錐，狠狠扼住那魔頭的喉管，上面兩個大姆指，使力往下按，漸漸布洛菲的力量

弱了下來，身體已臥在地毯上，他的雙腿和腰部雖拼力甩動，可是龐德的十指，現在就如十條鋼索，已牢牢縛緊布洛菲的脖子，愈收愈緊，布魔神智已經昏亂，手脚一陣同時亂抓亂踢以後，忽聽「乒」的一聲，布魔那把戰刀已經丢落在地毯上，忽伸出左手，向龐德雙眼攫來，這意外的突擊，龐德大吃一驚，把頭急向右斜，瞟準那隻魔手，驀然間張開口猛力咬住，牙齒深深戳進布洛菲的左手，鮮血由口中流出，一股血腥味，使龐德有點想嘔吐的感覺，當他想到愛妻被布洛菲慘殺的狀況，這股嘔吐的感覺，突然化作一種仇恨的助燃劑，龐德吐出那隻血腥的魔手，恨恨的說：

「死吧！布洛菲，你已惡貫滿盈了！」

這時，布洛菲果然停止了掙扎，舌頭已由口中伸出，雙目由眼眶中暴漲出來，壯大的身體，已癱瘓在地毯上，可是龐德並沒有鬆手的念頭，仍然緊扼着布洛菲那個粗壯的脖子不放，口中喃喃的說：

「親人，我最親愛的妻子，我已爲妳復仇了，在天之靈，安息吧！」

漸漸，龐德由復仇的殺慾中清醒過來！

他凝視着那條金龍，又凝視着自己深仇大恨的布洛菲，把自己已經麻硬的雙手，從布洛菲那罪惡之軀上抽出來，他望望布魔那因充血而變成猪肝色醜惡的嘴臉，然後發出一種復仇後快意的微笑。他想站起來，可是腰酸背麻，頭痛如絞，他勉强站起來，自言自語的說：

「我的天，站都快站不住了，下一步棋可該如何落子呢？」

龐德思索一陣，心中仍無所決定，滿面是汗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低語的說：

「我原先想到一籌妙策上計，怎麼現想不起來了呢？不行，一定要想出來！」他低頭沉思很久，忽然才現出輕快的笑容說：「嗯！對！就這麼辦！」

當龐德彎身來檢地下那隻寒光顫顫的武士刀時，忽然發現自已竟是赤身裸體，連僅有的一條短褲，剛才在撕殺時，也不復存了，不管怎樣，反正不能學祖先亞當提倡天體，何況現在一切已平靜，體溫下降，也感到有點寒意了，於是，他看到那件綉着金龍的和服，就在脚邊，龐德把牙一咬，把那套和服，從布洛非的屍體上拉下來，穿在自已的身上，衣服冰凉，宛似搬上一張蛇皮，一股陰森森的寒氣，如冰一般向他周身襲來，連混身是膽的龐德，這時對剝穿死人衣服，也不能不有一些陰幽幽的冥幻恐懼之感，他硬着頭皮，把腰帶綁好，忽見不遠處還躺着一個沒有斷氣，仍昏迷未醒的女魔頭，本想揮刀殺死她，以絕後患，繼而又想：

「得饒人處且饒人，一個女流之輩，已死了丈夫，今後也不會起什麼作用了，殺個女人沒意思，放過她，辦正事要緊！」

龐德想起由『偵訊室』那座石穴出來，這壁架可以移動，變成一條甬門，「現在，祇有從這條路逃出去，才不會被人發覺！」他想到這裏，就走到壁架邊去搜索，發現有一條特殊的木版，他就伸手做各種試驗，果然奇蹟似的，那壁上現出一座石門，這座門外就是一條幽暗的石階甬

道。

這時龐德手持武士刀，走向甬道忽忽走去，幽暗的燈光下，乍看起來，眞像布洛非那魔頭！他匆匆來到「偵訊室」，那壁上的時鐘指着十一時五十五分，子夜的脚步，已邁向人間。他在這空曠曠的石穴中，一陣陣的感觸，伴着心潮，呈顯腦海！

「四十多分鐘前，我還是一個受人宰割的羔羊，坐在那隻石椅上飽受熬煎，現在，自已用生命換取到自由，從死神手中奪回了生命。雖然這僅僅過了三四十分鐘，可是，就像熬過了無限的歲月。唉！人生眞是變幻無常，呀！我不能再站在火山口上舒發感慨了！」

龐德那敢再拖延時間，大踏步的走到石椅邊的木蓋邊，他用武士刀劈開這隻岩漿濺覆着的木箱蓋，眞是不出所料，箱中是一隻很大的鐵輪，上面有着標明的度數和指針，龐德立即彎下腰來，用力操縱那隻巨輪，把指針漸漸轉到最高的度的數字上，這時他忽然想到：

「我的天，這一下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會不會引起地球的末日的來臨呢？管他娘！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現在還遲疑什麼？」

站起身來走向鐵門，見壁上的時針，正指着十一時五十九分。

「距離下次火山爆發，還有七分鐘，快走，再遲可能就葬身火海了！」龐德邊走邊想：「時間已很急迫，千萬不能和那幾十名黑龍會的打手浪人相遇，不然，可難脫身，必將同歸於盡。」

「從前門走，必會和他們遭遇，那麽，窗外是不是有路可通？看地形，這古堡上必有備戰用的陽臺，由陽臺上繞到後門，這的確是一條可行之路呢！」

龐德匆匆走出石穴，再度回到書房，用武士刀撬開窗子，發現窗外果然是陽臺，他喜出望外，急忙爬出窗口，一陣涼風，使他打了一個寒噤，精神也為之一振。

可是，麻煩來了，這是一個獨立的眺望臺，什麽地方都不通，向下瞻望，離地最少有十餘丈高，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攀緣下去，這眞是一件焦心難題。

這時，龐德聽到一陣陣似風吹電線一般的聲音，由頭上面傳來，他定神觀望，發現就是那隻作廣告和警告用的大汽球，上面雲梯形的繩索和馬蹄鐵所剪製的大字，正被風吹的呼呼作響。

大汽球的繩索的最下端，就綁在這陽臺上的一根大柱子上。龐德用手拉拉那粗笨的繩子，發覺被那隻汽球向上拉的拉力扯的很緊，足見力量十足。

「哈哈，好極了，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龐德有救了！」

龐德估計，那隻大汽球所產生的拉力，能把這又粗又牢，約達五丈多長的雙重繩索綁的這麽緊，這種强大的拉力再負擔一個人的體重，在原則上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正在這當兒，樓下忽然有喧囂的人聲，這聲音愈來愈大，情勢度的急轉直下，十分可怕。

「會不會是那女魔醒了命人前來捕捉我的？唉！『婦人之仁』不是辦事準則，悔不當初一刀殺死她！」

下面人聲鼎沸，現在距離火山爆發僅有三分鐘了，這座古堡已裏圍的水洩不通，忽然樓上也遠遠傳來人的呼嘯聲，龐德不再遲疑，他急忙用手抓緊那一排雲梯似的繩索，雙足緊踏而上，爬了約兩丈多高，樓上的人聲更清晰了，龐德這時把心一横，揮起戰刀，「刷！」的一聲，把綁在陽臺上擊汽球的繩索割斷，刀揷回腰帶中，這時汽球就像一隻無韁的野馬，已直線向天空飛去，當這隻汽球飃過古堡最高層的屋簷時，龐德沒有注意，「嘭！」的一聲，他的頭部被簷瓦重重的碰了一記，正洽巧是撞在原先的傷處，一陣銼骨錐心的激痛，幾乎使他因劇痛而感昏暈造成鬆手墜落的危險！所幸龐德先天具有一種恒毅的耐性與人類求生的强烈慾望，他在已經墜落的剎那，本能的又緊緊的抓住繩索，再度從死之中拉回自己的生命！

空中的寒風，使一度昏眩的龐德漸漸恢復神智，他用一手扯緊繩索，一隻手撫按着傷處，他自我安慰的說：

「大仇已報，自己再被摔死，可太寃枉，芳子還在下面等我歸去呢，今晚該是她邀約前來接應的日子了，我要堅强的活下去！」

他想到這裏，不覺間張目眺望，見月光照耀着這一大片「死亡樂園」，汽球這時正飃飛在陰氣重重的「鬼湖」的上面，忽然地面上傳來一排排的手鎗，

「咻！咻！」此起彼落！」

現在的高度，已不是手鎗的有效射程了！

龐德毫不在乎的已由站姿，改爲坐勢，雙腿伸出雲梯橫繩的外邊，臀部坐在剛才用脚踏過的橫繩上，用兩臂緊緊抱住那兩根由上向下垂着的幹線，這樣就舒服多了，而且蝺省體力，並可用手按撫着創傷，減少痛苦。

「轟隆！」

「轟隆！」

地面上傳來陣陣震天巨響爆炸聲，龐德連忙囘過頭出，見那座「死亡樂園」已成一片火海，銀色的火柱，已由地面衝向天空，陣陣揉混着硫磺味的水蒸氣，急遽的向四方空中飃散，那座古堡，已被粗大的擎天巨柱，由地面衝向高空，震裂成韮粉，變爲磚風石雨，拌着打手們的殘肢百骸由夜空中滾落在岩漿所形成的火海中，或落在鬼湖中當做食人魚的最後的晚餐。

「轟隆！」

又是一聲動天撼地的劇響，這是火山餤下地層斷落，這兩百英畝神秘的死亡鬼域，已被滾滾的火漿流向這片新變成的盆地，而這座盆地被桔紅色的岩漿所吞沒，什麼招魂樹，食人魚陰河鬼湖，已被這雄偉的大自然的潛力所淹滅！

火山大爆發所形成的灼熱的氣流，變爲一股大氣，增加了氣球飃翔的速度漸漸地面上的那片火海已經縮小縮小，縮小成一團紅色小點，在地面上若隱隱現，龐德囘過頭來，見下面已是浩瀚

蒼茫的大海，現在他已脫險，緊張的精神，不自覺的已經鬆弛下來，當一個人的神精不再振作時，肉體上的許多痛楚，也就接踵而至，龐德這時感到頭痛如絞，肋傷作疼，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嘆息。

「不能再任氣球飛颺了，這是大海的內灣必須降落，如果颺到公海或大洋降落，以現在的身體，是不堪設想的，快，快快設法停止颺飛吧！」

龐德知道，如果停飛，必須設法使汽球中的氫氣排出，浮力減弱，現在距離汽球還有兩丈多高，祗有冒險向上爬，除此以外，還能有更好的法子嗎？

於是，龐德强力掙扎起來，用脚登着繩索，一步一格向上勉强的爬去，頭部的創傷，肋處的刀傷，都不約而同的，給龐德的毅力予以阻撓，一陣陣的劇痛，使虛汗如豆一般向體外流出，手滑脚軟，這兩丈多高的繩子，就似無盡無涯的通天神路，再也爬不完了，爬了一格又一格，雙眼發出金星，像螢火蟲在海空中飛來飛去，兩天來僅吃一點牛肉乾，又經過那麼多的打擊折磨，頭破血流，現在的龐德，實在已是精疲力竭，心身交猝了。

「求生」，這是人的天性，人體中許多潛在力量，就是爲求生時所用的，龐德雖然已經力不從心，但他的意志，仍命令這疲憊不堪的肉體，向上爬，他咬緊牙關，雙眼鼓的怕人，這時祗要再有一絲外在的震動，龐德必會因而跌落在大海中。

爬上一格，仍有一格，望望汽球，距離龐德還有一段距離，這時全身每一段關節，似都已脫

落，每爬一格，就聽到一聲「咯咯」的一節節骨骼的磨擦聲，汗液已濕透那件黑色的金龍和服，汗液如關不住的水頭，頭髮、眉毛已經無力來阻止牠的滲透了，眼睛被汗水刺激的無法睜開，但他仍然是一格又一格的向上爬去。

終於，他已經爬到距離汽球還有兩格的地方，他用和服的袖子，擦擦臉上的汗水，喘息了一陣，這才抽出腰間的那把武士刀，猛力刺入汽球中，相繼傳出一串「嗞嗞」的洩氣聲，氫氣自汽球中漏出，浮力減，汽球已經慢慢下降，龐德低頭俯覽大海，海潤天空的幻景，使他神思縈繞在藍色的境界中，月華給海面上撒下千匹燦爛奪目的錦緞，星星從海浪中傳來一聲祝福，祝福聲變成千萬顆鑽石，在平滑的緞面上，有韻律的跳躍着；同時低柔的說：

「已經疲德的人，快下來吧，躺在我的胸懷中，您會感覺到無比的安祥舒適，您已經需要休息了！」

突然，汽球因氣的關係，已在急速降落，龐德再也沒法支撐了，他望望誘人的大海，擲下那惡的戰刀放鬆四肢，一個花勢跳水，他那身體，已輕飄飄的在海空裏柔柔下降，他覺一切都是那麼虛無漂渺，他覺得自我已經羽化登仙，跌入天鵝絨的軟床上，步入藍色的夢境，陶醉在詩樣和平的夢境中，望着水晶晶無染的世界忘却了塵世的一切苦難，原來大海竟是這麼舒適。

十八　宣佈死亡

倫敦泰晤士報刊出一則讀者投書，來函人署名，他的原文是這樣寫着：

（上略）

貴報讀者諒已從新聞報導中洞悉皇家海軍中校龐德已於某次任務中近在日本失踪，並確信已遭不幸；本人以痛悼之心，玆特予證實其確已壯烈殉職，惟本人忝為龐中校之長官，對其功在國家之勳績，願借貴報一角略表揚龐君生平，諒為讀者所樂聞。

龐君蘇格蘭倫格人，父業商母係瑞士名閨，龐君童年皆隨父母生活國外，熟悉法德語言，乃事所當然，不幸龐君十一歲失孤，由其嬸母接返英格蘭東南之恩得加，嬸母霞敏女士品學兼修，風範佳美，視為龐君輔補課業。一年後龐考入麗頓學院，後再轉學費玆，未幾即成該校體育健將，拳擊柔道，尤屬專長，一九四一年龐君虛報年歲得入國防部某機構工作，由父執鼎力，得以中尉初任，龐君工作熱忱負責，深獲上級器愛，二次大戰結束，龐君業晉中校，斯時龐君始調本人所負責部門服務，深慶得人，龐君在此過程迭創光榮歷史，功豐績懋，此次龐君赴日本工作前，已擢升主管職位，俟其由日返回時就職，未料龐君一去不復返焉！

其所主管單位，業務由於保密未便公諸社會，然龐君志業忠純，智慧勇毅，認眞負責，臨危

受命，迭建奇勳，屢赴重危，陷入熬刑，而能爲國家確保秘密，亦藉臨險若定之修養，得化險爲夷而自保。亦因之得使組織能制敵機先，克厥致果，確爲龐君戮力戎行之勳焉！

龐德中校所有建樹，厥功甚偉，已與國家安全，國際和平相結合，其事蹟顯躍報章已不可免，尤以歐陸爲烈，各項報導，對龐君均具英雄之崇拜，積之時日龐君已成羣衆讚拜之偶像矣！因此，竟有人自以爲龐君故友，以龐君爲主角，編撰故事，雖歷歷如繪，但屬空中樓閣，究其出發點僅係投機取巧，惟利是圖耳，今社會人士對此類書籍，僅能以傳奇小說視之，請勿信其眞則甚幸耶！

查龐德中校赴日最後一役，任務非凡，不料竟以身殉，尤令全球人士同聲而慟者，係龐君於最後任務圓滿達成之際壯烈成仁者，關於此點，已獲東京有關單位來電證實，吾現願告慰國人者，龐德中校單鎗匹馬深人虎穴戮肅奸梟後，已以伊肉軀換回到國家安全之最高之保障，於龐君靈魂晉入天堦之際，亦可含笑於瑤池矣！

龐德中校於一九六二年結婚，夫人係法國馬賽瑪安德君獨生女，不幸於婚禮甫成，即被奸梟狙殺，子嗣無繼，緬懷龐君往績，痛悼良深，政府已明令表揚，追贈上校，生平事蹟，交付史館備宣，以示國家及英皇陛下篤念勳勞之至意。

龐君名言：「生命有限，時間可貴，一日一時，須珍爲用之！」謹介斯言，以與國人共勉。

× × ×

、火山爆發之當夜，芳子依約潛泳到互指地點，隱伏以待郎歸，約在子夜零時，忽見一隻明大無比之黑色蝙蝠般的人形從天而降，旋即落於海中，芳子以救人心切，御浪排濤，前往救之，當她快速到達，發現這位空中飛人，竟是自己心頭的愛人，眞是驚喜交集，可是龐德失手落海時，已被巨浪洶湧的衝力所擊昏，此爲頭部第四次受到打擊，他的生命火花，幾乎被這一巨浪所撲滅，所幸芳子及時泳到，把他從無情的大海中設法救出來。

爲了增加體力，芳子把他那寬大的和服撕開脫去，這時龐德一度淸醒，把芳子當做博勞富，欲加反抗，正要揮拳，就被芳子所拉住。

「親愛的，我是你的芳子呀！」她急的切解釋着：「龐德，你怎麼連我這鈴木芳子也不認識了？」

龐德的腦海，這時是一片空白，他祇記得那張醜惡的嘴臉，同時，他祇知道要竭盡心力把那張醜惡的嘴臉加以破壞和消滅，可是，他實在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連再揮第二拳的力量也沒有了，他軟弱無力的任由鈴木芳子來擺佈，他僅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那是熟悉的，可是他不知她在說些什麼。

「龐德，我的親人，現在你要跟我一起游回家去，我來帶你，如果您游累了，我可以幫你一起游。這一種海中救人的方法，我們不是都很熟悉嗎？」

可是，芳子說完已游了很久，見龐德還飃盪在那裏連動也沒動，僅是在原處用手脚機械的在

打動着海水。

芳子看到這種奇異的情況，知道自己的愛人已負傷過重，無能爲力，於是，她含着淚水馬上轉身，又游回龐德的身邊，凄切的問：

「親人，那些壞蛋們到底怎欺侮你了？告訴我，告訴我嘛！」

可是龐德仍不作答，她知道再問也是失望，決心把他拖救回去，可是半海里的游程，對一個東方女孩的體力來說，不容否認，這是一件驚人的行動。

她把她的雙肩穿過他的背部，把他的頭枕在她的雙峯之間，就這樣，她摟着她，作鴛鴦式的仰泳。她用天上的明星，作她回泳的方位，一尺一尺艱苦的向回游，游了一尺往往會被逆浪給推回一丈，但「愛」的力量，却她帶來了最大的鼓舞。

這是人與大自然一場生與死的搏鬬，她終於勝利了，平安的游回到黑島，她用盡了生平的力量，把龐德從海灘的水涯中拖出來，放他在一個平坦的石版上，接着，她也就疲憊不堪的躺在他身邊，不支的睡去。

她在龐德的呻吟中驚奇見他的雙手捧頭，坐在石頭上，好像劇烈的頭痛，已經使他不堪負荷了，他雙目癡癡的望着遠方，肌肉在抽搐着，全身在戰慄着。

「噢，是我不好，太乏力了，我不支的睡去，這會使你受涼的！」

「我是怎麼到這裏來的？您是誰？」龐德凝視她很久，癡癡的說：「妳很美呢！」

「難道連您自己是誰，怎麼到這裏來的，也都不知道了嗎？可憐的人，告訴我吧！」她含淚的試探着，在她想來，這是一個美妙的詢問方法。

龐德用手輕輕拍自己的腦袋，迷迷茫茫，苦思半天，搖搖頭說：

「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現在我祗記得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毀滅那張可怕而醜惡的面孔！」

「這個壞人是誰？」她問。

「這個壞人已經死了，妳是誰？把你知道的情況快告訴我好嗎？」

「我是鈴木芳子，你是我的愛人，你叫龐德，但你要我叫你雷太郎，就住在我們這個小島上。我們的家是以捕魚過活的，親人，你現在能站起走回去嗎？」

「這些對我是多麼陌生，住在小島上打魚，我真的一個也記不得了！」他說着，就站起來，有點搖搖擺擺的。

「親人，我來扶你回去，弄點東西給您吃，我再去給你請醫生，你的頭像是痛的很厲害，肋處也有刀傷，走快回去吧！」

芳子扶着龐德，悠悠的向前走去，經過芳子的家門，她竟不回去，而仍領着他繼續前進，漸漸向山上走去，不久，就有一個山穴，這是在神社後面的一個大山洞，洞前有塊平平坦坦的草坪，穴門上裝有木門，木窗，儼似一間房舍，芳子扶他走進洞來說：

「我倆就住在這裏，你先躺好，這洞中很暖，我回家去取棉被，和你的衣服，我不會忘記您

愛吃的東西帶來的，親人躺下吧！」

龐德很聽話，似個乖孩子，躺在床上，一會就呼呼的睡着了。

芳子歡天喜地的飛奔下山坡，她覺得自己的愛人囘來了，看護他是她的天職，她要盡她的力量來愛他，因爲她不能失去他！

翌晨。

芳子把昨晚的經過興奮的向爸媽報告以後，她就忙着準備早餐，並檢了一些足以啓發龐德記憶的東西，就與冲冲的向神社的山坡上走去。

鈴木夫婦，對這個獨生女兒，愛如掌珠，寵愛萬分，當然這件事，兩位老人也由她自主的辦理了。

芳子囘到山洞中，照應龐德吃完早點，等他穿着舒適的睡衣，蓋着軟棉棉的被子睡着以後，芳子就去拜見「神主樣」（是日本神社的主持人，似廟寺的住持和尚，像教堂中的神父，在一個地區，是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神主樣很慈祥的接待伏在地上的芳子。

「芳子，我已經知道你所要求的事了。從地府中來的惡鬼，已經死亡，那妖女也相繼死去，整個被鬼統制的那兩塊百畝大的地區，已被破壞的乾乾淨淨，正如地藏王菩薩以前顯靈揭示的，他們必會被消滅的！這位跨海平魔的壯士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受了很重的傷，已忘記過去的一切，現住在神地後面的山洞中，我實在太愛他了，所以

我有一個自私的想法，眞的希望他永遠這個樣兒，我們就可永生永世廝守在一起了。」

「妳眞是一個傻的可愛的姑娘，他的神智昏迷，是暫時的現象，必會醫好的，到那時，他就要離開這個小島，離開您，囘到他自己的國度裏去了。妳想和他永在一起，是辦不到的。」神主樣說。

「難道沒有辦法挽留他嗎？」

「恐怕很難，上次跟他一起來的，是政府的兩位官員，一位是福岡來的，一位是東京來的，地位都很高，最近如果這位平魔勇士如不囘去，他們一定要來調查眞象，因爲他在他們的國家中的地位也一定很高，我們的政府，一定要向他的政府有所交代嘛！」

「神主樣，我求求您；求你通告大家就說雷太郎自從游泳渡海以後就沒見再囘黑島，這不很簡單嗎？祇要您老人家肯幫忙，這件事一定會辦的通，請您慈悲吧！」

「我是能幫你試試看，但是，妳和他結合，不會後悔嗎？」

「我和他在一起是對的，因爲他愛我，我也愛他，但我不願勉强，如果他病體恢復健康，他堅持要走，我一定願意幫助他達到願望，他和我都覺得，如果能生活在一起才是幸福的。」

「好吧，囘去把你的醫生請到我這裏來，我有話和他研究，這段期間，妳一定要保密，等待風聲平靜了，也就可以放心公開過生活了。」

「謝謝神主樣，我這就去請醫生來！」

不知那位醫生和神主樣研究了一些什麽問題，他由神社出來，就直接來到石洞中，爲龐德醫治病痛，這位醫師細心的爲龐德檢驗傷勢，芳子跪在龐德的另一邊，用雙心手握着龐德的一隻手，眼中充滿淚。

「他的頭僅是受了震盪，腦子並沒受傷，頭骨破裂一點，但還沒到危害大小腦的地步，所以慢慢休養，會很快復元的，記憶力方面，你祇要努力給他啓示，也會在半年內走向正常的。」醫師又和芳子指點了一些護理知識和醫藥常識，這才又說：「神主先生指示，明天起，在天黑以後，我才能來治病，這樣就不會引起人的注意了。」

這樣日復一日的，平靜如水一般的渡過了每個晨昏，幾個星期以來，警察人員隨時隨地前來星島調查龐德的下落，由於島民團結，守口如瓶，調查工作終於失望的停止了。可是，忽然一天，田中親率幹員前來黑島作實地調查，可是機警的芳子，仍把田中這人打發回東京去了。這時，田中確信龐德的確是已經壯烈成仁了。

寒冬已降臨黑島，漁民們停止了捕魚活動，這是他們這一年中最輕閒，也最安適的一段蜜糖般的日子，他們在溫暖的陽光下修理漁船，結捕漁網，談天說地，對爲地方除害的「雷太郎」，看成英雄一般的人物，全島的女孩子，對芳子的幸福，投以羨慕的眼光。

龐德的眼神不再癡癡了，但仍然有種茫茫然的樣兒：芳子對龐德照顧的無微不至，就連本島對面那片高高的岩岸，都不給龐德看到，唯恐這片岩岸，會觸動了他追憶往事的靈感，就是微小

的刺激，芳子都小心翼翼的盡可能的避免着。

「芳子，這些日子，我幾乎每晚都夢到許多大城市，和許多西洋人，這些西方人有很多都和我相識，而且有的還很熟悉，可是到了夢醒以後，什麽都不知道了，什麽也都想不出所以然了，芳子，我的親人，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龐德，我的丈夫，那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有時也會做這樣的夢！您的頭腦不太好，要少思想，多休息嘛！」

經過這幾個月的診斷，龐德的記憶一點沒有恢復的樣子，醫師修正了他的看法，他認爲那是龐德的記憶神經已經壓根兒被打擊壞了，對往事已無恢復希望。他說：

「鈴木小姐，雷太郎的生理上已經健康如常了，在心理上，對現狀也能知如常，這是心理健康的現象，我看已沒有再繼續診斷的必要了。」

「既是記憶沒法恢復，祇好聽天由命了。」芳子說：「對您數月的辛勞，衷心感激，現在深深的謝謝您了。」

芳子把她多年捕魚的積儲，拿出大部份來支付了醫藥費，但她對醫師的話語却感到詫異，又不便詢問，感到無比的苦惱。

她所煩惱的是「性」的苦悶，她雖和龐德同床共枕，每晚她都期待着龐德向她有所表示，有時她會全身一絲不掛盡量向龐德示愛，每次所獲到的反應，像是一塊冷冰浸熄了她那滾熱的愛情

火燄，她失望，她哭泣，她不知將何以終了。

她向過來人的母親請教，母親的回答不着邊際，那陳老的生活經驗，對芳子的希望一無幫助。這時的芳子，雖感激母親「等待」的忠告，但他不能消極的讓男人慢慢的想呀！奇妙的人生，她必須在這人生的短暫過程中，幫助龐德和自己共同來享受這人生最奇妙的境界。

鈴木芳子決定去福岡一次，她想用自己的理想去碰碰運氣，於是，她眞的搭上每週一班的輪船出發了。

出售性藥、性具和黃色書籍、照片與畫册等，是近百年來日本「文化」的特色，吸引不少觀光客，在這方面投有大量的金錢帶着緋色的「春心」而離去。

芳子終在一條僻街，找到一家出售自己需要物品的小商店，招牌上寫着「快樂屋」，櫃枱中站着一個滿臉「歪門檻」氣息的老頭兒，芳子對他的光臨，感到驚奇，因爲他的顧客，都是男性。芳子羞答答的說明來意，那老頭兒的臉上流露出一絲邪淫的笑意。他向她索取五千日圓，芳子照付以後，這老頭子就領芳子到後房，表演一次奇怪的「製藥」方法，連芳子看的也有點嘆爲觀止了。

原來那老頭子在籠中取出一隻疥蝦蟆，罩在一隻金屬網中，通上靜電，那隻疥蝦蟆受到電流的刺激，顫抖不已，漸漸在皮膚上流出許多液體，那老頭把這液體用小湯匙取下，一滴滴裝在瓶中，這就成了所謂的「蝦蟆汗」，據說可以補陰壯陽。那老頭兒又給芳子一色藥粉，笑嘻嘻的說

：「這是『壁虎粉』，把牠和『蝦蟆汁』混在一起，放在你愛人的飯中，到時候，會發生百分之百的效驗！」那老頭兒頓了頓，又看看芳子，笑笑又說：「不過，爲了使他在心理上發生主動，我這兒還有一種十分精彩的『枕中書』，不僅可以啓發靈感，而且是良好的參考資料，每册僅售一千日圓。這樣一來，在心理生理上兩路夾攻，可收奇效！」

「好吧，我買一本，這些東西如果沒效，又怎麼辦呢？」芳子羞紅了臉，鼓足勇氣的問。

「無效雙倍退錢！」老頭子笑嘻嘻的說着，把書交給芳子。

「什麼是『枕中書』呢？我從來也沒聽過這種書名嘛！」

芳子被好奇心所驅使，情不自禁的把那本封面粗糙的小册子隨手翻開看看，上面的詞彙與插圖，竟羞澀的拿着這東西，奪門而出。

龐德和芳子迎着黃昏的晚霞，由碼頭回到他與她的洞天福地，今天芳子一點也不感到疲乏，興奮的給龐德烹調了豐富的晚餐，然後洗了個澡，悉心的化裝一番，這才走回臥室，她見龐德正津津有味的在閱讀那册『枕中書』。見到嬌艷欲滴的芳子，眼中發出異樣的光彩，含笑的問道：

「芳子，這本書是誰丟在床上的？」

「噢！原來是這本書，我在福岡街上遇到一個小太保，是他硬塞到我手中的，他還約我到什麼旅館去會面，眞活見他的鬼，我還沒看呢，這是一本什麼書啊？」

「親愛的芳子，快把衣服脫下來，躺在這兒，讓我倆一切從頭開始………」

現在的龐德，才眞是芳子理想中的偉大男子，他那愛情之火，已被芳子點燃起來，正向她熊熊的燒來………！

× × ×

又是捉鮑魚的季節了。芳子肚子中已有了小龐德。

這天，在他倆又一起到海灣去的當兒，龐德有點心緒不寧的樣子。他要芳子把小船慢點划出去，他說：

「親愛的芳子，這張舊報紙上有『海參威』這個地名你知道嗎？」他拿出一片破報紙，交給芳子。

「聽說過這個地方！」

「我忽然想起一件最最重要的事來，必須到海參威去一次，這是非去不可的事呢！」

「不去不行嗎？」

「不，我必需去辦一件事，以後回來，我將永生與您廝守。」「不過，那是一個不太友善的地區，您必須小心啊！」「他們會加害一個從日本小島上去的無辜漁民嗎？」

芳子已在神主樣面前已有誓言，她覺得她沒有理由再留他在這小島上住下去，但他也不同意他到那麽危險的地方去，她想，這件事有去請救神主樣的必要。

黃昏歸舟時分。

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和龐德同舟共濟的時刻了，她心緒和海洋一樣的不能平靜，她爬上了船，等龐德上船，他那堅實的大腿把芳子的粉腿夾在當中，然後拿起了槳，兩人海濶天空的向前划着。

「芳子，我，我好像想起一件事，但又不清楚對不對，但是，我知道必須去海參威一次，不然，就像自己的責任永遠未了一般，心身不安，爲了我倆以後能過着平靜的日子，我看就去那裏一次吧，到了那裏以後，也許就會恍然大悟，那是爲什麽了。芳子，您同意我明天就去嗎？」龐德堅定的看着芳子，又補充了一句說：「是的，就是在明天！」

「龐德，就是在明天？我倆不能一起走嗎？」

龐德悲哀的搖搖頭，無語的望着蒼天。

那隻小舟繼續前進，太陽已向西方的海面沉落下去。

（全書完）